

推薦詞

「我們不該以為陳雲只是一個普通的大眾語文導師。

因為今天的中文環境根本就是一場浩劫留下來的廢墟，猶如納粹後的德文；它的問題不在大家的『中文水平』有多低，而在語文衰敗所導致的思想蒼白，語言僵化所造成的大腦淪陷。

陳雲以天下興亡為己任，力挽狂瀾於既倒。他要幹的，是一場復國大業。」

作家 梁文道

「陳雲的書，略讀可以幫助我們戒除冗長累贅、機械程式的混帳中文，精讀可以促使我們掌握以文心為主、以文術為次的中文章法原理，熟讀可以引導我們寫出平實達意、優雅通順的中文。一卷在手，既能去帳解毒，又能秉心養術，少勞而多得，何樂而不為？」

香港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副教授 鄧昭祺

目

錄

自序：學好中文，保住香港

甲部 · 還原自然 · 純真中文

程式中文與中文保育

如此特首，痛心疾首

Witi-Flec-dia · 王君維基，敗走留文

葉劉劈炮，豹死留皮

有死錯人，無醫錯人

如此中文，令人頭痕

教育當局，其身不正

好心分手放開我

死人通告，迫不及待

請特首向中文問責

錯引《孟子》，葉劉自傷

椰林樹影，水清沙細

〇一二

〇四八

〇五六

〇六四

〇七〇

〇七六

〇八四

〇九八

一〇六

一一四

一二四

一三二

功敗垂成，牌樓永紀
碑記銘文，今不如昔
公文酬答，通情達理
祭祀祝告，順天應人
文苑離散，禮崩樂壞
粗話正字，手冊備考

乙部 · 章法先行 文法次之

出口成文

一八八

四六成句

二一〇

順理成章

二一八

白話

二二八

中文好夠照

二三四

有前無後，中文罷就

二四四

共產中文，文化失魂

二五四

心理作用

二七〇

別讓我對你不公平

二八二

老世壽司，達人親子

二八八

「性工作者」與「恩客」

二九四

此日期前最佳

三〇〇

「窩」貼

三一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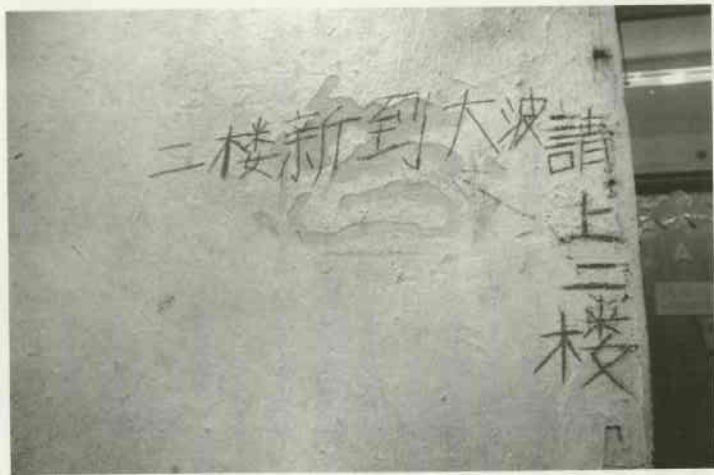
自序 學好中文，保住香港

舊時的人受過幾年識字教育，便可出口成章，今人大學畢業，出書也成不了章。二〇〇九年一月十八日，新界石崗菜園村的農婦向特首攔途遞信不果，卻被保鑣推翻在地，遂向記者訴苦：「咁嘅特首，簡直痛心疾首！」她隨口吐出的，是駢文常見的四六句。文話寫來，就是「如斯特首，可謂痛心疾首！」學校教出來的白話文，是「這樣的特首，真的令人感到痛心疾首了！」

走過舊墟街頭，發現一鳳樓的牆壁廣告，竟然也用了四六文體，橫直中文（見附圖）。宣傳語句長短並用，四字是禁令或提示常用之式，六字則是申述事理用的長句。一句多於六字，除非是對聯或七言詩，途人讀得不耐煩了。事情複雜些，禁令也可用六字：不可隨地吐痰，請勿亂拋垃圾。超越六字的標語，搵鬼讀矣。直排中文「請上二樓」是給老一輩看的，橫排中文「二樓新到大波」是給後生仔看的。即使幫會的小混混，都知道何種中文是最具威力的。受了學校教育之後，就寫不出這種中文了。「二樓新到大波」，字字實有所指，無一虛字。「二樓有新來的大乳女郎」，循規蹈矩的畢業生，大概就寫這種學校教出來的文體吧。

本書要對治的，就是冗長累贅、機械程式的中文，遭受港式學

妓院的牆上標語



校教育及官僚洋化中文，將之還原為天真自然、合乎章法的中文。此為第一部份。第二部份，是概說中文章法之原理，充當津樑。所傳者，以立心之心法為主，以成文之技術為次。文心重於文術。若論文術，歷代詔書奏章，特別是滿清之奏章，民初之公函，可資借用之文術頗多，此等枝節，留為「語文保育系列」接續討論。

德國前總理赫爾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說，保護本國的語言傳統，是國族生死攸關之事。如果本國的語言在幾代之間遭受侵蝕，日趨

見本書〈如此特首，痛心疾首〉一文。

消亡，則本國的文化內涵亦將隨之流逝。二 英語侵蝕當地語言，使之失去活力與自主，是當世最嚴重的文化生態災難。引入英語的詞彙及句式，猶如引入外來植物品種，必須小心均衡。外來之霸道樹木一般無漿果供鳥類取食，又抗蟲、抗旱，不必關顧本土生態，自然可以瘋狂生長，卻會排擠原生植物。原生植物消逝，連帶的生物也將會消逝。我們引入洋文之際，更要對照中文，認識中文的特質，保育繁富的中文，使中文的表達能力，成為國際文化對話及文化適應的活力源頭，是為中文保育。

中國其他城市日漸繁華，大陸人接觸外洋事物，取法西洋，甚至比香港人更為精進。可幸者，是大陸人學好英文容易，學好中文困難，原因是共產黨毒害中文過甚，五癆七傷，醫番都殘廢。香港的中文雖然受到政府官僚的洋化毒害，但畢竟受傷有限，民眾覺悟得早，大可救治復原。

英文固然是香港人的傳統文化優勢，中文更是備受忽略的傳統優勢所在。香港面對大陸壓境，有遭受邊緣化之虞。然而，即使政府此刻顛覆，港人也毋須絕望。香港之仁愛、法治、誠信與效率，仍超逾內地，即使內地他年有幸可以實踐憲政共和，也要經歷長時間的民主陣痛與黨派爭持，始可達到香港目前的社會水平。香港要在中國立定腳跟，港人必須保守文化優勢。除了英文之外，中文一定要比內地人更有修養，更平實、更達意、更優

雅，令內地人肅然起敬。建設文化香港，乃香港前途之所繫也。香港之前途，不在中環金融區、西九文化區、河套綜合開發區，而在香港人之美善心靈，純真言語。

書名《執正中文》，既依粵語，亦從古義。「執正」者，收拾齊整，端正可觀也，其詞早見於漢代，有秉公處治、糾正歪邪之意。《淮南子·主術訓》云：「使人主執正持平，如從繩準高下。」晉·袁宏《後漢紀·獻帝紀上》曰：「臣下懦弱，莫敢執正夏侯之議。」《隋書·骨儀傳》：「時刑部尚書衛玄兼領京兆內史，頗行詭道，輒為儀所執正。」粵語俗讀執正之正為 *ja:zɔː*，以區別於「執政」。

《中文解毒》出版之後，筆者四出演講，推廣中文保育，期間搜集事例，另撰新書，闡述中文章法，天窗出版社同人戮力相助，乃有小成。蒙梁文道、鄧昭祺諸位先生慨然依允，賜予序文，不勝銘感。雖云西風東漸，回天乏力，然仁人致力，亦有可為焉。

民國九十八年五月十九日

夏曆戊子年四月二十五日

陳雲序於香港沙田

二、赫爾穆特·施密特 (Helmut Schmidt) 《全球化與道德重建》，柴方國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二〇〇一年，第六十四頁。



甲

部



純還
真原
中自
文然

程式中文與語文保育

在政府總部當官之時，難免會回大陸交際，摸杯底打哈哈，聽一些不甚順耳的話，講一些不由衷之言。例如出席酒會、研討會等，都會聽到如下的歡迎詞：

對於（嘉賓某某）的來訪，進行（親切及友好）的（演講）活動，我們表示（熱烈）的歡迎！

港方不嫌自貶身價，同流合污，可以如此答謝：

對於（某某單位或長官）的（熱情）邀請，使我得以進行一次（演講交流）活動，我表示（衷心的）感謝！

括號內的字轉為空格，寫文章就如做填充的機械習作，本來就輕而易舉。現在有了電腦打字的技术，官僚又有上一手留下的存檔，改字增詞，方便無比，於是這種程式中文（Programmatic Chinese），益加成了標準作業，通行官場了。正是：講的人舒服，聽的人輕鬆，講了聽了，一哄而散，大家都不當做一回事。我在《中文解毒》一書，引述毛澤東分析「黨八股」的起因，毛說的黨八股即是我說的「共產中文」。共產中文是程式中文的大

陸品種，香港的程式中文，洋化的成份相若，政治擺布的效果類似，只是多了些商業味和偽民主氣息。《中文解毒》由於是專欄文章連載，理論散落在一系列的文章之中，讀者要聯繫閱讀才能明白全書主旨。該書出版之後，我不斷在大學及中學演講，貫串多篇核心文章的主旨，通盤陳述，使學生即使不讀拙著者，也可明白大意，警惕洋化中文及官僚術語的禍害，保育中文，守護性靈。

「程式中文」是怎樣煉成的？

港式的「程式中文」，其麻木不仁，仍未至共產中文的田地，但香港市民應珍惜自由，加以護衛，以免精神家園淪陷。

港式的程式中文是怎樣煉成的？首先是以新造的合成詞彙來削弱既有的自然語彙，鈍化感覺；其次是以洋化句式來堆砌句子，迷惑理智。前者部份是由於香港學校的語文教育不得其法，學生容易陷於「中不成、英不就」的困局。此外，政府的官方中文憑藉其官方的合法性，霸佔公共空間，傳媒不加警惕，搬字過紙，進而毒害社會。

中文屬於漢藏語系，英文屬於印歐語系，語音、語法及章法差異之大，可謂南轅北轍。往昔國人一般較遲學習英文，有了

深厚的中文根基，便無懼英文干擾。是故五四時代的文人通曉英文者，多是中英兼擅，中文端莊古雅，英文也瀟灑到家，絕無今日的侷促小吏之氣。香港學童則同時學習中文及英文，很多家長甚至逼迫子女苦學英文，荒廢中文，子女才力不勝者，便兩頭丟失，容易誤用「中英對照」的所謂雙語學習法，以英文之詞彙及語法為權威參照，輕視中文之既有特色，但英文又學得不到家，未能「脫華入英」，日用中文在腦海之中徘徊不去，於是中英語文根基同時削弱，在口語及文章之中夾雜出現，致令「中不成、英不就」，講其「夾界語」。即使貴為官長，也會說夾界語，例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說的「香港不排除在台灣設官方辦事處」。要曉得半通不通的英文，加上半通不通的中文，才知道林局長的用意。

先從詞彙說起。例如學了英文的 share，便以中文的「分享」來配對，然而卻排擠了分擔、承擔、擔當……等其他中文詞彙，連「分擔」苦楚也誤說成「分享」苦楚了。另一個例，是將英文的 choose 用中文的「選擇」來配對，排擠了寧願、惟有……英文的 proud of 及 pride，意義偏向褒義（貶義是 complacent），但中文的「驕傲」是貶義，榮幸、光榮、榮譽、自豪等是褒義，卻都被英文 proud of 及 pride 對譯的「驕傲」排斥掉了，不論是香港的歌星容祖兒、香港特首曾蔭權和台灣前總統陳水扁，即使自覺榮幸，也都只懂得說「我的驕傲」、「香港的驕傲」和「台灣的驕

傲」。民政局推出的《心繫家國》電視宣傳片，在傍晚新聞之後伴隨《國歌》，強制免費電視台播放，二〇〇七年的主題是「我們的驕傲」，旁白是「身為中國人，我感到驕傲」。政府催逼國人「驕傲」，以醜為美，正是家國之不幸。歌星演唱會榮獲某大商號贊助，proudly sponsored by，今日竟然隨意譯為「驕傲地贊助」。

英文的連詞as，以中文的「作為」來配對，排擠了身為、為人之類。至於被動語態的be，則統統譯作中文的「被」，寫了「蘆薈可被食用」、「傷者送院後被證實死亡」之類的中文句子。

官僚中文的污染，則自詞彙到句法都有。例如康文署說「透過政府對體育節的舉辦，希望提起市民參與體育活動的興趣」。報紙引用拯溺總會的新聞稿則說「仍在罷工的沙灘拯救隊排除了在星期日復工」等，都是「衰埋一堆」，禍延子孫。

無所不「言」其極

曾健成（阿牛）等人的民間電台啟播之後，不斷收到廣播事

一．二〇〇九年三月二十七日，曾蔭權得知北京扶植上海為中國金融中心，與香港互相輝映之後，便說「香港值得驕傲」。

二．轉引自毛孟靜，〈「崩口」與粗口〉，《信報》，二〇〇九年四月六日。

務管理局的「強烈勸諭」^三，而所謂強烈勸諭，依照構詞，是無力的。「諭」字原本已是命令，意義強烈，古文的「上諭」就是聖旨之意。政府抽取了「勸諭」，再配上強烈、極力、極度之類的形容詞，便既不強烈，亦非勸諭。

用了程式中文，原本中文語彙裏面的勸告、規勸、勸勉、苦勸、勸誡（勸戒）、勸諭、訓斥、訓令等便排擠掉了。原本可以適應不同程度的自然語彙，變成程式語彙，即是「強烈、極力、極度+勸諭」之類。教育當局在一九九七年公布的〈教學語言強力指引〉，也是試圖將指引的原本意義掏空，再加上「強力」二字。指引已是命令（instruction）了，假若要用強力指引，應用令、指令、訓令、諭令之類。直至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香港的戲院仍有「奉政府諭，不准吸煙、吐痰……」的告白。強烈勸諭的構詞，就如蔡楓華的流行曲《絕對空虛》一詞，都是誇張過甚之後，掏空了詞義，變成官式廢話。

二〇〇六年三月七日，揭發政府殮房職員調亂遺體、隱瞞錯失，以致多個家庭連環錯領遺體火花一事。同月二十三日，政府公佈調查委員會報告書，負責調查的獨立委員會「認為此事主要涉及人為錯誤。公眾殮房設有清晰的工作指引，但涉案的兩名員工並無依循。在發現出錯之後，更意圖掩飾過錯。委員會認為該兩名殮房服務員極度嚴重失職，兩人要為這次事故負上絕大部份

的責任。」^四中國是文官制度的始祖，譴責官員失職，詞彙多的是：玩忽職守、疏忽職守、知情不報、草菅人命……。然而，港府卻用了毫無感覺的程式中文：「極度嚴重失職」。說「非常嚴重失職」、「極其嚴重失職」猶可，「極度」已是極致，是不可與其他形容詞並存的。殞房職員的過錯，千夫所指，政府要表示憤怒，大可用「天怒人怨」之類，何須將中文「玩殘」？當然，港府玩殘中文的能力，遠遜於某些大陸同胞，他們連「嚴重同意」也可入文的。

二〇〇九年四月，泰國前總理他信的支持者發動大型示威，後來演成騷亂，軍隊武力鎮壓，十三日早上十一時，港府「強烈呼籲」港人如無必要，勿去泰國旅行。^五然而旅行團由於泰國仍未發生政變或內戰，照樣出發，二來是政府的「強烈××」用得太濫，失去語言效力。當晚，港府發出「旅遊警告」，旅行社才陸續停止出團。

美國一向最關心國民安危，但也只是勸諭旅居泰國或前往泰國的國民謹慎而已。各國仍靜觀其變之際，港府卻率先發出旅

三、此章的引例出處，請參閱拙著《中文解毒》，天窗，二〇〇八。此處不贅。

四、立法會CB(2)1568/05-06(02)號文件。

五、〈未理呼籲，旅團昨晨繼續飛〉，副題〈政府「強烈呼籲」，旅社指未夠清晰〉，《明報》，二〇〇九年四月十四日。

遊警告了。「呼」有呼告天下之意，政府平日不用「籲請」而濫用「呼籲」甚至「強烈呼籲」，到了真的要用「呼籲」的時候，已經詞窮了，只能用程式化的、無力的「強烈呼籲」。二〇〇九年七月，本應粗通文墨的一群親共文人，為了建議在西九文化區設立文學館，其刊登於《香港作家》建議書之標題竟然是「文化界強烈呼籲建文學館」^六，連籲請、敦促、促請之類的雅詞都不懂得，只識得凡事「強烈」一番。該期編輯室的文章，題目也是「香港需要一個文學館」^七，說一所、一家文學館已經是洋化中文了。「需要文學館」就是，英文那個 a (museum of literature)，何須在中文重現？

「無所不言其極」的後果，是言文失效，結果要「無所不用其極」，貿然祭出與事態發展不符的「旅遊警告」。旅遊警告一般在爆發疫症或戰亂時，由國際組織發出。

「不排除」淪為「考慮」

「不排除採取法律行動的可能（性）」、「保留司法追究的權利」，這些都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法庭電視劇的套語。排除是實詞，意義剛強；「不排除」的意思倒是很難捉摸，應是「難免」、「難保」、「有……之虞」之類，但始終沾上了排除的剛強味道，用來翻譯英文的 will not rule out (or exclude)

the possibility of...，語帶威脅，假若句子完整，雖是洋化句，出自律師之口，也無不可。然而，此詞後來甩掉了「...」的可能（性）的尾巴，便成了「吞文食字」之句，語焉不詳了。更可恨者，到了二十一世紀，此詞的威脅意味逐漸鬆懈了，變成無關大事的日用詞。如二〇〇九年二月十二日，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有鑒於兩岸關係日漸融洽，便對記者說：「不排除在台設官方辦事處」。很多報章原文報道，並未加引號或評註。^八此語若認真視之，真的是「傷害台灣人民感情」。香港是無權單方面宣佈在台灣設立辦事處的，要北京及台灣兩方面同意才可。香港既無「留中不發」之權，何來「不排除」之理？若是美國總統奧巴馬說，美軍不排除自伊拉克撤軍（的可能性）或美軍不排除在阿富汗增兵，則言之成理。林瑞麟說的不排除，無疑是廢話（bullshit），他指的不過是考慮而已。

六．香港作家聯會副會長張詩劍執筆，刊登於《香港作家》二〇〇九年七月號，頁二十七。

七．《香港作家》二〇〇九年七月號，頁三十六。

八．如《信報》二〇〇九年二月十三日的報道，題目是〈林瑞麟：不排除在台設官方辦事處〉，內文如下：「隨着兩岸關係愈趨緊密，下月在香港舉辦的港台城市交流論壇，有望打破兩地官員不官式互訪的舊格局。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直指，這是特區政府首次主動發出官方邀請，由台中市長胡志強率領有關官員訪港，在城市發展方面交換意見。林瑞麟又指，若兩岸關係有進一步的提升，港府不排除會在台灣設立官方或半官方的辦事處。」

同樣，天文台在颱風風力增強之後，說「不排除改發更高颶風訊號」，也不是說颱風是天文台弄出來的，他們隨時可以以此威脅市民，天文台的意思，只是「或將」、「勢將」而已。

毛澤東在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七大」的閉幕詞說：「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排除，一度是氣勢磅礴的雄詞。

排除、不排除，都是強動詞，然而用得濫了，便變了虛詞。但「不排除」這個虛詞的威力依然驚人，昂然排除了下列的中文自然語彙：考慮、準備、盤算、謀求、計劃、部署；難免、難保、說不定、恐怕、恐防；懷疑、猜測。猶如在香港的山林引入巴西龜，粗生、雜食又霸道，繁殖力強。大敵當前，中華草龜、花龜、烏龜、金錢龜、中華鱉以及青蛙昆蟲，種種原生動物，都要遭殃了。

香港滿街律師、滿街哲學家？

人死之後，是否以另一種意識存在？靈魂存在麼？上帝存在麼？人的存在，在宇宙中有意義麼？外太空是否存在生物？這是「存在」一詞在舊日的用法。

本來是有、無的答案，近年香港官員都模仿共產幹部，說存在、不存在，原本的下文「……的問題」或「……的可能性」，現在都吞掉了。幾乎每次議會選舉之後，記者都詢問選舉委員會主席有否貪污舞弊、賄選之類的事，主席的答話頗堅決，也頗玄：「不存在貪污。」彷彿哈姆雷特王子上身，在念舞台獨白：「存在，還是不存在？這是一個問題。」語氣堅決，說：「絕無貪污之事。」不就可以了嗎？其他的應對也多：絕無此事、並無此事、不須顧慮、實屬過慮、子虛烏有、道聽塗說……然而，港官只懂得官方版本的「存在主義」。

最著名的不存在，是前行政長官董建華的「八萬五不存在」，此話傳媒反覆引用，但都少有將之矯正為「八萬五不再存在」，八萬五的建屋目標，確存在過三、四年的。董建華應該講的，是「八萬五」的建屋政策已經失效、取消之類，而不是什麼存在不存在。同理，二〇〇九年三月中，滙豐控股股價跌破一百元，直下二十五元，香港全城驚詫，有電視台的女主播報道：「滙控的神話已不再存在」，她該說的，是「滙控的神話不再」，或「滙控的神話破滅」。中文的「不再」，如光輝不再，已有惋惜之意，「不再存在」反而是畫蛇添足，弄巧反拙。

印度靈性大師潘嘉子（Poonjaji）曾這樣講過存在的問題：「從來無物存在，無事發生（nothing has ever come into

existence. Nothing has ever happened)。」^九如斯辯論，始可用「存在」。正如心理學和認識論的「認知」(cognition)，不可隨便用來替代意義鬆散的認識、理解、知道等日常語彙；來自數學和工程學的「優化」(optimize)，也不可隨便取代日用的改善、改良等語彙。然而，今日香港滿眼故作高深、故作精密的用語，只顯示此地不學無術而已。

盜走了詞彙之後的淺薄

政府用人工製作的程式詞彙，排擠語義豐富的自然語彙，試圖統一口徑，做到社會語言貧乏，思想單一，易於擺弄人心。曾蔭權說：「特區政府高度重視與內地溝通」，就要我們忘記中文原本已有「注重」。學校中文課教的盡見、盡顯、彰顯……今日都要忘記，用官方的「充分體現」吧。表明、申明太深奧了，還是「強烈表示」淺白些。信服、折服太古雅了，用「嚴重同意」吧。要務豈如「中心任務」(core duty)西化。要旨豈及「核心價值」(core value)可親。

研究、參詳、權衡輕重、斟酌情況……，今日只是「積極考慮」。震怒、激憤、痛心疾首……用不得，就隨官腔去，說「極度遺憾」、「深切遺憾」和「強烈譴責」。+ 短短的讚賞，好像不及「高度評價」的威力。近乎粗糙的「高度肯定」，也比讚

許、讚譽為佳？神來之筆（創作）、渾身解數（演出），豈如「完美演繹」淺白？力薦，又怎及得上「強烈推薦」？盛讚、激賞？高度讚揚是也。強烈反對、堅決反對、粗暴干涉，比抗議、反對和干涉的力量大些？正如高度自治的權能高於自治，高度自由的自由高於自由？香港有的是高度自治，卻無自治。自治、自由加上高度，其詞義反而削弱了。正如「譴責」的詞義強烈，天譴也，在前面加上「強烈」，反而輕賤了譴責之詞義。當然，優雅的亟、極力、極致等傳統狀語，今日在很多人的眼中，似乎不及極度、強烈等來得「科學」，於是也隱沒了。

本詞已到極致，再在前面加上強烈、極度、非常、充分之類，適得其反，會將詞義掏空，變成廢話一句。民間不論什麼示威，舉的標語多是強烈譴責、強烈要求、極度不滿，便是隨官方一樣，出言失度，失去方寸，丟失了拾級而上、言隨意轉的文辭修養，令社會虛浮淺薄，思想單一。假若字彙選的恰當，如良廚用良種辣椒煮菜，就不必下辣椒醬，或者有成熟番茄作醬，就不必再下番茄醬。然則，很多劣廚師就是喜歡亂加調味，務求味道

九. Sri. Harivansh Lal Poonia. 在姓之後加ii，是印度的敬稱，猶如中國的「子」。引述自周兆祥，〈沉默說法，說完就走〉，《越來發紀念集》，文化現場雜誌社，二〇〇九年一月二十四日。頁十七。

十. 二〇〇九年三月二十五日，政務司司長唐英年不滿社會民主連線的立法會議員黃毓民及陳偉業在議會以粗話「仆街」和「狗官」，辱罵官員，曰「深切遺憾」。唐的責罵，也是粗糙的政治語言。

濃烈。政府和商界的很多用語，也是如此，差劣的原材料加上噲鼻的調味料，炮製的是劣品的「語文車仔麵」。

疲乏有用

商業社會煩囂，商家壓榨過甚，許多職員都必須一心幾用，即使無所事事，在空閒時間也要扮忙碌，證明自己的能力，所謂 multi-tasking（一時多工）。近年商界為了競爭客源，吸引顧客注意，也採用極端語言。美國很多電影院，賣爆穀的櫃台，寫的是 Large、Super 和 Jumbo，無 Small 的。星巴克咖啡店，有時連語帶歧視的 Short（小矮杯）也怕顧客選用，只有 Tall、Grande 和 Alto，以大杯索取高價。¹¹

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美國新一代的商業傾銷來到香港，麥當勞快餐店進駐街頭和商場，推出的大漢堡包（big mac），以工業時代的人的食量，份量可謂不多，卻誇稱「雙層牛肉巨無霸」。同期，店舖減價，告白是「瘋狂減價大出血」。以前的百貨公司，只是說「減價」（sale），春季秋季各部門減價，就是「大減價」（big sale 或 grand sale）而已。今日，推出一件小貨物，已是「潮爆熱賣」。此等程式中文，機械而失真，表現的是虛情假意。

隨意將事情誇大到極端 (driven to the superlative)，令人麻木而疲乏。疲乏之用，大矣哉！不論政府或商家，都寄望民眾疲乏。政府將極端的語言用濫了，用得輕賤，政府隨便什麼都是「極度遺憾」、「深切遺憾」之後，其他人上街抗議，高舉「極度遺憾」，會有多少反應？^{十一}民間說「不排除會發動罷工、遊行」，還有威懾力麼？至於其他超越和平、非暴力的抗爭手法，即使是象徵式的議會粗言和投擲諷刺道具，如黃毓民在立法會擲蕉，都會被調教得自以為斯文守禮的一眾小市民認為大逆不道。這是將敵對者的語言能量耗盡的消耗戰術 (spend the energy of the opponents)，使其怒而莫能言，久之，就連怒也不識得了。此乃現代政府的「文字武功」，傷人不見血。

政商勾結，各取所需。不論政商，濫用極端語言，樂此不疲，原因是此等用語日久令人麻木，在理性和感性兩方面都失去判斷力，容易聽命行事，在政治上則是消極而甘心順從，在商業上則是煩悶而盡情消費。

^{十一} 評論家劉健威在沙田新城市廣場的星巴克咖啡店，要買小杯的咖啡，店員竟然說標準的就是 Tall，沒小杯 (short) 的。如果說買小杯，店員便指住三個紙杯的樣板，要顧客在 Tall、Grande 及 Alto 之間選擇，誤導顧客。見劉健威〈銷售陷阱〉，《信報》副刊，二〇〇九年三月十一日。

^{十二} 也許，高舉一個「憾！」或「恨！」字的復古標語，還會有些驚嚇效果。

不願問責的「推銷員」

二〇〇五年年中，香港經濟一度復興，金融和樓市狂飆，市面又充斥價格進取、有加價空間、有下調空間、經濟負增長之類的字。曾蔭權競選成功，連任之後，便以「孤獨的推銷員」自況，憶苦思甜，回味當年他高中畢業之後，一度擔任藥房的推銷員、奔走於途之事，調侃自己仍是政壇的推銷員，此意甚明。

推銷與宣傳，是商品經濟的核心一環，然而政治上濫用推銷，則期期不可。政界濫用商業術語，非始於今日。往日說的，游說、說服、提倡、倡導、呼籲、推廣……等正經語彙，回歸之後，自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始，便改為推銷政策、包裝言論。前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變本加厲，游說港人支持《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都說是「推銷」二十三條，傳媒不知就裏，鸚鵡學舌，見葉劉作風橫蠻，便批評葉劉「硬銷」(Hard-sell)二十三條，於是市民唔Hard-sell。

每日，在旺角火車站前面的行人天橋系統，都有不少推銷寬頻上網、手機月費計劃和減肥健美等的攤位，行人匆匆路過，隨意謝絕推銷員的攀談，推銷員面無難色，照樣糾纏下一位路人。商業推銷不成，可以就此算數。大量顧客拒絕推銷，卻可以令產品絕跡，商號倒閉。然而，換了是政府，市民拒絕港府的政策推

銷，在香港目前的政制下，政府會倒台麼？不過，政府用推銷的字眼，卻可以脫身，推銷不成功，市民不buy，小事一宗而已。誰會怪罪推銷員呢？

中英混雜，學壞雙語

政府之所以在回歸之後乘虛而入，在公共語文上下其手，博懵抽水，是因為八十年代之後的殖民地中文教育，奸滑無比，將香港下一代的語文掏空了底，學子除非自覺求知，否則多被弄得五癆七傷，無招架之力。其中一記毒招，就是將中文陌生化，歧視粵語口語自然表達的合法性，不教學生如何將粵語轉為文話，反而將中文當作來自中國北方的外語來教，將中文視為英文的翻譯體來教，將中文的教育題材做了雙重陌生化（double estrangement）之後，再挪用英文的分析語法及修辭技術於教學之上，將中文變作尋常的技術課，所謂「術科」。這樣教中文，必可保證頗高的教學失敗率。教學越失敗，教育官僚與教育學者的理論層次便可以提得越高，益加可以運用最新、監查最為強勁的教育新法了。反叛是需要知識基礎的，需要表達能力的，政府高層也樂見青年人成為不識得反叛、不識得表達的「無言一代」（The inarticulate generation）。雖然香港的識字率在普及免費教育之後大大提高，但結果可能是造就「識字文盲」（educated

illiteracy)，厭惡文字，喜歡看圖，真的要寫字，也只能寫些不中不英的部落語言。

雖然教學方法失敗，教育資源不足，政府定下的教學目標卻是高舉的，例如很早便要小孩同時懂得中英語彙、修辭和句型。追不上要求的大多數學生，只好用中英對照的捷徑，將中文與英文的用法鎖死，將學習的範圍縮細。

例如，中文學了「選擇」，英文學了choose，語言意識裏面便將兩者鎖死了，報紙寫出「若領匯繼續加租，商戶只能選擇結束營業」的話來，不知道「只能選擇」的詞彙配搭是反諷的，只能如此，還有選擇麼？應改為：「若領匯繼續加租，商戶惟有結業」才是。這種教育和學習心態，便只識得選擇「選擇」，而忘記還有其他語彙；惟有、不如、只好、寧願、寧可、情願、甘願、甘心、甘於、決意、被迫、故意、偏愛……至於英文的choose，旁邊還有prefer, would rather, can't help...but, can only, can but, decide...

學會expect，中文便鎖死「期望」。說「對此事沒有期望」(no expectation)，卻忘記了沒期望，中文叫不用指望、沒指望。至於說「這個期望太奢侈了」的人，根本不知中文早就造了「奢望」一詞。說「充滿期待」，就忘了引領以待、喜出望外了。

「大學的學費很貴，幸好我還負擔得起。」「這樣的打擊，我怕負擔不來。」新一代的口語……「我怕afford唔倒喎。」講這些話的人，就只知道afford=負擔，卻忘ㄟcan't afford=承受、擔當、擔待（擔帶、擔戴）……也難怪，電視台也如此直接報道衛生官員的言論：「再不取消街市的活雞販賣，香港還能負擔得起禽流感的打擊嗎？」如此中文，真的afford唔倒。

中文洋化，故作時髦，連鄉下人也不能倖免。報載，上水金錢村往年的新年茶會免費招待訪客參加，然而由於外來訪客踴躍，達數千人之數，二〇〇七年的茶會遂謝絕訪客參加，外客要品嚐鄉村茶果，可在檔口購買。負責的村民說：「真係負荷唔到咁多。」^{十三}換了是舊時父老，講的是「難以承受」，怨難招待；俗人說話，是頂唔順、受唔住，八十年代的番書仔講的E頂dable，都勝於今日的人講負荷唔到、負擔唔倒。

中英夾界的「程式語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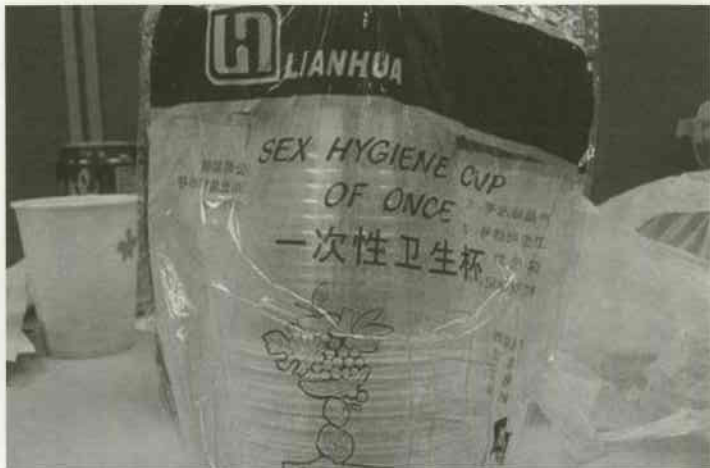
上世紀七十年代，人類登月成功，對科學進步滿懷希望，當時流行濫用科學術語，如說某電影的「可觀性」甚高，某書的

十三．〈製造糕點工具險失傳，上水金錢村秘技手粉賀新年〉，《蘋果日報》二〇〇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可讀性」甚高，用以取代某電影刺激好看、值得一看、好「抵睇」，某書精彩紛陳、「讀得過」，大有戲謔效果。猶如用英文寫This book has a high readability，故作巍巍然之筆，一看就知道是為了搞笑而寫的英文。即使是This book is very readable，也是故弄玄虛、欺人不識，所謂condescending的態度，為有教養者所不齒。英國人講的人話，是It's such a good read。^{十四}中文可譯為：此書讀來有味。

說某齣電影「極富娛樂性，又有教育性」，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宣傳告白，取代「寓教育於娛樂」。當年用了對偶句，試圖以詼諧效果，掩飾使用洋化詞彙的尷尬。可讀性、可觀性，後來弄假成真，變成正經的中文了。現在用可讀性、可觀性，都不必另加引號。大陸的中文甚至說某人文章的含金量很高。大陸民間也有「一次性收費」、「一次性交易」，當作尋常，忘記中文的「每次」或「逐次」收費的講法，也忘記那「性」字大可刪去，意義更為清晰。大陸某酒店小冊，寫「我酒店提供長期性服務，租期長達六個月」；廣州某工廠的產品名錄，如此開頭：「我廠生產一次性用品，如飲料杯、筷子、餐具等」。超市有一貨欄，標板寫了「一次性生活用品」，陳列了紙底褲、紙拖鞋等。某超市有蓮花牌的用完即棄的塑膠杯出售，中文名稱是「一次性衛生杯」，英文翻譯為Sex Hygiene Cup of Once（應是for one-time use）。不略懂英文的人，或中文仍未洋化的人，不會知道「一次

網絡照片



性衛生杯」何解。閱讀英文的人，也要知道Sex Hygiene Cup of Once是指「一次性衛生杯」。至於只是懂得純正中文或英文的人，都讀不通此等「中英夾界語」。有如避世多年的國學大師，一旦來了香港，讀到「特區政府不排除會在台灣設立官方辦事處」，一樣百思不得其解。

性的名詞構詞法，也會窒礙思路，即使政府想用嚴刑峻法，阻嚇罪犯，也只會用「阻嚇性」，而不識得用「阻嚇力」，或者其他的講法：

十四·英文三例，引自陶傑〈「母語」為何次等〉，《蘋果日報》副刊，二〇〇九年一月十六日。分析及漢譯，出自筆者。

政府將考慮加強醉酒駕駛的罰則，令法例更具阻嚇性 (detering effect)。^{十五}

此句的效果，不如下句：

政府考慮加強刑罰，對付醉酒駕駛，法例將更有阻嚇力。或更舊式的講法：

政府擬加強刑罰，懲治醉酒駕駛者，以警效尤。

難以擺脫的「被」

昔日的文官，懂得說「敬告閣下」，今日的 A O，很多受到 Please be informed... 的語法枷鎖，亦步亦趨，只能寫「請你被告知」了。英文公函多用被動語態，有時是要隱去發話人，對事不對人；中文的做法也是一樣，「敬告閣下」就是要隱去發話人。電視台的飲食節目，我也聽過這種怪話：「在六百多種蘆薈之中，只有三數種可被食用。」。往日不識字的鄉下阿婆，都懂得說「食得」，文話就是「宜於食用」。聽見「可被食用」，言外之意，即是說「啃得過」、勉強可以入口的意思。當然，節目主持人並無挖苦之意，她只是機械地念講稿，而寫講稿的人，腦裏只有英文的 can be eaten，對照中文，字字跟隨，便是「可被食用」了。至於那個「被」字，在敬畏英文語法的一代，有如祖宗祠堂，拆不得也。

由於中文不受制於形式語法，虛詞可以繁衍，發展出豐富的語彙，表達能力甚至要比英文為強，如中文的被、蒙、獲等虛詞，英文要在 *be* 之旁，加上副詞 *unfortunately* 等，始可與中文虛詞的表達能力並肩。中文的被字，帶有不幸或蒙難的意味，並非被動語態，而中文也無被動語態。這是誤解英文文法，以致鈍化中文虛詞 (*dumbing effect*)。英文的被動語態也有很多其他意味的，如 *The house was burnt down.* 或 *The ankle was broken.* 被動語態可以用來顯示後果 (*result*)。如果機械地翻譯為：屋子被燒毀了、腳踵被摔壞了，就是自找麻煩，增添其他意思，即是暗示不幸之意，但英文原文只是說燒毀、摔壞，無意涉及兇手。

以前的體育報道：「射球由門將救出，前鋒無功而還」，是客觀報道。主觀的球壇評述，如香港在外作賽，與外國對壘的時候，便會寫：「射球被敵方門將救出，我方前鋒飲恨而回。」一字之差，從「由」到「被」，以前的報章拿捏得準。因此，也不要怪現在的人少讀報紙了。同理，「貨倉遭人縱火焚燒」，是自己的貨倉，「貨倉被人縱火焚燒」，是人家的貨倉。中文的蒙、獲、由、受、告、見、被、遭、罹（難）……一連串的豐富詞彙，由於誤用了被動語態的 *be*，都「被」吃掉了。

十五· 二〇〇九年二月六日政府新聞報道。

香港新時代的報紙，寫：「消防員進入火場，發現一家六口被燒死」此乃無端言重，認真的讀者，還以為記者真的目睹一家燒死的慘況。大陸的報紙，當然會寫「造成一家六口死亡的慘劇」。舊日的報紙，是寫「一家六口葬身火海」的。今日的報紙，寫「傷者送院後被證實死亡」，彷彿記者心腸狠毒，很想人家身亡似的。舊日的報紙，寫「傷者送院後終告不治」，既有口德，也很客觀。那個「告」字，便是古文虛詞，然而今日的人也讀得懂的。

「六四」屠殺二十周年前夕，已故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自白錄音帶，幾經艱苦，運送出境，重見天日，並成書出版。報章的小標題，竟寫「錄音被偷運出境」，然而內文卻寫「這份錄音後來成功偷運出中國」，真不知記者是維護集權國家的保密法，還是支持言論自由了。^{十六} 小標題刪去那個「被」字，即無此疑慮。

港人口語的合法性

粵語傳承隋唐古語，廣東人的白話轉寫成中文書面語，一點不難，反而一開始就要遷就北方的白話文或西洋的英文，以語法作句的形式來寫，就會脫離口語。例如地鐵的廣播：「左邊的車門將會打開」，是直譯英文的「Doors will open on the left」，但實則上粗俗無文的中國人，都會聽會講「開左門」這三個字，車未停定的時候，廣播「開左門」，就是指即將打開左邊的車門

之意，毫不含糊。英文要如此累贅，是受制於形式語法，必須如此囉唆。我想世上未必有其他文話可以如此貼近口語而又簡潔輕省的。「開左門」，三字都是實有所指，並無虛言。幸好英文 *The left doors will be opened* 的講法，只是在右邊的門失靈之後 (*The right doors are out of order!*) 才會說的。否則，以香港官僚的習性（地鐵以前是官營的），那個「被」字，是怎也甩不開的了。

以前的櫃位，假如不受理支票、信用卡付款或記帳的，會寫「只收現金」或「只收現銀」。如今的「八達通」自助增值機，上面貼的告示，是「只接受現金」，付款兩字吞沒了。與「保留（……的權利）」及「不排除（……的可能性）一樣」，都是吞文食字，語意不全。這是更可怕的「食字」了。

「只接受現金」的講法，是從「接受信用卡付款」(*credit card accepted*) 的洋化中文而來的。接受是 *accept* 的機械翻譯，適當的配詞，在舊日是「受理」信用卡、「受收」信用卡。信用卡簽帳付款，要經過特別安排，說「接受信用卡付款」，比說「收信用卡」的口語講法，來得嚴謹，也是言之成理。至於收現錢，則是常例，寫「只收現金」即可，何須無端言重，胡說什麼「只接受現金」。即使是英文，也很少寫 *We accept (payment by) cash*

十六· 〈趙紫陽遺言：不做鎮壓學生的總書記〉，《信報》，二〇〇九年五月十五日。

only 的，只是要請Please pay cash。

往日殖民地時代的禁毒宣傳，勸人「拒絕毒品」、「謝絕毒品」、「遠離毒禍」之類，今日的禁毒處，盲目追隨美國人的標語，說「向毒品說不」。英文的say no to drugs，是宣傳佳句，一方面是由實詞的say (dynamic verb) 帶頭，|是refuse之類的字，有些底層的人不一定懂得。然而，中文的「拒絕」，人人都知何解，並不高深。Say no to drugs直譯「向毒品說不」，一來是用了虛詞的「向」帶頭，不夠直接，二來是句式「向……說不」別扭怪誕，不能直解。廣告用了這些句型，除了崇洋之外，了無新意。

· 施放催淚彈，銷毀家禽 ·

回歸之後，官府除了用洋化及赤化的中文之外，還濫用創造文詞的公權力，創造「截聽」及「截取」通訊（竊聽）、「施放」催淚彈、「銷毀」家禽、「管有」色情圖片、「信納」證據（採信及接納）等中文詞，此等中文多不載於辭典，也非日常使用之語言，在「施放」催淚彈及「銷毀」家禽等詞且有麻木不仁之感。

《晉書·裴秀傳》及范仲淹（答手詔條陳十事）有「信納」一詞，只是信任、任用、委以重任之意，如「軍國之政，多見

「信納」或「尊尊親親，信納大臣」，顯非港府今用之義。港府之「信納」，只是 approve 及 accept 等英文之新譯，舊譯「核准」及「採納」。濫用之下，證券公司也用「令人信納的」（賠償保證）來翻譯 satisfactory (indemnity) 了，舊譯是「令人信服」的。信納難道比信服更貼切易明麼？

官府獨攬語言創造及詮釋之主權，逼使民間採用其詞義，強化官方動用權力的合法性。以後，政府竊聽未經法庭定罪的嫌疑人的電話，便叫「截取」通訊，向示威者發射催淚彈，就叫「施放」催淚彈，原本用於輾碎冒牌光碟的「銷毀」，竟然到有生命的雞身上了。香港政府對付示威者，電視台便說「警方施放催淚彈」，排擠中性的「發放」以及略帶警惕的「發射」的講法。但報道加沙地帶的衝突，電視台忽然撥亂反正，說「以色列軍方發射催淚彈」了。這是明顯不經大腦，中了香港警方的語言圈套，或者傳媒甘被擺弄。

連蚊子蒼蠅，也配得上「撲滅」的，可是政府意圖消滅香港的農業，以便奪取土地來做規劃賣地，以致在禁止「散養」家禽、逐步收回街市雞檔牌照之後，每逢驗出禽流感的病毒，便大肆殺雞，而且用「銷毀」家禽的講法，誤導傳媒和市民，以為雞是沒有生命的，不值得憐惜的。連大陸的新聞報道，也是說「撲殺家禽」，香港政府竟然說「銷毀家禽」。回歸之前，是直白說

「殺雞」的，即使要中性和冷漠，也只能說「殺滅」，銷毀不是人的說話，是納粹黨的冷酷語言。當年的Gifens abscheuen. Juden vernichten（施放毒氣，銷毀猶太人），今日聽來，不寒而慄。德文的Vernichten中間的nicht，是「零」、「無」的意思。

相對於銷毀家禽，將「進修」改為「增值」，算是港府的語言德政了。進修是君子「進德修業」，出自《易傳》（解釋《易經》的古書）。增值卻是視人如物（inanimate），當學員是一張八達通卡。至於將人力等同土地、礦藏等的「人力資源」，早已取代「勞動力」、「人手」等，成為新時代的通用語彙了。韓國人畢業之後再修讀課程，或改隨另一師傅學藝，用的竟是古詞「修煉」，怎不令炎黃子孫汗顏？

屈人唔使審，呃人唔使本

早期殖民地時代的官式中文，由英國殖民官員之下的師爺操刀。權貴的英國殖民官加上舊學師爺，使用文過飾非的「開埠」（一八四一年在香港建立英國殖民地），在一九六七年暴動之後，也製造了過渡社會的公民語彙，如市民、權益、社群、階層、官立等。上世紀八十年代，則謀劃現代開明社會的政治語彙，如程序（procedure）、諮詢（consultation）、資源、專業、

效率、營運、運作，乃至問責（性）。當年的新詞，大抵有理可循。

舊殖民政府也會巧言令色，以語惑民，然而大抵都是有益於當時。例如上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需要遷移山邊的木屋區居民，便以政治撫慰的道理，將中文的「遷徙」及「安置」合併，製造「徙置」一詞，衍生「徙置區」廉租屋，令到被政府逼遷的居民，有獲得安置的語言保證。到了九十年代，強調效率，於是將「申請」及「領取」兩詞合併，製造「申領」牌照一詞。審理個案，以便核准，近年也合併「審理」及「批准」為「審批」，暗示批准的時間特快。雖則混淆程序——不是凡申請者必可領取，但亦情有可原。

回歸之後，政府心術不正，偏愛誣枉市民，俗語所謂「老屈」。以前說市民「持有」可作傷害他人身體之攻擊性武器或「藏有」未完稅煙酒等，前者帶有活躍性質，後者略有被動狀態，都是中文固有之詞彙。近年在法律用語或執法用語，竟然將英文的 own，自行炮製「管有」一詞，在語言上逼使市民承認擁有及管理的雙重事實。未曾提交法院裁斷，便在語言上將人定罪，這是司法迫害：

管理十擁有¹⁷管有色情照片¹⁷、管有寵物、管有電子煙¹⁸……

政府用語至此，可謂無法無天。

此外，就是以新詞「博懵」，增強政府魯莽執法的合法性，如「截取」通訊一詞，簡稱「截聽」。因疑犯或被跟蹤者並未定罪，政府自取其資訊，仍是盜竊，傳媒一向用「竊聽」來報道，政府內部則用中性的「監聽」一詞。然而，近年竟然傳媒都不辨是非黑白，偏信政府，承襲政府的「截取資訊」及「截聽」之詞了。幸好，拙著《中文解毒》於二〇〇八年年底出版之後，筆者四出演講，並在傳媒訪問之時，借機抨擊傳媒，呼籲更正，近日已見起色。《蘋果日報》報道二〇〇九年三月的廉政公署濫用職權竊聽之時，用的標題是「廉署竊聽風波處分四人」。¹⁹在監獄伏法的犯人，在監倉之間傳送秘密字條（「傳紙仔」）而被獄官攔截，始可以用截取通訊一詞也。

警署和法院用的新詞「信納」證供，新譯自英文舊詞 *accept*，語義也是含混，不知是相信還是接納還是兩者兼有；兩者兼有之時，也不知是先相信、後接納還是先接納、後相信。司法用語如此，難怪香港法治倒退。

一九八二年，我曾在布政司署的中文公事管理局任職中文主任，負責草擬文書及中英文翻譯。當年負責港府語文的部門，名稱謙虛，恰如其分，叫「中文公事管理局」，隸屬負責總體政務的布政司署（今行政署），只是管理公事中文而已。回歸之後，此局改名「法定語文事務署」，隸屬負責司法行政的律政署，名稱驕人，負責制定法定語文，架勢比起明清王朝時代的翰林院還要莊嚴，有欽定語文之威勢。翰林院不過是編修歷史、考證文辭而已，並不能欽定語文，頒佈天下的。難怪香港回歸之後，政府可以不理辭典與文獻，皇然推出管有、信納、截聽、銷毀家禽等新詞。王朝時代及民國初年的官腔，只是故作高雅莊重，有典有據，官員只是想顯露自己有修養、有權威，但卻不能隨便自造新詞。子民、臣民看了官方言詞，也可據理力爭，引經據典，考證有否出錯。今日港府的新詞，不載於辭典，不見於經傳，全是閉門造車，自把自為，是語言專制、語言專政。

舊日香港的報章，仍是文人辦報時代，美國及國府也資助

十七· 在二〇〇八年年初，藝人陳冠希及眾女星的豔照洩漏事件之中，此詞因警方使用而廣泛流傳。

十八· 財政預算案提出調高煙草稅五成，令電子煙的需求大增，衛生署署長林秉恩表示，市面上宣稱具戒煙功效、含尼古丁的電子煙一律為未經註冊的藥劑產品，任何人管有電子煙即屬違反《藥劑業及毒藥條例》，最高可被判罰十萬元及監禁兩年。（林秉恩：管有電子煙即屬違法），《信報》，二〇〇九年三月五日。

十九· 副題是〈包括助理處長在內，羅國忠：唔方便評論〉，見《蘋果日報》，二〇〇九年三月三日。

個別報刊，報紙可以秉承批判態度，政府不能隻手遮天，任意妄為。回歸之後，報紙數量萎縮，跨媒體融合（media convergence）之後，報刊及媒體由商家或商業集團收購及把持，此等商家與政府勾結，不敢造次，連引號也不敢添加，原文直錄，於是政府的妖言惡文，都可順利進入公共言談空間。王朝時代，中國仍有儒林清議，抨擊不當言詞，香港在殖民地時代，仍有民間評議，今日則是官府獨大，為所欲為矣。

私心自用，不務正業

港府坐擁龐大的語文工作人手，偏愛蠱惑民心，渾水摸魚，卻不去考查合乎情理而典雅莊重的中文用語。例如寫「禁止餵飼野生猴子」而不寫「禁餵野猴」，寫「有許可證者，不在此限」，譯白（Entry）Except with permit（有許可證者除外），卻不知民初時期，各關口及官署都可見「憑證通行」之語。石梨貝水塘（「馬騮山」）要禁餵野猴，原本四個字就寫完，那條橫幅也可節省一些位置，但當局偏要用橫幅蓋過三個圍欄，寫上「禁止餵養野生猴子」。康樂及文化署的官長就是對粵語及古文沒信心，覺得粵語的單詞不及普通話的複詞有合法性，卻不知道中文用四字書寫禁令的傳統。「禁餵野猴」讀來就如「非請勿進」一樣，威嚴不可侵犯。反而「禁止餵養野生猴子」就像老師教學生一樣囉唆，看了也不會遵從。

至於郊野公園之告示「牽引你的大型狗隻」，譯自「leash your large dogs，卻不寫「大犬須牽制而行」，或者更為優雅復古，寫「牽掣大犬」。反正告示之側，已有手持犬繩之圖示，寫古文無礙傳意。牽掣二詞，亦作「牽制」，本意是牽纏受制，行動不能自由，見《三國誌卷四·魏書·三少帝紀·高貴鄉公髦紀》：「或沒命戰場，冤魂不反；或牽掣虜手，流離異域。」適當的語文復古，可以增加語彙，例如上世紀八十年代，殖民地政府推出區議會選舉，鼓勵市民議政問政，便復興「諮詢」之古詞。

語言失陷，責在官府

香港社會之開放自由，乃由於港英政府主導之開明政風。當年港英在二次大戰遭受日本挫敗，香港被日軍佔領，香港光復之後，便厲精圖治，適逢中共建國，大量難民自廣東及上海等地湧入香港，供應營商人才及廉價勞工。基於反共之國策，美國開方便之門，給予香港工業品配額進口，支援香港的工業化，於是香港加速走向繁榮及制度現代化。一九六七年的工人暴動，警惕港府必須開放公共空間，容許市民諮議政務，英裔的殖民官很多都有漢名，有些更通曉粵語，民政官黎敦義（Dennis Bray）及鍾逸傑（David Akers-Jones）就是。在民政部門、香港電台、市政局、房屋署、廉政公署等政府部門及公共機構的努力下，香港的公共領域加速開放，官民關係親和。香港的自由社會不是由傳

統世族和黨派鬥爭而來的，而是由港英政府因勢利導而主動構築的。因此，市民和傳媒普遍信任政府，亦欣然採納政府的文辭，不假思索，如開埠、市民、社群、權益、權益、程序、效率、投訴、跟進等官方語言，長驅直入，迅速成為日常用語。

英國乃民主議會之始祖，政府一向注重辭令。上世紀二十、三十年代之交，香港總督金文泰（Clemens）有見於中國大陸厲行白話文及思想解放，便在香港鼓吹國故國學，並於香港大學設立中文系，培養中文師爺，為政府效力。這些中文師爺入了政府，在工作實務上漸次配合及表達殖民地的統治思維及意識形態，慢慢形成語言體系，類似費德烈·詹明信（Frederick Jameson）說的「政治無意識」（political unconsciousness）。

當年的港英在本地的壓力團體、英國國會、中共政權、台灣國府及美國的監察之下，仍算自我克制，檢點文辭，即使是政治「抽水」，也不敢過於囂張過態，然而今日的特區政府，卻是肆無忌憚，自創新詞，既掌握了絕對的語言解釋權，又威逼傳媒就範，是公共語言的恐怖統治。

民間自愛，保育中文

洋化應是豐富中文，不是鈍化詞彙及句法，弱化中文。唐

朝，梵文來華，也是豐富中文詞彙與文體，並無弱化中文。香港今日語言粗糙，單調而貧乏。很多人受了一、二十年教育，沒有辦法清楚、完整地表達自我感受與思考成果。欠缺豐富的語言能力，也就不會有複雜的觀念思考，科學精神、理性批判及情感健康，統統難以企及。

好的中文與好的英文一樣，都是基於文獻傳統及天真口語，香港的洋化的、中英夾界的程式中文，其實是低層的中產階級（lower middle class）或者技術階層的語言。英國統治階層有其自然而天真的語言，偏偏中國人以為那是不夠權威、不夠官僚的語言，竟然借用工程師的低級語言為自己的高級官方用語，於是便形成了帝國主義者的文化統治。西洋的次等（non upper-class）語文，成了中國的高等公事中文，奠定了國際文化上的奴役關係。²¹大家並無覺察，也就不會反抗或顛覆這張文化殖民的羅網，有些騎在人民頭上的本土官僚，更以本國之內的殖民者（internal colonialists）自居，以這套程式中文的官腔，作威作福，自以為了不起。這套程式中文，展現了帝國主義的文化奴役及本國的文化屈從。現在，中國恰如其分，當了全球化的奴隸，成了世界工廠，香港則彷彿是不必思考與創造的金融買辦基地和商業服務中心。

二十·此語引自拙著《中文解毒——從混帳中文到通順中文》，香港，天窗，二〇〇八，頁七十三。

「句法西化，浸染日久而不察，則中國固有之語言變味，本來之思想失真，此後，非西語不能漢言，無西法不成漢文，此謂之文化殖民。」^{二十一}洋化語彙、洋化中文乃至程式中文，令中文成為寄生語言，中國喪失語言主權，斷送文化創造力。

許多研究中文語法的學者，沒有好好保護自己的語言主權，挪用外來的語法分析，用以研究中國語法，師範學院及教育當局則匆匆推出新法的中文教學，將中文當作外語來教，以建築自己的學術壁壘及職業屏障，排擠舊學人士。這套建基於不成熟的學術研究的中國語法，衍生成為教學方法，演變成為規範自然語言的外在格律。中文教學「偽科學化」之後，以欣賞名篇及浸淫典籍的傳統教學法，便遭淘汰，形成代與代之間的知識及品味斷層，瓦解國族文化，正中洋人下懷。

學習語文，並無新法。不論中文英文，都應繼承傳統，進入各自的語言環境和文化背景來學習，庶幾可免「中不成，英不就」之弊。民初，五四運動期間，國人爭相興辦自己的大學，要在洋教士的手裏取回自己的學術主權、文化主權，錢穆等國學大師在香港創辦香港中文大學，其意亦同。中國教育思想家蔡元培先生說，丟失學術主權，猶如丟失國土。^{二十二}

如今政府先行腐敗，濫用惡詞，製造程式中文，香港民眾先

要自愛，保護性靈，不受污染。仁人君子，要珍惜國本，抵制文化殖民之侵凌。

近代中國遭逢大劫，亟須西化以自救。適當的現代化和語文洋化，猶如在火劫之後的植林區引入粗生又快大的外來樹，如台灣相思、白千層、桉樹等，植林區成長了，水土保住了，就要研究往昔失去的原生植物，恢復多元生機，不是一味洋化到底。至於薇金菊、巴西龜、非洲鯽、福壽螺、暹羅鬥魚等外來霸道物種，更要小心防範，以免家園失陷。在洋化的霸道物種瘋狂擴張領地之際，吾人要保育原生林內的繁富中文，使之成為國際文化對話及文化適應的活力源頭，是為中文保育。

一九六二年，禮卓·卡爾遜 (Rachel Carson) 撰寫《無聲之春》(Silent Spring)，警惕農藥及污染之禍害，令春天無鳥歌、無蟲鳴。當時世人並無知覺，資本家更是群起恥笑。三十年前，周兆祥等人在香港倡議環境保護之初，社會也視之為怪誕。今日，環境保護及綠色生活即使仍未成為主流，也無人敢膽恥笑了。寄望中文保育之士，即使刻下不能成為主流、不能獲得嘉許，也不再被人恥笑，視為怪誕。

二十一·前書，頁六十七。

二十二·(犧牲學業損失與失土相等)，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國府紀念週講演。載《蔡元培選集——演說》，台北，文星書店，一九六七，頁一七七至一七九。

執正中文

對治壞鬼公文，學好中文章法

如此特首，痛心疾首

戊子鼠年最後一次立法會答問大會上，行政長官曾蔭權宣佈押後政制改革諮詢，如釋重負，兩日之後，即二〇〇九年一月十八日星期日，攜眷到元朗「勝利牛丸」食牛丸麵。據聞，特首煞有介事，食麵「雪雪」作響，兩塊眼鏡片升起霞氣之際，不虞一位當地村婦高春香翩然而至，上前向他遞請願信。特首回應：「等我食完先啦。」高氏信以為真，不便打擾特首雅興，識趣退回食店門外，耐心等待。十分鐘後，煲吹離場，卻沒接請願信，直接鑽入座駕，恍如《色·戒》（二〇〇七）中的易先生躲避暗殺一般。情急之中，村婦跪在地上求特首收信，但特首不理，座駕隨即開動，絕塵而去。氣憤之下，婦人向記者訴苦：「咁嘅特首，簡直痛心疾首！」

大信小信俱失去

鑒於經濟形勢嚴峻，特首決定延擱政制改革諮詢，以便集中精力應付金融海嘯，原定在今年上半年公佈的二〇一二年特首和立法會選舉方案，將押後到二〇〇九年第四季才會公佈，使諮詢時間由一年半縮減至一年。押後諮詢，正好使到社會深入理性討論，凝聚廣泛共識，減少紛爭矛盾云云。特首矢言：無論第四

季的經濟表現如何，也不再押後諮詢。市場有人忖測，香港第四季經濟情況或將轉好，正是「有賭未為輸」，博一下年底市道反彈也好，博不到也消耗了些諮詢時間。至於「全力應付金融海嘯」，則是言過其實，虛應故事。二〇〇九年二月二十六日政府公佈的財政預算案，只是略增福利、退些少稅、提供大學畢業生實習資助（以便在數字上減低失業率）等小動作，絲毫未見政府有如臨大敵的決心。這也是特首一貫的賴皮性格，粵語所謂「走精面」是也，然而，始終是失「大信」於民，智者不為。不過，政制改革之事，歷經北京多番阻撓，市民很多也意興闌珊。可惜特首是次出爾反爾，短短十分鐘，便原形畢露，在小民面前失「小信」，且是路人皆見，就罪無可恕了。

親民只是葉公好龍

雖云特首當日放假，但政治領袖並無放假之事，而且在公眾場所出現，又在記者面前食麵，示範親民，村婦闖入請願，接信便可，更佳者是即席宴請村婦同桌共食，閑話地區之民生與趣事。此謂之「做戲做全套」，豈可只顧表演而不理民瘼？政治公

一、報道見〈放假元朗吃麵遇請願，特首發生「接信風波」〉，《明報》二〇〇九年一月十九日。〈曾蔭權冷漠街坊怒斥無人性〉，同日《東方日報》。報道。時事情節修辭，轉引自游清源，〈痛心疾特首〉，《信報》副刊，二〇〇九年一月二十二日。

關最講究的是「心術」，親民就要親民到底，真正的「民」來了，卻畏縮起來，猶如「葉公好龍」之典故。

請願所求者，並非什麼政經大事，而是地區民生之事。事緣元朗區議員黃偉賢和石崗菜園村村民在元朗大棠路光華廣場對開街頭舉行簽名運動，要求廣深港高速鐵路元朗站選址，並呼籲政府妥善處理收地問題，得知曾蔭權在附近裕景坊一家麵店食麵，石崗菜園村關注組人士決定把握機會向他遞信，一行十數人，扶老攜幼，包括七歲小孩與七十歲老人，趕到麵店，遞信請願。黃偉賢指曾蔭權原本說會接信，但離開時一個箭步出門，村婦高女士追上前遞信，卻被特首的保鑣用手將她推落地上，她只好跪在地上抓住車門，曾蔭權才拿走她手上的剪報，但並無拿到請願信。特首辦發言人則稱曾蔭權當時已接收了村民遞上來的傳單，並已聽到村民的訴求云云。官方之言，是以「傳單」來混淆請願信，以聽到訴求來代替親手接信了。

石崗菜園村過往是雨季水浸黑點，經常水深及腰，苦不堪言。二〇〇五年渠務工程完成，水患解除，村民紛紛重修房屋，以為之後有安穩日子過。不料在二〇〇八年十一月，百多名地政總署人員未發通告，闖入菜園村，宣佈土地已被政府徵用興建廣深港的列車車廠等地面設施，限令居民在二〇一〇年十一月撤離，房屋及樹木遭鬆上白色的清拆編號，全屋內外傢俬雜物，連

樓梯、晾衫架亦滿佈白色油漆標記。官員更擅自闖入無人在家的住戶塗標及拍照。菜園村有五百多名居民，當中甚多老人，是戰後建立的雜姓村落，居民從各地遷入，並非原居民，有向原居民買地者，也有在官地建屋及耕種者。此地乃新村，本地人亦稱之為「散村」。政府規劃一向維護財閥利益，在新界則怯於原居民勢力，徵收土地之時勉強尊重其意願，但由於菜園村的居民多為租客或移民，並非原居民，政府於是肆無忌憚，並無另行撥地予村民搬村、建立新村等安排。徵地無諮詢村民，連清拆登記之事也懶得知會一聲。政府橫蠻徵地，村婦投告無門，乃有向特首請願之想，其悲憤孤絕，不問可知也。

村婦出口成文

特首之無義與失信，司空見慣，令筆者驚嘆者，乃村婦之文采。菜園村婦人遭特首保鑣擋格，跌撲於途，兩句衝口而出，彷彿渾然天成，雖是通俗粵語，卻成四六文句。

「咁嘅特首，簡直痛心疾首！」換成文話，就是「如此特首，簡直痛心疾首！」或「如此特首，可謂痛心疾首！」兩句最後一字重出而成韻，而且「如此」與「簡直」都是虛詞，成其對

二· 見朱凱迪〈為了上馬遇神殺神〉，《明報》論壇，二〇〇九年二月七日。

仗。所謂四六句，六字句的前兩字是襯詞，加強語氣之用，刪去無妨。若是示威標語，可取「如此特首，痛心疾首」；若是刀筆琢磨，可作「如此特首，世間罕有」。都是中文經典章法，如門聯般的四字連句。

從來山村多隱士，也許村婦可以讀了很多書，即使少讀書者，耳濡目染，不少春聯門對，通俗諺語，唐宋詩詞，說唱曲文，都是四字對句或者四六連句，不知不覺之間，也掌握了中文的語感，最自然流暢的造句法則。南音《客途秋恨》開首「涼風有信，秋月無邊……」，是四字對句；諺語集成《增廣賢文》「良田萬頃，日食一升；大廈千間，夜眠八尺」也是四字對句；《朱子治家格言》「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恒念物力維艱」則是四六連句，且又對仗工整，讀來舒服。舊時許冠傑作曲、許冠文填詞的粵語流行曲《鐵塔凌雲》，也以四字開首，句句工整：「鐵塔凌雲，望不見歡欣人面。富士聳峙，聽不見遊人歡笑。自由神像，在遠方迷霧。山長水遠，未入其懷抱。檀島灘岸，點點粼光，豈能及漁燈在彼邦？……」

佳藝電視《金刀情俠》（徐克導演，一九七八）主題曲，黃韻詩主唱，歌詞即使用粵語白話，也是四六賦體：「無數扮相，扮成真真假假；人面常換，換來串串淚下。如你扮我，我扮邊一個你？正是無奈，幾多嘆息，替代說話！無數幻覺，未明真真假

假；人在棋局，在乎一子之差。留有伏線，裏面幾多變化？哪才算妙？邊招最險？決定難下。時勢銳變，但憑金刀一把。情義常在，在乎一點火花；難以避免，最後一招了卻。過後如悔恨，追悔不得，更無說話。」此類流行曲詞，真的可以「聽歌學中文」的。

耳目所至，潛移默化，即使尋常村婦，也懂得以四字開腔，停頓之後，再以六字七字續成一句，而不是先以西洋句法，在腦中造一主語謂語俱在其中的長句。

相對於歐洲語言（如英文），中文講求章法，不斤斤計較於語法，「咁嘅特首，簡直痛心疾首！」若以英文語法的要求來寫或講，便是「這樣的特首真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或者「痛心疾首」都不曉得，只識用「強烈遺憾」。這就是我們香港基礎學校教的洋化中文，也是五四白話文運動以來鼓吹的現代中文。幸好相傳閻王的勾魂使者黑、白無常生於舊時，三角高帽上只要寫經典的四個字「一見發財」；假若生於現在，中文規範教育之下，要寫「每次看見我的時候，都會給你帶來經濟改善的機遇」了。如斯中文句法，用作嚴謹推理或敘事猶可，用以描述狀況或抒發情感則大可不必。可惜，許多學子為洋化中文的所謂語法所困，即使知道中文口語直接簡單，也不敢寫出來。久之，舒暢自然的中文講寫能力丟失了，開口下筆，就是洋化中文。加上現今的中

文課堂，文學與語文分家，少教文章欣賞，多教能力鍛煉，什麼順敘倒敘、記敘要素、記敘線索、因果複句、關係複句、狀語前置、賓語後置，以及直接敘述、間接敘述、主動句、被動句等等，都是奇技淫巧，無關真才實學。

不論是雅是俗，在經典中文的薰陶之下，出口成文，下筆成章，是自然而然之事。只須回歸本源，中文便會講得貼切，寫得暢順。

新國定其法也。……

……

……

WIKI-1100-Q171 : 王昏編纂，類去留文

執正中文 對治壞鬼公文，學好中文章法

亞洲電視在無線電視的打擊下，奄奄一息，多年來都是靠親共資金及大陸企業廣告維持開支。二〇〇九年一月底，傳出台灣紅色資本入股亞視的新聞。台灣旺旺集團主席蔡衍明向香港的亞視注資，以私人名義購買亞視原本由荷蘭銀行擁有的百分之十二的股權，預計注資最少八億港元。在此之前，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四日，城市電訊創辦人王維基與昔日市場對手、自喻為「青樓名妓」的張永霖一同加入亞洲電視，張擔任執行主席，王擔任行政總裁，記者會上坦言望做（傳媒）大亨，銳意大刀闊斧改革亞視，矢志革除亞視的「香港中央台」形象，將之改為香港人的電視台。

十日維新

惟不足兩星期，即發生亞視行政總裁辭職羅生門事件。擔任亞視執行主席的張永霖於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下午的記者會上突然宣佈，謂與王維基相處不和，接受王維基辭職；而王維基則於同日晚上發表聲明，謂並未提出請辭，亦未接到亞視董事局接受他請辭的通知。同年十二月十七日，亞視召開董事會，會上確認王維基離職，轉而委任其為亞視顧問。上任僅十二天，王維

基改革未成身退，成了亞視任期最短的行政總裁、領導層，由於王維基曾以康有為之「百日維新」自況，報界戲稱此事為「十日維新」。

王維基於十二月十七日發表之辭職聲明，貫徹其領導者之作風，直率而不失風度。然而格諸行文措詞，當然大可斟酌。

王維基辭職聲明全文如下：

各位朋友：

過了這十二天，我上了人生寶貴的一課：堅持直率，用辭謹慎。

亞洲電視是一個具有使命和社會責任的機構，無論從香港人的立場還是其他因素來考慮，亞視始終是一個香港人的電視台，我認為這個方向至今依然正確。香港的人均本地生產總值是內地十多倍，中國是我們的國家，有能力時，我們應該想想有什麼貢獻，而不是過份依賴。

亞視始終是一間商營機構，他的希望在於自己，不可以長期依靠賑助。亞視從新定位，讓創作有更大的空間、讓觀眾有更多選擇，令亞視成為香港有公信力的媒體，這是我們三人的共同夢想。直至今日，我依然擁抱這個熱切期待。

從接受這份工作的第一天起，我已經知道這是一項艱鉅的任務。聽張永霖先生所言：「出任執行主席一職，百感交集，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我就想起康有為先生廢除八股文，一段可歌可泣的歷史。

沒有膽識，就幹不了大事。要改革，我沒有想過得到全部人的認同；改革的過程中，我們要面對固有益益者的強大阻力；要改革成功，就一定要迅速、全面和徹底，更重要的是，要有後備計劃。以上種種，我已經有充足準備。過往四年，我在城市電訊亦在進行過類似改革工作，公司由幾年前虧損數億元到今天賺一億二千多萬。我認為這種全面改革，對亞視來說是必須的；改革的目的，是要令員工對自己的公司、工作和人生重投信心，感到驕傲。

我不是一個輕言放棄的人，我已盡我的最大努力。我依然深信我所做的大部份事，對亞視和員工都是正確和有利的，只是，大家的步伐並不一致。我也曾經說過，我已經愛上這間公司，因為那裡充滿希望和優秀的前線員工，這種想法至今不變。我一直以堅持直率，真心待人，所做的一切，都從亞視和員工的利益為出發點。

最後，我想提提張永霖先生，因為我在他身上學到很多。正如 Linus（按：張永霖的洋名）說過，我們是背對背的，無其他人可以離開我們。雖然在短暫的未來，我不能再和他一起為亞視服務，但我會繼續默默的支持他。

可能我倆實在太用心去做事，根本不單止當這是一份工作，更將亞視當成自己的公司。若我們之間任何一個出現差錯，都只因為太過用心、太過投入。由始至終，我沒有考慮過自己個人的成敗和利益，我們只有一個焦點：怎樣才可以令亞視走上成功之路。可惜，事情發展就像很多愛情故事一樣，你最愛的，不一定是和你結婚和生活的那位。

我們擁有一個共同目標，只可惜，在日常運作上出現不同看法。就好像爸爸媽媽照顧他們的嬰孩一樣，孩子過了晚上的飲奶時間，仍然熟

睡。到底應該由他安睡，還是叫醒他喝奶呢？雖然觀點不同，大家都只是希望用最好的方法去照顧孩子，愛心卻是共通的。

大家都同意，要為亞視建立新文化和新路向。我選擇在這時退下來，應該是最恰當的做法。

無論如何，在過往的十二天，我倆一直緊密合作，所做的每一件事、每一個決定都有我們的共同意見和討論。藉此，我衷心感謝他帶領我走過這一段路。工作完結了，兄弟情仍在。

最後，是關於亞洲小姐面試的。我用錯字眼，但我絕無半點不尊重之意，失言亦是無心之失。無論如何，我必須承認這是一個錯誤。對此我深感歉疚，衷心希望得到佳麗和大眾的原諒。

王維基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因王維基之道歉公函是以口語寫成，除了點評一二之外，為存其真，筆者不擬通篇修改。

謹慎與戒慎

王維基在任期間，爆發性騷擾事件，據報他曾以亞視總裁身份召見亞洲小姐參選人，質疑擁有三十五吋上圍、被娛樂界評為「岩石胸」的落選亞姐袁小曼乳房之真偽。王問：「你個波係咪真？」袁小曼說是真，並打趣問王，是否需要驗證。此外，亞姐

亞軍顏子菲被召見時，曾說自己有進步空間，王維基即說：「也進步空間呀？個波大呀？」他辭職聲明的道歉，證實其事。然而，他第一段的八字訓言「堅持直率，用辭謹慎」，用字有欺世之嫌。他雖然堅持直率，但卻未曾用辭謹慎。應改為「堅持直率，用辭戒慎」，戒慎有自我警惕之意，即是自責先前未曾謹慎言辭也。戒慎出自《禮記·中庸》，是君子修身之道：「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當然，「堅持直率」是白話，不能入格言，也應改為「秉持真誠」、「竭誠處事」之類。

洋化之驕傲

第四段語病最多：「從接受這份工作的第一天起，我已經知道這是一項艱鉅的任務。聽張永霖先生所言：『出任執行主席一職，百感交集，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我就想起康有為先生廢除八股文，一段可歌可泣的歷史。」首先，「從接受這份工作的第一天起」，是典型的洋化中文，The first day when I took this job，中文是「上任之初」。至於將自己改革一家商業電視台之工作，與康有為倡議君主立憲、拯救中華禮制相比，引喻失義矣。康有為曾上書（請廢除八股試貼楷法試士改用策論折），但始終王維基只不過是革新電視台依靠大陸資助的作風而已，也不是什麼風氣改革，無謂援引

古人以自高。

第五段用錯「驕傲」一詞為褒義，尤其王維基曾被為視為高傲之人，更不宜用驕傲兩字，用「感到光榮」就可以了。

第八及第九段，講到自己將亞視當作自己的公司，更以父母照顧嬰兒的比喻，大賣愛心，令人肉麻。將服務的公司當作嬰兒，自己是父母，即使是大股東，也不可有此思想。這是「父母官」的思維，既然要現代化、要改革，何以有此迂腐心態？

身體髮膚，受諸父母

父母關心子女之身體髮膚，無微不至，但卻應謹守人倫之大方，不能出言嘲笑「女兒」之乳房，探詢其真偽，並欲其脹大、落實其「進步之空間」，以壯觀瞻，老懷安慰。

末段雖然承認錯誤，卻有如詭辯，說自己「絕無半點不尊重」亞洲小姐之參選人：「最後，是關於亞洲小姐面試的。我用錯字眼，但我絕無半點不尊重之意，失言亦是無心之失。無論如何，我必

一、對白引述《蘋果動新聞》，〈問亞姐胸部真假，王維基承認失言〉，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須承認這是一個錯誤。對此我深感歉疚，衷心希望得到佳麗和大眾的原諒。「文中，不可用「佳麗」一詞，「佳麗」是宣傳語、恭維語，應用「女士」為佳。即使不想全然認錯，也不必詭辯，可隱惡揚善如下：

「最後，關於亞洲小姐選舉的面試一事。我確有用詞失當，但自問是無心之失，對此深感愧疚，懇求當日受到冒犯的參選女士原諒。」私德有虧而已，向大眾道歉，大可不必。向參選女士公開道歉，已經向大眾交待了公眾人物的責任，無謂再次牽連大眾了。

葉劉劈炮，豹死留皮

香港人為保自由，驅趕豺狼，捍衛香港的精神家園，在二〇〇三年七月一日，發動「七·一」大遊行。原本支持《基本法》二十三條國家安全條例立法的一群人，或內心有愧，或迷途自覺，紛紛跳出陣營。時任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奉北京之命，推動國安立法，自知大勢已去，為平息民憤，便以所謂私人理由向特首董建華請辭，往美國遊學。二〇〇六年，卷土重來，在香港組織民間智庫，籌備競選立法會議員。二〇〇七年九月，向外界公佈參加立法會港島選區補選，爭奪馬力逝世後出缺的議席，最終不敵於陳方安生而敗選。葉劉在二〇〇八年再次在港島區參選，由於陳方安生不再競選連任，最終成功當選。

觀其文，如見其人

二〇〇三年七月十六日，葉劉淑儀公佈辭職聲明。行文可見其心有不甘，心深不憤，通篇以強詞奪理起始，以強人所難收束，堪稱「雙強」之人。由於葉劉曾經身穿豹紋緊身衣及戴墨鏡到理工大學論壇宣傳二十三條立法，形象深入民心，故其辭職聲明，也可說是豹死留皮之作。

全文不長，引錄如下：

各位親愛的市民：

相信各位經已得悉，基於私人理由，我已於六月二十五日根據主要官員合約辭退職位的規定作出通知，辭去保安局局长職位。行政長官已接受我的請辭，我將由七月二十五日起離職。

我衷心感謝行政長官在我出任保安局局长長的五年期間，對我的支持及信任，亦多謝各司長、局長、保安局及轄下各紀律部隊、輔助部隊、以及其他曾與我共事的政策局及部門同事，所給予的衷誠合作及支持。我亦多謝立法會議員及傳媒朋友對保安事務的關注、熱烈討論及報道。我更多謝多年來與我風雨同路、不斷給予支持和鼓勵的市民。

有關落實基本法第二十三條以保障國家安全的立法工作，未能如期完成，我雖然感到十分遺憾，但作為一個中國人及身為保安局局长，實有責任推動這項神聖的工作。我適逢其會，在任內能參與這項艱巨的歷史任務，我深感光榮。在制訂有關條例草案時，我們已力求在維護國家安全及保障人權自由兩方面，取得適當的平衡。我深信草案在政府提出的各項修正後，既能維護國家安全，亦毫不影響香港的人權和自由。我堅信我們過去十個月的努力，已為日後通過有關條例奠定良好基礎。我相信我的繼任人，定能早日完成立法工作。

保安局局长葉劉淑儀

二〇〇三年七月十六日

私人理由，委婉其詞

公開聲明之稱謂語，「各位親愛的市民」，腔調有如昔日香港總督在香港電台發表的《香港家書》，然則若視親愛市民，何以要高壓立法，箝制自由？肉麻當有趣也。

首段，「相信各位經已得悉」(I believe you should have all known that)，既是洋化中文，且也不符法度。辭職聲明是正式函件，不可假設政府走漏風聲，致令市民及早得知，這是陷政府於不義。即使官場風聞多時，或自己表露心跡，在正式的辭職聲明，也不可提及。此句應刪去。

「私人理由」是委婉之辭，說明並非引咎辭職。「根據主要官員合約辭退職位的規定作出通知」，「主要官員」是 principal officials 的蹩腳漢譯，俗稱問責高官，當年不譯為首長級官員，失策也。「根據……的規定」是大陸的共產中文冗長句法。「作出通知」也是程式中文。「行政長官已接受我的請辭」，是將英文的 accept 與中文的「接受」，而不知道中文還有「接納」等詞。此處，應用接納。猶如香港的電視劇的 OL 角色說，「他做事真過份，我接受唔到」，當中的「接受」，也是被英文的 accept 連累，中文應該講「承受」或「受唔住」。葉劉的「我將由七月二十五日起離職」，離職是辭職生效的當日一刻而已，應說「我將在七月

二十五日離任」。

第二段是致謝之辭。感謝同僚支持，自無問題，卻毋須多言，強調行政長官之「支持及信任」，將上司拖落水中。至於「多謝立法會議員及傳媒朋友對保安事務的關注、熱烈討論及報道」，則是委婉其詞，人家多是抨擊及抗議也。「多謝多年來與我風雨同路、不斷給予支持和鼓勵的市民」，既是自作多情，也是分化市民。既然面向「各位親愛的市民」，又只感謝支持自己的人，私心自見，不說為佳也。

官職重於國族身份？

末段，「十分遺憾」是無所不言其極的程式中文，遺憾一詞，強烈之極，不必再加「十分」了。可圈可點者，是葉劉將國族身份與保安官職用「作為」與「身為」加以區別——「作為一個中國人」、「身為保安局局長」。當然，她深知用「身為」來表面身份，有擔當重任之意，然而中國人的國族身份，豈可又用洋化的虛詞「作為」(as)？豈有視官職重於國族者？應改為「身為中國人」及「肩負保安局局長之重任」。在「作為」與「身為」之間徘徊不前，被迫兩者選一，就是受了英文的as的思想禁制，不知中文詞彙與章法之廣闊無邊。

「實有責任推動這項神聖的工作」與「艱巨的歷史任務」，北京委

派之職務而已，既不須包攬上身，亦不須視之為「神聖的歷史任務」。中共是卑鄙的政治功利主義者，一旦立法遭到港人唾棄，便撤回再議，毫不神聖也。

官僚廢話，強人所難

「在制訂有關條例草案時，我們已力求在維護國家安全及保障人權自由兩方面，取得適當的平衡。」在兩個互相衝突的標準之間，是無法取得平衡的，「取得適當的平衡」是香港官僚的典型政治廢話。推動政策，維新社會，必須有所取捨，有所犧牲，為官者的責任，是說明道理，痛陳利害，游說支持及安撫異議也。

「我堅信我們過去十個月的努力，已為日後通過有關條例奠定良好基礎。我相信我的繼任人，定能早日完成立法工作。」官員身負的是公職，既然辭職，為官者的法度，就是摒棄私心，除了行政事務的交接之外，不宜囑咐、更不宜催促繼任人在政策上如何。況且國家安全立法，其權柄操在北京之手，不在香港特區政府，更不在保安局局長。即使真要交代在任時期的實情，也應私下見面細談，不能公開囑託，以免強人所難。人道香港的公務員體制良好，然而，許多官員做了一世的官，都不知為官之道，連為官之術也不懂得。事實證明，李少光繼任保安局局長之後，並無蕭規曹隨，而是遠離二十三條立法之火坑，好官我自為之。

為官當有官箴，亦有辭令。公開聲明，以顧全政府大局、保存自身名節為重。條目分明，字字有據，滴水不漏，絕不節外生枝。為饗讀者，今將葉劉淑儀之公開聲明改寫如下：

各位市民：

本人已於六月二十五日以私人理由，依循主要官員合約任免之規定，辭去保安局局長之職。行政長官已接納辭呈，本人將於七月二十五日離任。

銘謝行政長官之任命，感激各司長、局長同僚之支持。本人出任局長以來，保安局及轄下各紀律部隊、輔助部隊以及其他政策局及部門同仁，通力合作，懇切共事，離職之後，自當緬懷。國家安全立法諮詢期間，立法會議員及新聞輿論熱心關注，市民熱烈參與討論，本人銘感於心。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之立法工作，乃國家大事，本人身負重託，未能克期完成，抱憾之至。大任未成，其天命乎？

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敬上
二〇〇三年七月十六日

末後一句，以「問天」終結，在內疚與盡忠之中迴轉，不失名節，亦不推卸責任。

一、向上級正式請求辭職之簽署文書（簽呈），謂之辭呈。

執正中文

對治壞鬼公文，學好中文章法

有死錯人，無醫錯人

心臟病的病人送到了醫院的門檻，醫院詢問處的職員據說依照醫院的指引，便不通知急症室的當值人員來搶救，反而叫病人家屬自行打一般求救電話「九九九」，安排救護車送院治理，這是香港官僚制度滅絕情理的極致表現。香港回歸中共之後，政府落在一批宵小官僚之手，專事生產規章禁令及機械言語，管制市民，連公營部門的職員也在指引禁令之下，抹煞常識，成了冷血機械人。

荒天下之大謬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冬至前夕，有一個市民在明愛醫院門口心臟病發，病人的兒子未能跟隨醫院的複雜車路指引，不能直達急症室，卻駛到醫院的正門，病人家屬請求明愛醫院急救，但正門的女文員卻叫病人家屬自己打「九九九」叫救護車，期間醫院有醫生路過，即場施以急救，但醫療儀器不足，病人因心臟病失救身亡。院方初時認為自己並無做錯。輿論抨擊之下，負責資助及監管明愛醫院的醫院管理局高層現身道歉。

其後，明愛醫院行政總監及急症室主管被禁止升職及加薪

十四個月，兩人須於兩個月內提交改善建議，一年內落實，若改善未如理想，會延長處分；涉事的詢問處女職員則只須接受再培訓，而急症室護士須接受輔導。「無人受罰，無人免職，所謂懲罰，就是禁止加薪和增加訓練和接受輔導而已。香港回歸中共之後，報章的自我解嘲能力不斷提高，有報章報道，「醫管局首次以禁止升職或增薪來懲處僱員……是嚴厲的懲罰」。

為免燃點讀者肝火，明愛醫院的調查報告書不分析了，在此只是漫談醫管局那份殺傷力較弱的公開聲明。全文如下：

醫管局行政總裁就明愛醫院報告發表聲明

醫管局行政總裁蘇利民今日（二月五日）就明愛醫院的調查報告發表以下聲明：

醫管局今日公佈明愛醫院就兩星期前發生的病人事故所進行的調查報告。

報告指出醫院在處理該宗事故時的不足之處。不足之處分別出現在

一、〈明愛失救事件只罰兩高層：十四個月禁升職加薪，詢問處女職員要再培訓〉，《蘋果日報》，二〇〇九年二月十八日。香港報章常常有性別歧視，強調是女職員，而且還要玩弄文字，教人誤讀為「詢問處女職員」！

二、「醫管局首次以禁止升職或增薪來懲處僱員，馬、吳為歷來被處分的醫院最高層人員。醫管局行政總裁蘇利民說，是次是嚴厲的懲罰……」參閱〈明愛醫院總監主管，罰禁升職加薪〉，《星島日報》，二〇〇九年二月十八日。

最初處理查詢的詢問處、急症室和其後就該事件對公眾的交代。

本人接受報告對事故發生當日的事實和相關運作指引的陳述。

本人歡迎明愛醫院提出的改進措施，以避免日後在醫院內非醫療服務範圍及醫院附近範圍發生同類事件。

這份報告是明愛醫院管理層的內部調查報告，不會觸及職員及管理層在事件上的責任問題。

有見及此，醫管局成立了一個高層專責委員會，跟進檢討事件中的責任問題，並視乎需要決定相關的人事處理程序。專責委員會將由本人擔任主席，成員包括：

* 醫管局人力資源委員會主席何耀華博士

* 醫管局醫療服務發展委員會主席霍泰輝教授

* 明愛醫院管治委員會主席張力正教授

專責委員會會在六個星期內就所需的人事處理程序作出決定。

今次事件亦值得醫管局轄下其他醫院引以為鑑，並作出跟進措施。

首先，我們今日已發出一份「醫院及診所處理鄰近範圍緊急醫療求助事件的基本原則」，每間公立醫院及診所都需要各自因應其本身環境，制訂靈活的應變計劃，處理鄰近範圍的緊急事故。應變計劃必須符合我們救人第一的原則，令所有醫管局員工能夠在緊急情況下提供適切的援助。

其次，醫管局確認需要添置特別器材配合這些應變計劃。目前醫管局共有1,600部心臟除顫機，但並不方便攜帶，亦非一般人懂得使用。因此，我們將會在公立醫院、診所和主要的詢問處範圍設置可攜式自助心外除顫機。目前醫管局有25部同類儀器，據初步估計，醫管局需添置

約200部有關儀器，斥資約四百萬元。

明愛醫院的報告坦誠地公佈了事件的細節，承認不足之處，及建議一系列的行動以防止同類事件重演。

專責委員會會進一步檢視有關人員在事件上應負的責任，及是否需要進行人事程序。至於醫管局整體亦需協助所有公立醫院作出準備，處理醫院公眾地方及鄰近範圍發生的不幸事件。

最後，我希望指出明愛醫院長久以來都是以關懷熱誠服務市民，有關事件並不反映明愛醫院前線員工對服務病人的承擔。

二〇〇九年一月五日

輕描淡寫，又不幸而言中

心臟病人在醫院門口因職員不能聯絡急症室而失救死亡，叫「病人事故」，醫院管理局全文從不提及案情如何，只是以虛泛又輕省的「病人事故」來輕描淡寫。明顯違反醫德的行政錯誤，叫「（處理該宗事故時的）不足之處」。明愛醫院本身的調查，則以「進行人事程序」來模糊其詞，所謂人事程序，降職罷免也。

然而，籌備制訂新的指引，應付將來發生的病人事故，醫管局卻又用「不幸事件」來描述，是無端言重了：「至於醫管局整體亦需協助所有公立醫院作出準備，處理醫院公眾地方及鄰近範圍發生的不幸事件。」正常的、中性的詞彙，是「病人求助事件」。哎，醫生

還未到場診斷，怎可預告那又必然是不幸的事件呢？「鬼拍後尾枕」，難道醫管局心中有數，自知醫院是「幡桿燈籠——照遠唔照近」，此後在醫院鄰近範圍內求救的病人，必定凶多吉少？

「個別事件」與數字問題

懂得分析香港公函，字裏行間，往往未卜先知，妙趣無窮。香港官僚被迫站到台前，解釋事故，有兩句必備之語：「是次意外，只是個別事件。我們不評論個別事件，也不認為個別事件可以反映整體情況。」這些字詞，可衍生多個版本，如醫管局聲明的最後一段：

「最後，我希望指出明愛醫院長久以來都是以關懷熱誠服務市民，有關事件並不反映明愛醫院前線員工對服務病人的承擔。」

香港並無民主政制，在官官相衛的環境裏，這樣說當然可以胡混過關。然而，也許醫管局的行政總裁或翻譯員良心發現，說漏了嘴，用了「希望」一詞，令整句變成反諷及嘲笑之語。經驗老到的官僚說法，是「我懇請市民明白，明愛醫院長久以來都是以關懷熱誠服務市民，有關事件並不反映明愛醫院前線員工對服務病人的承擔。」如此專業的廢話，夠你義憤填膺的了。幸好，醫院管理局的領導層多數是醫師出身，官僚技術半桶水，錯漏得來顯示了人性的一面。

其實，我寫《語文保育》系列，也有兩難之處。讀者懂得分辨善惡，自是可喜，但官僚卻因而學會堵塞漏洞，語言魔法升級。那我就要付出更大的努力來拆解了，不若這篇愚笨聲明，一看就看出破綻來。日後，我的日子肯定不好過。

最後，也不得不提醫管局聲明中的數字問題。《中文解毒》一書已說了，近年香港報章和政府公函都跟隨中共，偽科學化、偽數字化，明明是一個約數，寫什麼「約300部有關儀器」呢？這分明是想讀者留意數字，自己領功。然而，到了提及花費公帑、要做「大花筒」的時候，又避忌阿拉伯數字，用中文寫「斥資約四百萬元」了。首鼠兩端，此之謂也。

一篇簡短聲明，流露一籬心理矛盾。看來，要接受心理輔導的，不是那位醫院護士，而是醫管局的行政總裁了。

如此中文，令人頭痕

鑒於中文大學近年之種種敗政，如非校友相認，已很少於人前自稱中大畢業生了。

中國政術之通則，在於草創之時，要樹立綱紀，整頓故舊，守成之時，要休養生息，裨補闕漏即可，不必事事鋪張，從頭整理，令百姓疲於奔命。可惜近代頗多公私機構的主事者，不願天下無事，愛以自己上任之時為「元年」，大肆改革，不問傳統，明明自己是坐享清福的二世祖，卻偏要當開國公，凡事由我發落，一切推倒重來。

傳統並非來自事前的理性規劃，而是來自事態之中的細密修正，層層累積，以致深厚綿長，外人看來高深莫測，卻又頭頭是道。新人當政，用系統方法簡化統整，清掃不合心意的舊人舊事，既是唐突傳統，亦是自暴其醜。例如從美國的國會會議到香港的區議會會議，議員都是自身進場，人身與人格就是證明；國民政府的議會本來就有其綱紀禮儀，毋須再來草創，可惜共產新朝的北京人大與政協會議，從地方代表到大會主席都要在胸前懸掛塑膠大字「出席證」，堂堂國會落得像個臨時湊合的市井商展會。又例如高等學界之中，牛津劍橋、巴黎柏林、耶魯哈佛、北

大台大，各有傳統，毋須多作說明，更不須辦學四十多年，忽而要諮詢自己的教學語言，「唔知老竇姓乜」。

「環球金融，地方智慧」？

「香港中文大學」之名，本身就是傳統，當年是抗議英文獨大，要在香港乃至東亞維護中文學術與中文教學的正當地位。這在當年是逆流而上的學者孤憤，今日是聊備一格的姿態形象，新校長上任，留着「中文學術」的理想，作個裝點就好了，誰都知道中大多數學科在今日皆以英文為學術語言，何須連一點紫砂壺老茶垢都刮去？

中文大學的中英並重、自由選擇的雙語教學原則仍未過時，靈活調度即可適應新時代。過去數十年，因教授來源、學生來源及社會需要不同，各學系與學者已調整學術語言，按照科目與師生之異同，在課本、授課、實習、研討及論文各方面，採取相應語言策略，形成傳統智慧。在新的出版要求及學術升遷評審的控制之下，教授實已廣泛採用英文，學生亦自覺學好英文及國語，加上商業成風，學系為了招攬外來學生，多已開設英語課程，假使未能符合市場要求，校方與個別學系及學者商量即可。校方歷年威迫利誘之下，英文教學儼然成勢，各學系、各教授自行判斷與調整教學語文之權力在今日只是形式權力而已，何須集權中

央，再頒令執行，連丁點兒的學術自由與學者專嚴都要剝削殆盡？至於有教授堅持中文教學、粵語教學與文言寫作，樂觀其成即可，留此等孤忠之士，在商言商，亦是有益校譽。

今中大校方勸令學系多開設英文課程，用中央諮詢執行的方式統籌教學語言，硬性規定英文、國語與粵語的講課範圍，以便招收自費海外及大陸學生，以此標榜所謂國際化、全球化，學術上固然是淺薄無文，商業上也是愚昧癡迷。校方建議用英文教科學、工程、商管等普世科目，用國語（普通話）教中國文史與社會，用廣府話教香港本地文化（政治、社會等）。這不過是誤解諸如滙豐銀行的市場策略——「環球金融，地方智慧」而已。

首先，教學語文不可如此分科切割，如英文中學的分科用語（國史與國文用中文，其餘英文教學），將大學貶為學術工廠，將中文貶為不堪傳遞普世知識的部落語言。適應大趨勢之餘，要充分授權學者發揮專長。例如鄙人就學之時，中大的中文有廣府話、國語（北方官話、普通話）及江浙湘閩等不同形式，學生可接觸中國不同地域的文化傳承與文士風格，漢魏文章，江南餘韻，中文行文的章法及詞彙，更見風雅多姿。用粵語讀古文、詩詞，復用國語讀戲曲、小說，乃舊時香港學子之一大福氣也。

其次，銀行提出環球金融、地方智慧，其真義乃在全球化年代，更要講究地方智慧與特殊傳統，始能以獨家專長提供體貼周到的私人理財與商貿服務。中大師生固然要掌握英文，但是用中文來處理通用學術、提供獨特的中國視野與學術詮釋，正是中文大學的優勢，此潛力未必可以發揮，但留個招牌裝點門面也好，斷不應愚昧到要自廢武功，自毀家當。維繫目前的院系歷年形成的教學語言策略，既可迎合市場需要，更可鞏固中大的形象。一家懸掛「我武維揚」牌匾的老牌牟利武館，在今日自然要兼備西洋拳擊與自由搏擊教程，但決不能因此而捨棄虎鶴雙形與內功心法——拳師能否掌握是另一回事。如果專教西洋拳擊（Boxing），就應除下牌匾改名。「中文」的「文」字（不是「漢語」！），傳承千古，力重千鈞，自己擔當不起，改名香港英語大學（Hong Kong English-Speaking University），簡稱「港英大學」就算了，何須枉屈校名。（當年吾等英文系中人，曾戲稱中大為「馬料水英專」，可謂一語成讖。）

一家現代大學，有一二學者能用廣府話教地球物理學，用文言講《易經》與全球戰略，洋人學生要精通中文始可窺其堂奧，充滿曖昧、弔詭與與懸疑，是難得的「白蘭鼎」（Branding）。世

一 有此心態之人，應開銀行，不應辦大學。其次，即時當年滙豐悄悄改用HBC之名（因Hong Kong之名在外地少人知），擴張環球業務，也是按照傳統，次第調整，毫不聲張。

上本無所謂普世知識、科學語言，同一科目或課題，以不同語言講授，一得一失之間，學生當領會事物本質之空無，實相無從掌握，所謂語言、所謂科學，智力遊戲而已。以此觀之，中大的雙語政策委員會的報告書諮詢稿^二，其疏狂淺陋，實是二流的「孖厘亭」(marketing)思維，將深根固柢的高等學府降格為看圖識字的學術工廠，其於語言哲理，更是無知之至。(諮詢稿應叫「芻議」。)

徒具長句語法，語理卻不暢通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信報》文化版得瞻雷競璇君撰文（如此中文，讀之頭痛），修正中文大學《諮詢稿》的中文，我才鼓起勇氣，仔細讀畢全文。除了上述的策略錯誤之外，該諮詢稿的文章修養更見不堪，端的是斯文掃地，愧對前賢。

文心失正，文術不張。文件首段，即將本應雙向平衡的「雙語教育」傳統，暗地竄改為偏向的英語教學，此為偷換概念。其文句，則堆砌浮誇，冗贅不通，以為將中文詞彙裝入英語複合句法，就是符合現代語法規範的中文。不知典雅文章，不論中文英文，句法之外，仍須章法，句法要長短恰當（且不談聲韻鏗鏘），章法要文理清通，且要有經典修養，始可成文。英文無疑有明顯句型，但如果文理不通，此等句型只是帶來語法正確的虛

幻感，令人誤以為語理亦隨之而清通，此正是當代中文寫作的莫大陷阱。

文件首段，原文如此：「香港中文大學（中大）是一所立足香港，面向全中國，在亞太區，在全球追求卓越的研究型綜合大學，本報告書以中大的使命和大學在二十一世紀所面臨的全球化挑戰為出發點，就中大雙語教育作宏觀及長遠的考慮，提出原則性、策略性及前瞻性的建議，以配合香港獨特的語言環境和優勢。」

雷君指出，短短一段，贅詞甚多，量詞「一所」並無必要；「中大的使命和大學……」重複，可去其一；「以……為出發點」為英文句式，說「從……出發」即可。雷君謂：漢語本來偏重短句，不像英語般將幾個分句串在一起，短句的好處是易讀易明，而且現代漢語源自文言文，淺白之中還是力求簡潔，既省篇幅，也不浪費讀者時間。其次，「追求卓越」一辭甚為突兀，是從英文的 *strive for excellence* 翻譯而來，乃趕時髦的媚俗辭藻。傳統漢語有「自強不息」一詞，用之無損文意，如要文雅一些，可以說「為臻善境，孜孜不倦」，或者「孜孜以求完善」之類。其三，如果嚴格理解，中大追求卓越的地域只在亞太區和全球而不在香港和中國嗎？雷君將首段修正如下：

二、該稿於二〇〇六年九月七日發出，諮詢期至同年十一月十五日，可於中大網頁搜尋：
www.cuhk.edu.hk/bilingualism/b5/pdf/report.pdf。

「香港中文大學（中大）為研究型綜合大學，立足香港，面向中國、亞太區以至全球，一直自強不息。本報告書從中大的使命出發，因應二十一世紀全球化的挑戰，配合香港獨特的語言環境和優勢，對雙語教學作宏觀及長遠規劃，提出原則、策略及前瞻性建議。」

雷君既已斧正在前，我不妨狗尾續貂，再下一斧。此等假意諮詢玩意，本來不必當真，然而若視之為語文習作，仍可予以修正如下：「香港中文大學乃綜合研究型大學，立足香港，貫通中外，同仁精益求精，日新又新。然則紀元肇始，世道推移，跨國競爭，愈演愈烈，本校之雙語教學政策，亦不得不與時並進，變通求存。今特重提創校使命，集思廣益，磋商對策，諮議方略，以期結合香港優勢，高瞻遠矚，迎接環球挑戰。」

所謂觀其文而知其政，若校方寫得雅馴文章，自可運籌帷幄，上下和氣，處事靈活，細密商量，不必作態諮詢而中央集權，令學者敢怒而不敢言。噫！余雖為中大校友，惜近年校方所作所為，令人心灰，無可厚望，然而中大為公立大學，用公帑而行敗政，公民有責，不得不口誅筆伐而已矣。

後記

筆者於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七日發文，痛批中文大學主事之文

妖，同人稱快焉。二〇〇七年六月二十五日，香港中文大學推出雙語委員會最後報告，首段內容大改，文筆略有起色，又借用筆者「日新又新」一詞，然而卻不予鳴謝。其文曰：「香港中文大學是一所植根於香港，面向全中國及全球的研究型綜合大學。四十多年來，追求卓越，努力不懈，日新又新，其教研成果已獲得國際學術界的認可。……」

按：本文乃〈守成〉一文之刪節及改寫。原文刊登於《信報》文化版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七日，修訂後結集於《農心匠意》，花千樹出版，二〇〇八年。

教育當局，其身不正

香港的公費教育以吏為師，「學官」又不學無術，可謂誤盡蒼生。香港回歸之後，教育改革不息，結果是愈做愈壞，愈壞愈做，失敗再補救，補救再失敗，浪擲公帑，成效渺茫，成了港式「失敗經濟學」的奇葩。即使格之以言文，香港教育官僚的中文及語理錯誤，也是俯拾皆是。近者有孫明揚，遠者有梁錦松，至於夾在中間的李國章與羅范椒芬，則已自暴其醜，一個要挾學者，說要蹂躪教育學院，逼迫其與中文大學合併，一個嫌只有一位教師跳樓自殺，殉職者的數目不足以控訴教育政策失誤，都是貽笑天下，含羞而退，此處不論矣。

表面取消標籤，內裏貶斥中文

新任之孫明揚，於二〇〇九年一月十五日在立法會宣讀微調中學教學語言工作之方案，滿口妖言，可惜香港行的是官僚專制，即使是妖言，傳媒也是鸚鵡學舌，照說「微調」而不加引號。孫氏云：「我們會進一步與持分者商討執行細節，預計於今年五月底之前敲定微調框架的內容，以期於二〇一〇至二〇一一學年開始實施微調安排。」教育界人人都知，孫氏口說「微調」，實是大改，放棄回歸之後特首董建華倡導的中文教育政策

（官方稱為「母語教育」）。孫氏口頭上放棄中文中學及英文中學之標籤，卻鼓勵中學逐步「微調」至英文教學，至於中文中學，則不許採用英文課本施教，不得用英文教材提高學生的知識接觸及語文培養。變相將傳統中文中學原有的國族尊嚴定位革除，將之貶為「準英文中學」，甚至「不及格的英文中學」。

至於英文中學，亦不得採用中文教學及使用中文教材。教育局不容許受政府資助的學校在課堂內採用靈活的教學語文，此乃限制學校的教學自治權力，亦再度高舉英文學校為優秀學校的標籤，貶斥中國人社會用中文教學的尊嚴及自由。此是大改，並非微調。語文教育其實是文化教育，國文教育更是國族人格的教育，香港學生的英文水平不佳，除了社會風氣急功近利，不尊重文化教育之外，也由於校內英文科的教學不得其法，但後果卻要其他的學科（術科）變換教學語言來承擔。結果，當然是大部份學生的英文學不好，學科成績也由於要遷就英文教學，受到拖累，結果是兩敗俱傷。猶幸者，香港仍有熱血教學機構，不貪圖「英文學校」的標籤，無懼收生壓力，堅持以中文教學為本，英文教學為輔，教好學生的根本目標，高於一切。

一、參見〈中學試驗分科英語教雙輪——無懼收生壓力，成績打動家長〉，《明報》，二〇〇九年三月十七日。

至於將教育政策的目標扭曲為學習英文而非學習知識與培育品格，則是承繼殖民地的奴才教育。中共雖說是中國人政府，但本質是一國之內的殖民政權，見香港特區政府之延續殖民奴化教育，正中下懷，拍手稱快焉。

教育官長，詞不達意

孫氏為官數十載，言文謬誤，罄竹難書，年前在議會口出「架床疊被」一詞（架床疊屋之誤），哄堂大笑，然則無損詞義，也算錯有錯着。可惜近日匯報教學語言政策，則是「開口夾着劑」，有失斯文矣。其人曰：

「要成功學習一種外語，有兩個重要元素：一是學習的動力，二是語言環境。學校正可提供一個非常合適的環境讓學生接觸英語，以補足校外的語境。」

孫氏是泛論語言學習，說學習「一門」或「一種」外語，是受到英文的 *learn a foreign language* 的精神枷鎖，擺脫不了，偏要說「一種」不可。難道要學習兩門外語的話，竅門就不同了麼？英文陷於形式語法，不能說「*learn language*」，泛論事物（*generic reference*），用的是不定冠詞 *a*，中文沒這形式語法，「外語」前後不加字，不是一門外語或是眾多外語，就是泛指

外語矣。孫氏只須說「學習外語」即可矣。若真的是說 *Learn one language*，貼切的量詞也應是一門外語，不是一種外語。

元素的元，乃大本、氣魄之意，如元氣、元首、乾元之元，本身就具有重要之意，意味甚至過之。因此，無須在元素之前再加 (*modifier*)，否則就如今日公共空間常見之強烈譴責、高度讚揚、充分體現、強烈反對之類的構詞，強烈、高度、充分等形容詞 (*modifier*)，將本詞 (譴責、讚揚等) 的意義矮化，弄得不倫不類，自相殘殺。如有頗多元素要比較，則可以用「重要元素」，不過，如果元素眾多，則應該用因素 (*factor*)，而不應用元素了。故此，孫氏應說「有兩大元素」或「有兩個重要因素」，而不應拿「重要」來與「元素」錯配。然則，此等詞義錯配，正是官僚病理心態之反照也。其實，學習語言，適當的配詞 (*collocation*)¹¹ 是訣要、竅門等，而不是元素。

成功爭取，勝利學習

「成功學習」是多此一言，學習自然就是要學到成功的，難道有些人是為了失敗而學的麼？香港區議員在街頭展示的政績橫額，多以「成功爭取××」為題，也許孫氏受到感染吧。「成

11. 配詞是詞與詞之間的合適配搭。

功學習一種外語」，囉囉唆唆，以前靈格風公司（已結業）的廣告，「學好外語」四字足矣。同理，「合適」的環境已經足夠，「非常合適」的環境，過猶不及，令人懷疑是否有反諷的言外之意。

其三，給予語言環境 (language environment)，方便學習外語，是沉浸論 (immersion theory) 之外語教學觀，雖是一家之見，也無不可。可惜，語言學自有其術語規範，語言環境不能簡稱「語境」。語境是 context 的公認漢譯，行之多年，民初翻譯為「上文下理」，簡稱「上下文」或「文理」，今多採用「語境」為標準漢譯。教育局員工編制龐大，屬下的課程發展處之內，應有語言學家，豈可犯此幼稚錯誤？若真的要簡稱「語言環境」，提過一次之後，說「環境」便可以了。

據我以前在民政局任職的經驗，一般在立法會的長官發言，至少要經過四、五重官員審閱，始可過關。孫氏將「語言環境」錯誤簡稱為「語境」，可見教育局內一眾官員及學官之常識及學術水平如何。見微知著，教育當局「欽定」教科書標準之守舊、品質之低，不難理解也。及後，傳媒及教育界評論孫氏之言，竟也一概用「語境」而不加矯正或注明。不學無術，此之謂也。

「補足」與「補充」有別

其四，補足 (complement) 與補充 (supplement)，在邏輯上是不同的觀念，不可因為補足看起來「高級」一點，便用補足來涵蓋補充的詞義。相反，一般日常用法而言，「補充」的涵蓋面是大於「補足」的。補充是原本提供的條件不足，故此要多加一些，補救不足。補足是原本提供的條件已經足夠，不過未能全面遍及其他方面，故此要多加一些額外的東西補足之。補充是雪中送炭，補足是錦上添花。如果用「拔高補底」的教育「潮語」，則補充是補底，補足是拔高。孫氏有所誤用，是從白話中文的字面看，以為「補足」就是「補到足夠」的意思。冷不及防，「補足」是一個五四時代的翻譯邏輯學的構詞，當年仍有些古文構詞的義理，補足的詞義，是從「補其足者」(adding to the sufficed) 而來的，並非「補到足夠」(add to make it sufficient) 的意思。孫氏的意思，不過是說校外的語言環境不足以支援英語學習，要在校內「補充」而已。這邊不足，那邊多給一些，就是補充，根本連「補充」也不必說的。只是老生常談，何須故作高深？

這有如近年香港市民甚至學界都濫用了從認知心理學 (cognitive psychology) 衍生的「認知」(cognition) 一詞，並以此意義嚴謹的學術詞彙涵蓋認識、理解、知道等詞義鬆散的日常

語。過去，香港人說「我對中國文化有些認識」（「我略知中國文化」的洋化中文版），今日要講「我對中國文化有些認知」才夠了。「認知」是什麼，淺白地解釋，是對知識理解的過程有自省的 understanding。如讀者覺得英文容易解些，認知就是 self-reflective knowledge of knowledge, knowing you are knowing。很高深，不是，但目前很多人就在扮這個高深。在報章可以隨便讀到，醫學專欄說「認知大頸泡」^三，專欄作家說「張柏芝的兩點認知」^四。不明底細的，還以為此地文明如古希臘，哲學家滿街跑。這個說「認知」，那個說「存在」、「不存在」。

至於那個「讓」字，是北方口語，又往往與禮讓的「讓」混淆，即使在推行白話文的民初年代，文人、文官都不用，應以「使」、「令」、「致」等意義清晰的雅詞代替。

今將孫氏的鬼話改為人話如下：

學習外語的訣要有二：其一是學習動力，其二是語言環境。校外的語言環境不足，則應在校內提供合適的環境，使學生可以多方面接觸英語。

兩句話，已經要花費如此功夫矯正。孫氏其餘的發言，就不必再改了。既已論定，蓋棺可矣。

梁錦松：胡言亂語中英文

在梁錦松仍未榮任財政司司長之前，他出任教育統籌委員會主席，主持回歸之後的第一波教育改革。教育改革落在孫明揚之手，他只是收拾殘局，順便踐踏中文；教育改革，由梁錦松經手。始作俑者的言文舊帳，也要算一算，以示公平論政。

教統會在二〇〇〇年九月啟動「二十一世紀教育藍圖」，發出《終身學習，全人發展——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議》的諮詢文件，〈前言〉不論中英文版本，都是語病深重，在此拈出前後兩段討論。^五

〈前言〉首兩段如此：

學習，可以為個人創造未來；教育，可以為社會開拓明天。

對個人而言，教育可以幫助每個人發展潛能，建構知識及提升個人素質；它賦予每個人掌握前途和開拓未來的能力。

三．陳選豪：〈認知大顎泡〉，家庭醫學專欄，《信報》副刊，二〇〇九年三月二十七日。

四．李怡專欄，《蘋果日報》副刊，二〇〇九年三月二日。

五．感謝讀者何國雄先生來函，提醒我注意梁錦松報告書的英文水平，建議來個「英文解毒」。然則，筆者對照過中文本之後，發現梁的中文也有問題，在此一並討論。該報告書的中英文本，可在教育局網頁查閱。

首段之中，「學習」在中文一般作動詞用，名詞亦可。為了令學習成為名詞，梁文用了逗號來分隔，再用「可以」來連接，令句法有如新詩，可惜並無詩意，該文甚多此種將動詞變為名詞而要生硬插入逗號的句子，令文章的虛詞過多，如上文「可以」用了兩次，都是虛詞。然而，用名詞「知識」，直截了當，豈不更好？「開拓明天」的配詞不合，應作「開拓新天」。首段若要修改，可作：

知識可以創造個人的未來，教育可為社會開拓新天。

或：

個人之未來在於學習，社會的明天在於教育。

次段的文筆，慘不忍睹。已經說了「對個人而言」，何須重複「每個人」？而「每個人」顯然是從everyone而來，中文是「人人」，不是每個人。^六代詞「它」，令文氣斷絕，要盡量避免。「建構知識」來自認知心理學或哲學知識論，是言重了，中、小學的教育，用「學習知識」即可。「前途」及「未來」則是重複意思，一話兩說。若要保留原意，可如此修改：

教育有助啟發潛能，學習知識及提升素質，令人人可以掌握命運，開拓前路。

該報告書的英文標題 *Learning for Life, Learning Through Life: Reform Proposals for the Education System for Hong Kong*. *Learning Through Life* 是指生活教育、社會教育的意思，只是教育改革的小部份，與中文標題的「全人教育」不符。至於英文本的首句：

Learning is the key to one's future, and Education is the gateway to our society's tomorrow. Education enables individuals to develop their potentials, construct knowledge and enhance personal quality. It empowers the individuals.

文章淡然無味，造句用詞有明顯的中式英文（*chinglish*）痕跡，既不流暢，也毫無文采。*Education* 無端大楷，中古英文的名詞可以大楷，但報告書的英文卻非中古英文。向公眾倡導政策的英文，用了 *one's*、*individuals* 而不是用 *our* 及 *us*（或 *our children*），連政治宣傳的 ABC 也不識。*Construct knowledge* 的配詞，故作高深，只有香港的淺薄教育官僚，才會自鳴得意，用一個深詞。其實即使嚴謹如哲學認識論、認知心理學，也是用 *acquire knowledge* 的。回歸之後，官方英文淪落至此，可謂悲哀。英國殖民官雖然撤走，但香港也不是沒有精通英文的華人，不過

六、強調則可，如海子（一九六四—一九八九）〈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的詩句：「從明天起，和每一個親人通信。／告訴他們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閃電告訴我的，／我將告訴每一個人。」

教育當局是「武大郎開店」，能者不取，以致有此等文章獻世。

〈前言〉末段，也有一句：

所以，教統會認為，要真正帶動教育質素的提升，一個較為全面的教育改革是必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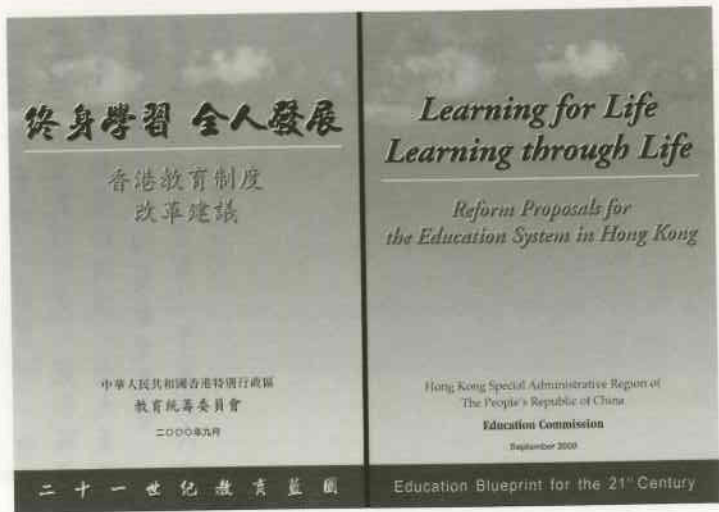
「素質」及「質素」，是今古詞之別，香港一般用今詞「質素」，大陸則用舊詞「素質」，只要行文一致即可。然而，梁氏文章之首，用了「素質」，文章之末又用「質素」了。「帶動……的提升」，是常見的名詞結構，也是共產中文。此句改之不難：

是故，要如實提升教育素質，教育改革務須全面，不可偏廢。

該句的英文是：

Therefore, we are of the belief that, to rais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the reform could not be piece-meal and have to be comprehensive.

Therefore 及 we are of the belief that 都是官僚自以為有權威的英文，實則是低級的、技師式的英文 (lower-class English)。



上流社會的英文 (upper-class English) ． 反而是說 we believe that 的。 主句 (main clause) 之中， and have to be 應為 but has to be ． 然而， not piecemeal 及 comprehensive 是一話兩說， 修飾而已， 不必放在同一句， 應如我上面的中文改正一樣， 另句為之 (……不可偏廢) 。

再者， 由於該句之前， 已論證了教育改革必須從大學收生制度的配合做起， 整體改革必須全面， 這是結論 (conclusion) 而非信念 (belief) ． 應用動詞 conclude 為佳。

全句改寫如下：

(We thus conclude that) To rais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the reform has to be comprehensive. A piecemeal reform would not work. 括號內的子句，襯詞而已，有無都可。

報告書的〈前言〉，短短兩頁，語文問題已如山積，一百五十五頁的内文，更不堪提了。至於書名《終身學習，全人發展》也是用錯詞語，全人是聖人、完人或肢體健全的人，觀其文件內容，講的是全才教育，故書名當改為《終身學習，培育全才》也。由書名、序言到内文，錯漏百出，中國成語「罄竹難書」，此之謂也。

好心分手放開我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六日，香港娛樂圈爆發轟動消息，倪震另覓北方新歡，香港舊愛周慧敏不惜分手。十二月十一日，兩人各自發表分手聲明，公諸於世。山人細看之下，驚訝女的詞彙有董建華look，男的行文有梁錦松feel，官僚中文竟然深入娛樂界，虐殺藝人之文采與性靈，難怪香港創意工業淪落如斯！十二月十八日，兩人忽又宣布冰釋前嫌，破鏡重圓，也在山人意料之內，原因是董建華與梁錦松，本來就是天生一對，歡喜冤家也。

「七·一」大遊行之後，董建華猶不願意辭職之時，不是說過，一走了之容易，留下來更有承擔麼？

天生一對，歡喜冤家

倪震與周慧敏之前也曾離離合合，但高調分手，且對外宣稱是「問責」請辭、「引咎分手」，令人大開眼界。香港政治術語侵染民間之深，無以復加矣。

周慧敏的聲明全文如下：

我沒枉費與倪震轟轟烈烈地愛過

我與倪震識於微時，一起共渡過不能盡算的高低起落，早已磨合了一套我們之間的相處藝術。一個人的問題，兩個人去修正；一個人的挫敗，兩個人去承擔。我倆是一個團隊的，沒分高低，輸贏也是一體。某程度上，周慧敏早已是一位不同面貌的倪震。任誰一方受到傷害，另一方都願抵禦百倍的痛。一起走過將近二十個年頭，絕對不是在一般人的準則下相愛，但外人卻總愛把自己的一套價值觀去評價、批判屬於我倆之間的愛情。

今天我能夠成為自愛，懂得愛人，擁有着無比勇氣與承擔的女人，請不要小看這個精神伴侶在我背後為我付出過的一切努力，包容，寵愛，照顧與扶持。都生活了這麼久，沒有倪震，成就不了今天的周慧敏。所以我敢大膽向各位說一句：「我的伴侶絕對犯得起這個錯誤」，而這句說話，亦只我一人有資格去定論。看到伴侶事後為我做出的承擔，我馬上就原諒了他，又怎會有某些媒體創作出來的痛哭，拍檯，大罵，這般無稽的謊言呢？不到一天，我看到了很多無比荒誕，狠毒，涼薄的炒作與詛咒，妖魔鬼怪都湧進來，愈炒作愈黑暗，置人於死地。

公眾人物談戀愛要承受異於常人理解的壓力，從當年決定和不按常規行事的倪震談戀愛，就知道是一場革命了，亦沒有失望過。香港這片是非地，無風三尺浪，暗箭來自四方八面，行差踏錯一步就如掉進鬥獸場。當中我們需要的信心，包容，付出是一般情侶無法體會的。顯微鏡下看世界，任誰都難合格。我告訴大家，我們不害怕，也不逃避，只

是有點累了。在回復到朋友關係以後，我們要好好享受不用被批判的日子，大家為未來再次裝備出發。我相信身份的改變，疏離不了我們之間微妙的關愛。

最後，我要向每位真正支持愛護我的朋友說：「我沒枉費與倪震轟轟烈烈地愛過，永遠刻骨銘心，此生無憾。而我自己亦都會好好地勇敢活下去，一如過往。」多謝各位。

周慧敏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十一日

戀人磨合，成為團隊

首段，有董建華的「磨合」和「團隊」之詞。當年任命之政治問責高官，各懷鬼胎，貌合神離，又與常任公務員下屬不和，董建華便說多方需要時間磨合，並深信大家都是「一添 (lead)」人，於是磨合與團隊便成了政治潮語。聲明中的「某程度上」，也是官僚廢話。至於「一起共渡過不能盡算的高低起落」，「一起」與「共渡」兩詞重複，「不能盡算」，成語是「多不勝數」，但猶如「罄竹難書」之類的成語，一般是指不吉之事。改作「共渡無數高低起落」即可。

第二段無比剛烈，誠佳作也。但「擁有着無比勇氣與承擔的女

人」一語，仍有洋化及僵化之嫌，略改作「懷抱無比勇氣與承擔的女子」，更顯「烈女」氣質。

理解與想象不同

第三段，「公眾人物談戀愛要承受異於常人理解的壓力」一句，錯用理解一詞，理解有明白及諒解之意，改用「想象」或「可以想象」為妙。「在回復到朋友關係以後」，是洋化句，應作「回復朋友關係之後」。「不用被批判的日子」，是無端言重，「批判」是文化思想之反省，或政治哲學之剖視，康德有絕世巨著《純粹理性之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娛樂界對兩人的指指點點，只是「批評」而已。「大家為未來再次裝備出發」一句，軍事意味濃烈，有共產中文之風，即使改作「整裝出發」亦然。輕描淡寫，「大家重新開始」可矣。「我相信身份的改變，疏離不了我們之間微妙的關愛」一句，「微妙」是似有若無，捉摸不定，與周慧敏信中流露的濃情蜜意不符，應改為「深厚」。

義理分明，娓娓道來

末段的戀愛宣言，「我沒枉費與倪震轟轟烈烈地愛過」，有洋化過甚、半通不通之感，英文是 I haven't wasted my heart-felt love with him 之類，中文有詞語「不枉」可用。義理分明，娓娓

道來就是。寫公開信要氣定神閑，不必將心意糾結一團，妨礙表白。接續後面一句，可改為：「我不枉與倪震有這段轟轟烈烈的愛情，刻骨銘心，此生無憾。」原文「永遠刻骨銘心」，「永遠」與「刻骨銘心」是重複其詞，「永遠」可以刪去。

總體而言，周慧敏的公開信感人至深，閱者落淚，雖然偶有洋化句子及政治潮語，但瑕不掩瑜，略事修飾，便是佳構，毋須通篇改寫。

結構性的中年危機？

相對與周慧敏的自我肯定，倪震信中流露的悔咎與自責的意味重些。全文如下：

人頭落地了，希望事情可以告一段落

最近滿城風雨，矛頭都是我作為一個男朋友怎樣失敗。我多謝大家的意見和抨擊，事發後也承諾過深切反省和負責。想了一星期，我再為我的錯誤向慧敏道歉，也多謝她再一次肯包容我的過失。但感情由個人的事，變成了所有人的事，性質已起了改變。雨過天青不難，但可以保證暴風雨不再來嗎？我問了自己這個問題很久，意識到我這次的錯誤並非如一些損友說是技術上不小心，而是結構上出現了明顯的中年危機。我會正視問題，完善自我，不排除尋求專業輔助。在有信心改善之

前，我明白到我在大家的心目中，不再是個稱職的男朋友，更不配做慧敏的男朋友。為了令公眾安心，為了顯示我的後悔和承擔，我決定引咎分手，和慧敏結束情侶關係，做回知心的朋友。這無疑是極大的損失，但我相信傳媒界，和慧敏的Fans，都會歡迎我這個痛苦的決定。我不是個稱職的男朋友，但做個稱職的好朋友，我很有信心。

我和慧敏相識近二十年，一向互相支持和了解。今日因我的不檢點分手，也不會影響我們繼續來往，處理合作的日常事務，和照顧愛貓。我做錯事，認了錯，向慧敏交待了，也得到慧敏的原諒。基於問責分手，已是極刑。以前種種，我和慧敏不會再作回應。以後種種，請大家尊重我和慧敏只是朋友的關係，不要再訂出情侶的標準。假如我們的關係再有變化，我們一定第一時間通知傳媒，令大家可以再行監督。

我已搬離跑馬地寓所，再一次多謝慧敏多年來的包容，和傳媒多年來的鞭撻。人頭落地了，退一步海闊天空，希望事情可以告一段落。

倪震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十一日

一開始就失敗

首段，第一句「矛頭都是我作為一個男朋友怎樣失敗」，洋化句子夾雜港式口語，令人費解，保留口語，可改為「都是指責我做人家的男朋友真的做得很失敗」。「結構上出現了明顯的中年危機」一

句，頗堪玩味，真有當年梁錦松認為香港的公共財政出現結構性危機而要緊縮開支以求平衡預算之感。用尋常的說話，不過是「心理上出現中年危機」而已。心理是容易理解的，理解結構問題，卻要用上哲學了。「不排除尋求專業輔助」，是典型的香港官腔，「輔助」也用錯了詞語，應是「輔導」。「恐怕要尋求心理輔導」而已。

「歡迎我這個痛苦的決定」，是明顯的洋化中文。中文詞彙受到 welcome 歡迎的鎖定，而忘記了樂見、欣悉、喜聞等，可改為「樂見我這個痛苦的決定」。

第二段，「今日因我的不檢點分手」，漏了一個「而」字，應是「今日因我的不檢點而分手」。「向慧敏交待了」一句，「交待」也是用錯了，應是「交代」。交待是接待的意思，解釋、說明，應是「交待」。

官僚上身，還是嘲弄傳媒？

倪震不知是否官僚上身，「向周慧敏交待」、「引咎分手」、「問責分手」、「再訂出情侶的標準」、「令大家可以再行監督」，都是無聊官腔。設想是傳媒逼迫過甚，有如追擊失職的港府官員，他心有不悅，而用官腔回敬人家吧？最後一句「人

頭落地」，是二〇〇三年三月九日傳媒追擊梁錦松在宣佈加首次汽車登記稅之前「偷步買車」而梁最終被迫辭職的新聞潮語。「退一步海闊天空」一句，也是二〇〇三年七月十六日梁錦松引咎辭職之後，傳媒廣泛採用的評語。

末段「再一次多謝慧敏多年來的包容，和傳媒多年來的鞭撻」。由於是多謝，而且前句是褒義詞「包容」，後句的「鞭撻」明顯是錯用詞語了，褒義詞應是「鞭策」也。

兒女私情，非關公事。然而既然兩人發的都是公開信件，模仿倪震的洋化官腔，此事對公眾的語文水平已經構成負面影響。損害已經造成，基於學者問責，我只好不排除向公眾提供語文輔導了。

死人通告，迫不及待

荒山野嶺，幽冥地帶，也受到不良中文的滋擾而不得安寧。《蘋果日報》報道，大埔三門仔的山頭，建了不少非法墳墓，當局於是豎立告示，警告違法者必須盡早移走，否則政府將予清理。一報道開首，雖有文采，也欠通順：「香港地少人多，在生者找屋難，壽終者找個安魂之所也難，因而衍生非法亂葬的問題。」

報道之中，「壽終者」過於忌諱及武斷，高壽者謂之壽終，夭折、橫死或暴死則不能說是壽終。若要避忌說死者，說「逝者」或「先人」即可。依照中文對句之法，此段大可改為：「香港地少人多，生者難安居，逝者難安葬，於是生人有非法寮屋，先人有非法墓葬。」報道續說，過去三年，食物環境衛生署共收到二十六宗非法殮葬之投訴。二〇〇八年，大埔地政處已在三門仔山頭移走兩個私建墳墓。現時香港新界區共有五百一十一個認可殮葬區，由地政總署管轄，新界原居民殮葬先人，必須向該區的民政事務專員申請簽發殮葬許可證，方可將先人葬於認可殮葬區內，否則即屬非法殮葬。

墳場通告讀死人

比報道更累贅的，是政府在山頭豎立的警告牌。全文如此：

政府土地公告

現公布此乃位於憲報 公布的墳場或許可墓地範圍以外的政府土地，任何人如未經申請，在此範圍內進行任何形式的非法殯葬，即屬違法。根據《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第一三七章），所有在憲報公布的墳場或許可墓地以外的非法殯葬，政府均有權移走，而不作另行通知。

大埔地政處示

此公告應改為：

政府土地公告

此乃位於憲報公布的墳場或許可墓地範圍以外之政府土地，任何人未經批准，在此範圍內進行任何形式之墓葬，即屬違法。根據《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第一三七章），所有在憲報公布的墳場或許可墓地以外之墓葬，政府有權不作通知，即行移走。此布（或：特此公告）。

大埔地政處示

此告示當然是寫給生人看的，可惜政府當生人是死人，甚至至是死蟹。細閱政府言文，顯示出來的高傲、橫蠻及自以為是的態度，簡直是令人驚訝。寫出此等言文的政府官員，可謂視民

一、（大埔三門仔變亂葬崗，兩私建墳墓被移走），《蘋果日報》二〇〇九年，二月十三日。

如賊，目空一切。文中，反覆強調「非法殯葬」的行為，然而，「在此範圍內進行的殯葬」是自然事實，非法是法律判斷，在未判斷犯法與否之前，不能馬上說是非法，只能說是「在憲報公布的墳場或許可墓地範圍以外的政府土地上的殯葬」而已。即是說，某官員應該先看見墓葬，然後再判斷是否非法墓葬，不能一看見墳墓，就說是否非法墓葬的。

以前的政府公告，都會說「在此範圍內……之行為，根據某某法例，即屬非法」，絕不會說是「在此範圍內……之非法行為，根據某某法例，即屬非法」。這在邏輯上是恒真句（tautology），即是循環論證——你做了犯法行為因此你犯法，法律推論是不可使用恒真句的，應該先描述你的行為如何，依照某法例是犯法的。試問，在行使法例考問之前，「非法」殯葬的概念何來，難道是市民的行為必須假定就是天生非法，坐待官僚來執法的麼？這個膽怯又傲慢的政府，為了肯定自己的合法性，可謂到了瘋癲的地步。

以句法而言，「現公布」及「此乃」兩個都是主要的動詞（main verb），不能混做一句，可以留待最後才說「此布」、「特此公布」、「特此周知」之類。用文字公佈事情，從容大度，何須如此「猴急」，要兩句併作一句說？官員要擺官威，預知市民犯法，卻在言詞上露出一副猴相。半調子官威，未夠格也。

以造詞而言，「殯葬」是近年香港官僚的武斷造詞，如「散養」雞禽（英文版本是keep chickens）、「管有」色情物品（英文版本是簡單的own）、「信納」證供（英文版本是accept satisfactorily或approve）、「申領」牌照（英文是apply）之類，幸好殯葬的詞義也容易理解。然而，何不用殯葬、墓葬之類的日常用字？「殯」是經過某種隆重禮儀的殯葬，假若草草殯葬，就不是殯葬了。官員以為用了一個雅詞「殯」，反而令致適應範圍不大，真可謂自作聰明，自找麻煩。

此外，「任何人如未經申請」句中，「如」字是多餘的；「未經申請」之言，明顯是顧慮不周，應該是「未經批准」。否則申請而被政府駁回的，也是經過申請啊！

「經濟機遇辦事處」的人治及集權

一方面迫不及待說市民非法，另一次迫不及待領功。二〇〇九年二月二十六日，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公佈財政預算案。當中，宣佈在發展局之內增設「經濟機遇辦事處」，協助曾蔭權的得力助手林鄭月娥為香港招商引資。該辦事處彷彿要取代部份投資署的功能。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八日，曾特首於第二次經濟機遇委員會後主動向記者透露，「發展局局長計劃成立一個專設單位，向私人機構提供查詢及協調服務，以促進更多私人投資，既可提供

更多商機，亦可增加就業。」三日之後，十二月十一日，林鄭就在立法會動議辯論「推動基建發展」時，呼應特首說：「行政長官提到在發展局內嘗試成立一個比較一站式的專設小組，……以提供一站式的諮詢和協調服務，為私人建築項目擔當facilitator，即『促成者』的角色。當然，扮演這個角色我要承擔很大的風險，因為這很容易為視為『官商勾結』，但在今日的環境官員都應該有這種『特事特辦』和毋須太過畏懼的精神。」此中，有兩大訊息：一、發展局將會為地產發展商提供一站式服務；二、林鄭將會扮演「促成者」，已經預計會被人批評「官商勾結」。

曾俊華在財政預算案的第八十三段〈促進私營發展〉指出：「在過去十年，公營部門只佔總體工程完成量約百分之三十至五十。因此，政府斥資的基建決不能支撐建造業全部的經濟活動和就業機會。」為更有效協調牽涉多個政府部門的發展項目，我們會盡快在發展局成立一個『發展機遇辦事處』，為有利香港發展的項目提供有效的平台，讓相關的政策局和部門可聯合研究建議項目帶來的效益和提供經協調的查詢服務。」¹¹

此段之英文本為：

Promoting Private Development Projects ... To better co-ordinate development projects involving policies handled by differe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we will

soon set up a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Office under the Development Bureau to provide an effective platform where bureaux and departments can jointly assess the benefits brought by proposed projects and provide co-ordinated enquiry services.

此段文字，不論中文英文，都是累贅不堪，先且擱下文字不談。此段的大意是說發展機遇辦事處將負責協調「多個政府部門」和「相關的政策局」，應付私營領域提交的建設項目。第一類協調若只涉發展局轄下的部門，問題不大，即使跨過其他政策局，勉強還算說得過去，但第二類協調卻有橫向統籌多個政策局的權力，須知道，負責協調各個政策局，一直都是以政務司司長為首的政策委員會之工作。政策委員會的始作俑者是曾蔭權，他在〇二年九月二日已作公開解釋其功能。如今發機辦似是具備政委會的「功能」，也難怪政壇有人說，林鄭月娥乃是有實無名的政務司司長，有架空政務司司長唐英年之虞。^三港府在曾蔭權上台之後，日漸走向人治，制度的內在理性及制衡已經失去。再者，曾蔭權相繼設立文物保育辦公室（發展局）、創意工業辦公

二、粗體及斜體的印刷效果，為本書加註，原文本無。此段省去之上下文：「在過去十年，公營部門只佔總體工程完成量約百分之三十至五十。因此，政府斥資的基建決不能支撐建造業全部的經濟活動和就業機會。……我想強調，這個機制不會取代現行的法定程序、公眾諮詢和監管。為了讓私人發展項目能在最早階段吸納公眾意見，我們會重組現有的土地及建設諮詢委員會，並在各業界團體提名委員的基礎上，引入其他社會人士，為辦事處的工作出謀獻策。」省略號代表本文正文內審視的文句。

三、參閱余錦賢，〈預算案的最大「驚喜」〉，二〇〇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室（經濟及商務局）及經濟機遇辦事處（發展局），這些屬於執行的小官署，其實應該授權予法定組織或委員會的，如藝術發展局、貿易發展局等，不宜由政府的政策局直接管轄。這是港府在制度上走向集權的趨勢。

未曾做事已領功

預算案這段文字，一點不像中文，不像正常人的語言，「協調牽涉」、「研究建議」的兩句，都有兩個動詞連用，一眼看去，試問哪個才是主動詞？真令人費解。此段行文累贅，不在話下，最令人氣憤的，是政府將仍未做的工作，當作已經做了，於是偷偷摸摸，變為形容詞，放在名詞之前，生硬堆砌在句子之內，令句子冗長不堪。「有效協調」，既未協調，竟稱有效？提供「有效的」平台，平台仍未提供，怎知有效？帶來的「效益」，也是自我預告（self-prophesizing）。「有利」香港的項目，未見其人，何以見其利？至於「經協調的」，仍未協調，怎可說是經過協調？

該處只是為私人發展商提供一站式的統籌辦事及協調諮詢的服務而已，在管理學上，是為政府提供更有效率（more efficient）的服務，至於是否屬於有效的服務（effective），則必須以成效（result）來衡量。故此，預算案中用了「有效」一詞，

是事先肯定政府為商界提供的服務是有效的。以此觀之，整句顯示政府的思維錯誤得頗為徹底，頗為一致。首尾如一，毫不掩飾，由頭錯到落腳，可喜可賀也！

未曾做事，已然領功，自我吹噓，惟恐有失。港府的高傲與自大，統統書寫在政府文件上面，公諸天下，昭然若揭，用大陸文人的「潮語」說，是「牢牢地釘上了恥辱柱」了。本文之首，已說明政府要執法施威之時，便迫不及待，事先聲名市民的行為非法，在此，政府仍未提供服務，已經說自己有效、帶來效益及經過協調了。

最後，念我當日曾經在政府總部走動五年，與曾俊華有數面之緣，姑且承擔舊同僚的義務，改正上面的混話。連帶「為……提供平台」、「讓……可」等共產中文一並鏟除，保留官方原意，可略作修正如下：

為協調該等牽涉多個政府部門的發展項目，政府會盡快在發展局成立一個『發展機遇辦事處』，統籌相關的政策局及部門，聯合研究私人發展商提交的建議項目，並一體應對外界的查詢，務使政府的服務更有效率。

勉強依照政府原意，改正行文之後，只是將混話、鬼話變為人話而已，距離合理有度的執政，不止十萬八千里也。

請特首向中文問責

官階愈高，廢話愈多，特別是在香港的政治經濟環境之下，高官如非刻苦自勵，披荊斬棘，恐怕難有作為，但講少些混話、廢話，不再污染中文，協助香港社會的語文保育，要求並不算苛刻吧？

二〇〇八年年中的「副局、政助」醜聞，打擊特首曾蔭權威信至重。然而，曾氏親疏有別，實是咎由自取。即使其於二〇〇八年六月二十六日在立法會游說議員支持開設副局長及政治助理職位之演說，也是通篇胡言，故作高深，讀來面目可憎。

發言冗長，僅摘錄首尾如下（全文可在政府網頁閱讀）：

行政長官就進一步發展政治委任制度向立法會發言

以下為行政長官曾蔭權今日（二〇〇八年六月二十六日）在立法會會議上，就進一步發展政治委任制度的發言全文：

主席女士：

今日我在短時間通知下來到立法會，是本着一個信念，就是希望通過我就這個具爭議性議題的發言，向立法會和公眾作出全面交代。

我發言會說明擴大問責制的構想及設計，在隨後有關引用權力及特權法動議辯論中，政務司司長、律政司司長、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及教育局局長均會發言，就政治任命制度、基本法原則、遴選程序、招聘過程作出清楚說明，釋除市民對擴大問責制可能產生的誤會。而今日，我相信行政與立法亦不應再繼續內耗，反要同心協力，集中精神做好民生實事。

對於擴大問責制引發持續的政治爭拗，的而且確，我起初是感到有些惋惜；也感到失望。但回心一想，在特區政制發展的過程中，這是一場不能迴避；也不應迴避的爭議，因為只有經過民意的理性爭論，大家深入思考，問責制才可不斷修正，整個制度走向成熟，從而建立廣泛的社會認受基礎。

○五年十月十二日我在立法會上發表我第一份名為「強政勵治，福為民開」的施政報告。當時我認為官員問責制實行已有三年，證明有利香港有效管治。市民大體上已認同問責制，並期望它進一步鞏固完善。

○七年二月二日，我發表行政長官選舉競選綱領，指出政制發展走向民主化必須有相應的配套改革，擴大政治任命，令更多官員肩負不斷擴張的政治工作是大勢所趨，我向市民承諾在任期內會實現擴大問責任命的建議。……

主席女士，我明白有市民對今次處理委任副局長及政治助理的安排感到失望，但我四十多年來的公務歷練，做事只有一個目標，就是「要做好呢份工，對得住香港人」。做到這點，除了「擇善固執」之餘，亦要「從善如流」，對於香港的核心價值，要堅守，對於各方的意見和批評，要多聽，多思考。當中的平衡，是對從政者最大的考驗，我相信也是問責制的精神所在。

主席女士，相信可能會有個別議員希望在我發言後提出跟進問題，

各位不用着急，今天參與辯論的主要官員會對你們的問題一一作答。我亦已答應在七月十六日到立法會回應議員的提問，若屆時議員還有相關具體問題，我也樂意再回答各位。

多謝主席。

為方便評論，筆者將上述發言值得議論的部份，用粗體字標示。本章只是分析講詞用字的大略，其餘洋化句、虛詞結構、主語不清、錯用標點、冗詞衍字等典型病毒，讀者閱畢《中文解毒》之後，定可應付自如，隨意一看，即可「掃描」病毒，修正文字，毋庸我一再贅言矣。

「就」是要市民

港府近年的中文，虛詞「就」字，用來對譯英文的。與 *adverb*，用法之濫，近乎 *too*。發言題目「就進一步發展政治委任制度向立法會發言」及特首的第一句話「通過我就這個具爭議性議題的發言」都用了「就」字。中文的「就」，可用解作「即將」、「成事」或「在」。成語往往保存漢字的古義，例如成語「行將就木」，就是快要死了，「聞到棺材香」了；名成利就、東成西就，就是有名又有利，處處逢春；近代口語「就此打住」或「就是」等日常用語，是「就」的虛詞意思，在、關於、即是之意。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港府用「就」來翻譯英文的虛詞（介詞）*on*，於是原本用於短詞的「就」字，變為一個冗長的虛詞結構：

例如「就……發言」，讀來猶如德文的虛詞子句，死唔斷氣。至於「進一步發展委任制度」的洋化詞，中文是「擴大委任制度」而已^二。政府當初將此政治改革措施定名為「進一步發展委任制度」，而不是「擴大問責委任制度」，既是故佈語言迷障，也是想偷換語義，將「（高官）問責制」竄改為「（特首）委任制」^三。

故此，題目可改為「行政長官向立法會申述擴大委任制度」，「就」字的虛詞，應該變為強動詞（dynamic verb）「闡釋」或「解釋」，如果用「申述」，則可用省略「發言」的尾巴詞。「通過我就這個具爭議性議題的發言」之中，「通過」與「就」的兩個虛詞連用，不知「通過」是through（憑藉我的發言）還是pass（請通過我的發言），改為「解釋此爭議」或「回應此爭議」即可。由此可見，中文之靈活多變，神氣充盈。港府喜歡用「就」字，就是要避免使用意義明確的動詞，設立思想障礙（mental blockade），阻撓公眾參與討論。

發言首句，「我在短時間通知下來到立法會」，是英文的

一、粵語粗話「鸚鵡」的近年委婉詞，近似北方粗話的蠢鳥、笨鳥、鳥，屎的委婉寫法。

二、關於洋化詞「進一步」的分析，請見本書〈中文好夠照〉一章。

三、政府偷換語義之過程，請參閱《中文解毒》之中，〈問責〉及〈救災〉兩章。

short notice的對譯，「即時決定」、「臨時決定」而已。其實，政府首長時刻以民為念，全日就緒，根本毋須刻意強調是臨時決定上立法會的。至於「本着一個信念，就是希望通過我就這個具爭議性議題的發言，向立法會和公眾作出全面交代」，則聽來十分〇〇，本着一個信念，是要做一些偉大的事情的，不是虛泛的「發言」與「交代」。

特首發言第一段，可改為：

今日本人即時安排議程，向立法會發言，是要解釋這個爭議，向議會及民眾交代原委（或事理）。

條理分明，語氣順暢。香港有普選行政長官及普選立法會（雙普選）的時候，香港民眾都懂得保育中文的時候，就會有這種發言風格。

將熟悉的概念「陌生化」

第二段，「就政治任命制度、基本法原則、遴選程序、招聘過程作出清楚說明，釋除市民對擴大問責制可能產生的誤會」，也是用「就」來成就冗長的虛詞子句，霧靄重重，令人望而生厭，這是官僚中文的特定效果了。「作出清楚說明」是將民眾日常使用的語詞解

釋、細說、申述、申明、闡述等陌生化 (estrangle)，變為官僚的專門技術用語。「釋除市民對擴大問責制可能產生的誤會」，是「釋出毒氣」(科學用語)、「釋出善意」(偽科學詞)的升級版，變為「釋除……對……的誤會」的宏大結構。即使用英文來思考，誤會 (misunderstanding) 的適當配搭 (collocation) 是化解 (resolve)，化解誤會，不是釋除 (remove)。況且，政府是絕不能文過飾非，推諉責任，說市民「誤會」自己的；市民誤會政府，其責也在政府，當初推行過急、解釋不清也。

整體理解，化而解之，此句可改寫為：「申述政治任命制度、基本法原則、遴選程序、招聘過程之種種問題，化解市民對擴大問責制之疑慮。」

第三段，「建立廣泛的社會認受基礎」一語，可謂無聊。廣泛的社會認受基礎，不就是「共識」麼？中文的社會科學界，翻譯 consensus 為「共識」，音義俱全，妙到毫巔，日本學界也只能用片假名 (kon-sensu) 來音譯此詞而已。將香港社會廣泛認受的、昔日的社會科學新詞「共識」重新陌生化，寫為「廣泛的社會認受基礎」，是特首的政治化妝師 (spin doctors) 終日在辦公室鑽研的奇技。

糊裏糊塗，自我詆譏

第四段，「進一步鞏固完善」，既將「完善」的完美狀態改為可用比較的狀態，也將鞏固的強動詞用進一步的虛詞來弱化。致令此語，既不完善，又不鞏固，一味「弱雞」。用尋常語言來說，「進而鞏固」而已。「令更多官員肩負不斷擴張的政治工作」，天可憐見，這次是特首糊裏糊塗，自我詆譏了。「不斷擴張的政治工作」(ever expanding political work)，言下之意，是說政治工作多麼厭惡，還在不斷擴張哩。正話正說，是擴大問責制之後，多了副局長和政治助理，可以「令更多官員分擔不斷增加的政治任務」。官僚即使心術不正，但文術不精，有時也會誤打誤撞，自掌嘴巴的。筆者昔日在民政局出任局長幕僚，不時就要修正屬下政務官草擬的局長演講詞，避免局長無端自責，公然出醜。

輕描淡寫，推諉責任

末二的一段，「我明白有市民對今次處理委任副局長及政治助理的安排感到失望」，是將市民不滿特首委任親信為「家丁」的憤怒及抨擊，淡化為「對……的安排感到失望」。為政者要直接面對市民的指責，寧可抬舉民意，也不可抹煞民意，群情洶湧，竟也用言詞輕描淡寫，此所謂「乞人憎」也。如要分清民意之輕重，避免過份自責，也可如此委婉：「我看到民怨所在，理解到有市民認為不應委任副局長及政治助理，也有市民不滿政府的委任制度安排失當。」

一段說話，五癆七傷。既是理論有失，連標點也錯得離譜：

「做到這點，除了『擇善固執』之餘，亦要『從善如流』，對於香港的核心價值，要堅守，對於各方的意見和批評，要多聽，多思考。當中的平衡，是對從政者最大的考驗，我相信也是問責制的精神所在。」

擇善固執與從善如流，都是日用成語，不必加上引號（quotation），加上引號是討論語言問題，或是刻意改動意義，如用作諷刺、諧趣等。特首這裏是正經八百，既非論學，亦非解嘲，故此不須加上引號。擇善固執，是固守香港的核心價值；從善如流，是順從各方市民的善言、建言。市民的發言，如果是善的，就符合香港的核心價值了，何須又平衡、又考驗？這是自造的矛盾衝突，用中共官場的套話，就是「給自己出難題」了。

更何況，問責制度的精神，是要解除常任公務員的束縛和顧慮，用合約特聘的方式令高官可以破格行事，必要時引咎辭職，不會動搖文官體制而已，根本不是要詮釋香港核心價值，固執其善，並且聆聽民意，採納建言。前者是政府首長或政治哲學家的責任，後者是常任政務官既有的工作。

修正其思想，並略施權術，此句可改寫如下：

「能做到不失職守，又順應民意，從善如流，是從政者一大考驗。」

擴大問責制度，委任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目的就是引入更多的才俊之士，在政務之中得到歷練，壯大服務市民的團隊。」

核心價值之類的政治哲學問題，香港至今並無共識，此刻不宜宣之於政，更不宜以之概括政治游說之詞。港人得特首如此，可謂悲矣！

按：本文蒙網誌「蔚藍的天空」〈政府騎呢中文（三）〉：曾蔭權的垃圾「講話」〉一文啟發，二〇〇八年六月二十九日。網誌分析特首開頭四段的發言，所言甚善，讀者參考對照，必有得益。

錯引《孟子》，葉劉自傷

往昔文人出仕，自是熟讀經史，案頭也有明人黃淮、揚士奇編《歷代名臣奏議》，自商代至元朝，奏疏凡八千餘篇，分六十四門類，上朝議政，引例旁通，皆有所本。可惜中國自共黨執政之後，文脈中斷，香港更是夾於中西文化之間，英國撤退之後，議會改用中文議事，洋化中文、亂用典故之事，屢見不鮮。愚而自用之官，出醜最多，如葉劉淑儀便曾說希特拉也是德國民主選出來的暴君，此事貽笑天下，歷久嘗新。然而其錯引《孟子》之舊事，則少為人知矣。

二〇〇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港府在立法會動議保留「公安法」，提案循例以過半數通過。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奉命捍衛公安法，在立法會受到多方抨擊，視之為「偏激」、「出位」、「非理性」、「霸道」之類。報載，答辯職工盟李卓人和民主黨張文光指責她帶頭點火、抹黑他人時，葉氏手持《孟子譯註》，引《公孫丑》篇解釋如何識別言詞的「知言」章，暗指有些議員言論偏差、過份、失道和躲閃，危國害政。葉氏引孟子說，即使聖人再現，也會認同這個看法，是非自有公論，最終歷史會有評價云云。

在朝與在野

香港何幸，當朝高官，多是溫文爾雅，出口成章。葉劉淑儀在新加坡徵引喬治·奧維爾《動物農莊》，譏諷香港傳媒「比別人更平等」；接受《信報》訪問（載十二月十八日），更引《書經·洪範》，言為政者須「有猷」（有謀略）、「有為」（有所作為）、「有守」（有所堅持）。《尚書洪範》，言治國方略九種（「九籌」），「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明太祖朱元璋推崇備至，命儒臣書《洪範》，揭於御座之右，並自為註。特區高官有此胸懷，中國文化復興有望焉！

葉氏引《孟子》自況，痛斥議士，一座皆驚。然而，為政宜樸實無華，言多必失，引用孟子「知言」一章，是「引喻失義」了。首先，孟子崇王道、黜霸功，言「民為貴，君為輕」，肯定革命的道德基礎（如贊同武王討伐商紂），「見大人則藐之」，是儒家在野的抗議一宗。朱元璋一日讀《孟子》，讀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等言，大怒曰：「使此老在今日，寧得免（免死）耶？」怒得要焚其書、拆其廟（後經文臣勸止），下令劉三吾修《孟子節文》，將《孟子》八十五條大逆不道言論刪去，只餘一百七十條，所刪內容「課士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明史·錢唐傳》、《鮎埼亭集》卷三十五、

《孟子節文題辭》。

葉氏身為港府重臣而引《孟子》，是不明微言大義，自失其位；引「公孫丑」，論「知言」而不論「不動心」或「養氣」，是得其偏而失其正。至於手持今本《孟子譯註》於議會放言，而不取明本《四書集注》或清本《孟子正義》，則是「眼高手低」，見笑方家矣。

知言與養氣

在朝者，若要顯露學問，《五經》、《史》、《漢》之外，《論語》也可引用。議會當日，斥責討好選民的議員合用的篇章，可用第一章「學而」：『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語譯：說討人喜歡的話，裝作諂媚的臉容，這種人是很少有仁心的！）今日平等世界，不苛求在朝在野之分，引《孟子·公孫丑》也無不可，但以葉氏自認為被民主派議員圍攻的困境，應引該章講「不動心」的一段，說自己堅守《公安法》，不怕人家責難：「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語譯：自我反省，道理是直的，雖面對千萬人我也要向前走！）

從不動心的境界，孟子講到「養氣」與「知言」的修練。養氣是「養吾浩然之氣」，這是養其正；知言，是識別偏失之言，免受蒙蔽，這是去其偏。該章以養氣先行，知言後行，偏、正自

分。葉氏只講知言，不講養氣，這是得其偏而失其正了。再者，立法會的議員即使言論偏失，但也代表某選區或者界別的民意，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萬章》引《尚書·泰誓》），為官者應集思廣益，不應因其偏而廢其言。最後，言詞與容貌一樣，都是不可靠的。《論語·先進》說：「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語譯：言論篤實的人被人稱許，不曉得他是真君子呢？還只是外貌莊重，假裝篤實呢？）孔子只是謹慎地說：「巧言令色，鮮矣仁！」，猶不敢肯定。孔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論語·衛靈公》）。連中共也曉得「聽其言而觀其行」（《論語·公冶長》），葉氏怎能說民主派的言詞都是偏失的呢？

若真要論「知言」的修練，就要對自己或他人所發之言語，同等鑒別，有否諛辭、淫辭、邪辭、遁辭，不能只是責人而不責己。至於葉氏說市民自有說法，歷史自有公論之類，也是無聊，因為即使輿論抨擊，政府也說是傳媒謾罵；至於歷史，連中學都要廢除國史教學了，談什麼歷史評價？過去士人可以談歷史正義，以為中國有獨立的史家直筆；今日中國史家傳統已亡，公安惡法又是違背世界歷史潮流之物，還好意思請歷史來評說麼？

護「公安法」，當引何典？

平心而論，臨時立法會還原的公安惡法，要提前七日申請待批，比起三日前通知的原先做法，顯是較嚴。雖說示威遊行要提前申請的做法，西方國家也有，但那些是民主憲政的國家，香港不能同日而語。問題的核心不在公安法，而在港府的警權依然很大，多種殖民地緊急法例還在，公安條例又算個老幾？其實當年臨立會根本不須還原惡法，只要從嚴執行「寬法」，也達到維持社會秩序的成效，這比起從寬執行「惡法」強多了！因此，適合徵引的典籍是《莊子·齊物論》的「朝三暮四」寓言。養猴子的老漢對猴子說：「朝三暮四。」早上給三升糧食，晚上給四升，猴子不高興。老漢改口說：「朝四暮三！」猴子就高興了，以為得到甜頭。其實猴子的伙食根本沒改善，都是一日七升，不多不少。

目前的公安法也一樣，改了門面上好看一點，但警權控制仍在。保安局局長若是為了息爭，應把道理擺明，說法例即使改寬了也會從嚴執行，如現在立法嚴謹、執行從寬的效果一樣，平心直說，不必誣蔑民意代表，傷了和氣。政府在立法會動議保留公安法，這是先發制人，在保皇黨和分組投票制度的翼護之下，勝券在握；所謂勝之不武，葉氏只是奉命行事的「循吏」，本應謙厚忍耐，留有餘地，何須反唇相譏，乘勝追擊，自貶為酷吏？

若他年政府要修改公安法，葉氏豈非自絕門路？為官之道，貴乎立場中正，此不可不知也。

編撰《朝議徵引備要》？

鑒於高官徵引典籍成風，葉氏兩度閃失，恐怕官家未有《徵引典籍指引》之設，長此以往，難免損害香港的文化大都會形象。舊有的《蒙求》、《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幼學瓊林》、《東萊博議》等，未必可以應對時事，書市又沒有現編的《朝議徵引備要》之類，官員日理萬機，難以兼顧舊文，謹建議政府效法舊王朝，設立翰林院，養士備用。如要資源增值，則可在聘請問責副局長及政治助理時，註明必須適時協助高官徵引典籍，此等人為官之後，即使無事可為，也能終日捧讀經史，耳濡目染之下，官府文風大盛，香港之文治可期矣。

附錄

保安局局長引文：

《孟子·公孫丑·上》：「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語譯：「不全面的言詞，讓人知道其片面的所在；過份的言詞，讓人知道其失足的所在；不合正道的言詞，讓人知道它與正道分歧的所在；躲閃之言詞，讓人知道其理屈的所在。這四種言詞，從思想中產生出來，必然會在政治上帶來危害，如果體現於政治措施，必然會危害國家及各種具體的工作。如果聖人再出現，一定會承認我的話是對的。」

《信報》二〇〇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刊登後增補改寫。

明林樹遠、水育心論

其先師林樹遠先生之遺著也。其書曰「水育心論」(一八六八)一書。其書中論述教育之原理。古山則其書之大旨。自此開拓。其書中論述教育之原理。古山則其書之大旨。自此開拓。其書中論述教育之原理。古山則其書之大旨。自此開拓。

其先師林樹遠先生之遺著也。其書曰「水育心論」(一八六八)一書。其書中論述教育之原理。古山則其書之大旨。自此開拓。其書中論述教育之原理。古山則其書之大旨。自此開拓。

村山實風六文、學子中文章法

椰林樹影，水清沙細

一群香港幼稚園小孩在講「我最喜歡的地方」。小孩舉出的夢想之地，都是曾經去過的，有日本、加拿大、泰國、澳洲等，都是要坐飛機去的。在消費掛帥的年代，自述最喜歡的地方，不經意之間也成了自我炫耀與攀比富貴。麥兜舉例的是銀城中心（虛構之名），說那邊有歡樂天地、美食廣場，海南雞飯很大碟，至於媽媽帶他去的女人街，也有吉蒂貓的產品，卻是冒牌貨。然而，最後他說出自己的夢想之地：馬爾代夫，那是他的單親媽媽難以負擔的旅遊地了。他念出馬爾代夫的旅行社廣告詞時，朗朗上口，斐然成章，同學聽得入迷。

小豬麥兜即使發了高燒，也是喃喃自語：「馬爾代夫，嗰度藍天白雲，椰林樹影，水清沙幼」，係座落於印度洋嘅世外桃源……」麥太讚賞他：「真係估唔到你都有啲有文采嘍，講得幾好聽吖！」他以嘉言美詞取悅母親，央求母親帶他去旅行，結果貧窮的母親想到坐纜車仰望上山，與坐飛機差不多，便帶備旅行用品，領他到太平山頂坐纜車，在車上食自家準備的飛機餐，沿途貼上香港國際機場和馬爾代夫的標誌，兩人與外國遊客一道，在草地和水池玩樂，在山頂餐館食大餐，自我陶醉，自得其樂。這是《麥兜故事》系列之《馬爾代夫一日遊》（一九九八），看

得人笑中帶淚。

四字詞，兩件事

麥兜的文采很簡單，就是活用四字成語。椰林、樹影，水清、沙幼，藍天、白雲都是對仗的兩字，合成四字詞。前面是散文句子鋪排事相，類似駢文的四字詞是遞進情理，最後是以散文句子收結事相，屬於慣見的中文章法。以遊記的章法而言，自從鄺道元《水經注》開其風氣，往後文人遊記，也是如此辭章。世外桃源也是暗藏的四字詞，文章或講話用了這種組織佈局，雖然有點俗套，卻是通暢明白。講的是一般的事，就用一般的章法。中文公函也是講一般的事，因此我在全書也只是介紹這個一般的文字佈局。先掌握這個佈局，將來再破格不遲。

中文可以用一字表一事，如粵語的「得—」（類似Okay）、「掂—」（類似Fine），如北方話的「行—」，如古人口語的「諾—」（類似Agreed）或「善—」（類似Wonderful）。二字詞也可以。然而，用四字詞來表達意思的更加常見。

「（我）愛你！」中文兩個字已經可以講到一件事，三個

一 幼乃年少、未長成之意，惟粵語「幼細」連稱，遂有幼沙之俗說，今引文從俗，文題則用「水清沙細」。

字、四字詞當然可以講到一件事，不過由於中文是韻律語，平上去入，不同的聲調，組成四個字，好聽得多了。這些四字詞語，意蘊豐富而用字精省，所謂言簡意賅，稱為「成語」（類似英文的 stock expression），好使好用，例如「以鄰為壑」，意思是自己盡取其利，將惡果推予鄰居承受，要用白話化開來講，該用多少字？其餘說明事理的日常詞語：餘此類推、此後不贅、詳情如後（詳後）、一式兩份、事避嫌疑、有見及此等等，都很難用白話化開來講的。男女之間的事，一句「遇人不淑」，盡在不言中。還要再講什麼？

內外的對仗

中文四字成語，由於可以講兩件事，將兩件並列來講，便形成層疊的關係，在修辭上有加強語氣的用處。很多成語都是內藏對仗的：

凡夫俗子；溫故知新；高瞻遠矚；重門深鎖；頹垣敗瓦；煮鶴焚琴；吞雲吐霧；煙消雲散；灰飛煙滅；雞飛狗走；星羅棋佈；紆尊降貴；噓寒問暖；長嗟短嘆；海枯石爛；刻骨銘心；驚心動魄；蕩氣回腸；道聽途說；胡言亂語；刀山火海；赴湯蹈火；瓜田李下；此起彼落；此消彼長……

成語之間，也有意思相近而可以成為外在對仗的：

「雲騰致雨，露結為霜。」（《千字文》）洞若觀火，了如指掌。
「福無重至，禍不單行」。邯鄲學步，西施效顰。筋疲力盡，殫精竭慮。

因此，日用的文書，用散文將把事情表達清楚了，便可以用四字詞或成語來遞進情狀。當然，事情都弄不清楚，便亂用成語，就變了舞文弄墨，生堆硬砌。

更進一步的辭章高手，可以通篇都是對仗，雜以散文，稱為「賦」。例如王勃《滕王閣序》：「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懷帝閭而不見，奉宣室以何年。嗚呼！時運不濟，命途多舛……所賴君子安貧，達人知命，老當益壯，寧知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這些千古名篇，我們無從仿作，也不一定背得了，只須少時廣作涉獵，閑來諷誦幾遍，便可以將養分吸收，留為己用。

舉一封通函為例。銀行、電話公司及信用卡的通函，往往有類似下列的句子：

「……你必須通知本公司你的最新聯絡地址和你的最新電話號碼，如它們有所更改的話。」

這類文句，既無禮，亦累贅。「必須通知本公司」，是何等無禮！「你」、「你的」和「它們」都是患上中文語法驚恐症而緊隨西洋語法而生的冗詞。至於將「如果」放在後面，也是英文語法，但中文口語也可如此，不須排斥。穩當的通函，可寫為：

「通訊地址或聯絡電話如有更改，請告知本公司（或敝處）」

舊派的文字，後句會寫「請予知照為盼」，添字以緩和語氣，如口語的「請告知一聲好麼？」。

地址是用來通訊的，電話是用來聯絡的，講多無謂。至於本公司、本署之類，也是多餘，不講給發信人知道，講給誰知？簡明的寫法，是：

地址或電話如有更改，煩請告知（或請予告知、煩請示知）。

四字為骨，對仗為肉

這句的骨架，就是遞進的四字詞：如有更改，煩請告知。「如有」和「煩請」是虛詞，「更改」和「告知」是實詞。虛詞對虛詞，實詞對實詞，這句讀來令人通身舒泰。

「賦」很難寫嗎？自然的中文，就是淺易的賦。讀舊時文章、聽舊時曲詞多了，也不須背誦，自然便可以出口成章，下筆成賦。這就是中文的章法。說穿了，你我都懂，毫不神秘。不說穿，終生不悟，欲學無從。

現在香港很多小學的中文教學，一年級學形容詞，二年級學明喻、暗喻、擬人、排比、重複、疑問等句，三年級加添什麼祈使句、設問句之類，背誦默書的卻是出版社請人撰寫的當代白話。少年多讀原著，多誦古文，潛移默化之後，自然得心應手。心中先有了素材，修辭造句的學問，往後才用得了。

四字詞的權威

由於四字詞是中文的穩當結構，很多告示都用四字詞，簡明有力。例如：「不准進入」(No Entry)、「非請勿進」(Authorized Entry Only)、「請勿喧嘩」或「保持肅靜」(Keep Quiet)、「勿拋垃圾」(Please Don't Litter)或「保持清潔」(Keep Clean)等等。

我在《中文解毒》舉例，將「禁止餵飼野生猴子」改為「禁餵野猴」，簡明之外，亦有權威。將「牽引你的大型狗隻」(leash your large dogs)改為「大犬須牽掣而行」，是良好中

文，但改為「牽掣犬」更佳。告示旁邊有狗主拉繩制狗的圖解，市民是看得明白的。牽制的意思本來就是（以繩）牽而制之，不過後來引申為控制、掣肘而已。若將「牽制」寫成「牽掣」，加一個手字，便可回復牽制的原本的、具體的意思了。辦公的人，毋須屈就低能之人，既不要低估市民的理解力，也要有提升市民語文能力的用心。

例如在政府部門停車場用英文寫的 (Entry) Except Wild Permit (有許可證者除外)，港府翻譯為「有許可證者，不在此限」，即是後句是四字詞，也很費解。不在此限，限的是什麼？原來限制的是「不准進入」的禁令。這是多麼曲折離奇的思考啊！將腦筋用活，正面來想，便是有證件才可以進入，化為四個字，便是「憑證通行」。這是民初的軍政機關門口掛的告示。香港的通用中文失去準繩，其中一個原因是本土長大的新一代的語文傳承有所闕漏，抹煞了清末民初一段時期的文話及公函，直接取法英文，自行翻譯，以致失去本土原有的語文對應。

四字詞的樂趣

地道的中文、四字詞朗朗上口，是否過時，是否矯揉造作？二〇〇四年《瀟心風暴》^二的大契（李司棋飾演），將中國成語及諺語之威力，再度顯露於港人眼前。角色的對白精警，觀眾

追得如癡如醉。港產電視劇從暗啞無文，忽而恢復語言能力，怎不令人刮目相看？左一句「笑裏藏刀」，右一句「姑息養奸」，最後一句，「未登天子位，先置殺人刀」，全城轟動。續集《家好月圓》（二〇〇八）之中，演員米雪也有「人在天堂，錢在銀行」的名句，嘆息有錢人死後並不能帶走家財。

在對白之中嵌入四字詞，有如貝多芬《命運交響曲》前奏的四個強音符，暗暗觸動中國人腦部的語言接收機關。《瀟心風暴》也是經典的四字命名，改成「瀟心的風暴」，或者「瀟心の風暴」，就變成鬼片——搵鬼睇了。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成長的香港人，要考「升中試」，文科要考成語，背誦成語是課堂練習，也是課外閱讀。多冷僻的成語，小學生也不會放過。坊間的成語故事書，也仿效雜誌，一集一集地出，學生花四、五元買了一集，便如追看電視劇一般，欲罷不能。成語除了歷史典故之外，其實傳遞不少做人道理與處世計謀，升中學不成的一代人，人生哲理就靠四字成語濃縮起來，《三十六計》、《三國演義》裏面的計謀，也是靠成語記錄的。舊時的戲曲與長輩講古，也不一定靠文字書本，而是靠口耳傳誦，因此更要依靠穩當的章法，否則無法輕易深入民眾，流傳廣泛。

二、香港無線電視的時裝電視劇，共四十集，於二〇〇七年四月九日起於翡翠台播出。故事講述以海味店為背景的家庭恩怨與爭奪遺產故事。劇名的「瀟心」就是指「瀟心鮑魚」。

起首與收結

頗多通告，都以四字收結，顯示事情穩當交代了。喜宴的請帖，以「敬備喜筵，恭請光臨」為結；鳴謝告示，以「特此鳴謝」為結。今年新春，我也在某老素菜館讀到此則通告：「本店自年初三啟市至正月十五日止，徵收茶芥及加一，收入撥充伙計下欄，以資獎勵。」這是此地難能可貴的告示了。

某日閱報紙，講到昔日西方社會如何援助香港在上世紀五十年代自大陸湧入的難民。文章徵引了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三日《華僑日報》的社論，談到紐西蘭（新西蘭）國會討論香港難民問題，題為〈響應紐議員救濟香港難民的建議〉。社論以此開始：「救濟事業，貴乎治本，暫時的收容與資助，殊不易使問題迎刃而解……要切實達成救濟任務，必須運用以工代賑方式，以解決難民的就業問題。」

社論開首，用的是四字對句。裏面翻譯英文的 *workfare*，也甚巧妙，曰「以工代賑」，靈活將英文的構詞：以 *work* 取代 *welfare* 裏面的 *well*，於是便成了「以工代賑」了。當今雖云電子媒體大行其道，報紙的輿論分析及新聞誠信，依然是可以留住讀者的。今日市民少讀報紙，除了互聯網媒介以免費新聞爭奪讀者之外，報社的人也該反省，現今報界的文字修養如何？讀者的閱讀樂趣何在？

會，其後因其在報刊刊出許多不實之文章，遂被政府逮捕，其後即被囚於其監獄本館內。

其後即被囚於其監獄本館內。

其後即被囚於其監獄本館內。

其後即被囚於其監獄本館內。

其後即被囚於其監獄本館內。

其後即被囚於其監獄本館內。

其後即被囚於其監獄本館內。

其後即被囚於其監獄本館內。

其後即被囚於其監獄本館內。

其後即被囚於其監獄本館內。

其後即被囚於其監獄本館內。

其後即被囚於其監獄本館內。

其後即被囚於其監獄本館內。

其後即被囚於其監獄本館內。

其後即被囚於其監獄本館內。

其後即被囚於其監獄本館內。

其後即被囚於其監獄本館內。

其後即被囚於其監獄本館內。

其後即被囚於其監獄本館內。

其後即被囚於其監獄本館內。

其後即被囚於其監獄本館內。

其後即被囚於其監獄本館內。

其後即被囚於其監獄本館內。

其後即被囚於其監獄本館內。

也須垂淚，輞齋永盛

執正中文 對治壞鬼公文，學好中文章法

功敗垂成，牌樓永紀

陽曆新年無事，在家收拾舊物，也丟棄往日公事收集的名片、書牘之類，赫然發現油麻地榕樹頭天后廟牌樓的碑記照片。該碑記是我初任幕僚之作。

民政局任職五年期間，對外文辭，都是與局長諮議之後，始行草擬。惟獨眾坊街天后廟廣場的牌樓題詞，因屬例行公事，由我獨力承擔。我文筆之大進，歸功於大學一年級上李達良老師的「大一中文」課之教誨。時維一九八二年，達良師讀了我的作文，青眼有加，囑咐我要苦讀漢賦，以領略四六文句之韻，駢散結合之律，日後剪裁章句，自有高明可循。一九八八年，在樹仁學院執教英國文學，當年校長儒雅，畢業禮都請中文系的湯教授（忘其名）作賦誌慶，印於畢業典禮的小冊的扉頁，雖是應制之作，也是郁郁其文。

康文署的同僚傳來草擬，讀了納悶，堂堂碑記，竟用了當代官僚白話，且又意趣索然，讀來無味：

此牌樓於二〇〇二年由民政事務總署市區小工程計劃撥款及由建築署設計建造，以加強本區的景觀。

荷蒙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太平紳士暨油尖旺區議會、分區委員

會、地區團體及政府部門辦事處代表於二〇〇三年五月二十日蒞臨支持啟用儀式，立此為記。

牌樓為三列式，題字外為「風調雨順」與「如意」、「吉祥」，內為「國泰民安」與「福壽」、「康寧」，立於在天后古廟之前。牌樓由政府建築署自行營造，用簡潔方正的現代工藝，修築中國牌樓，觀看文牘夾附的牌樓照片，平平無奇，但總算節省公帑。

碑記須行文古雅，忌用白話俗語，多用禮贊之詞。中文碑記，源遠流長，不可草率亂寫。牌樓落成之碑記體例，一般先記述興建經過，後贊頌建築，即使現代中文，也需多用四六文辭。為存雅意，不可用「設計」等現代用語，要用定式、定制。古文「設計」，是設計以陷害之意。傳統碑記之套語，如泐石立碑^二、以垂永記之類，屬於虛文，襯字成章可以，強加則不必。

至於英文碑記，並無中文之嚴謹格式，權宜文章可矣，官署草擬的原文不改，照用如儀：

一· 二〇〇二年至二〇〇八年，任研究總監。

二· 泐，水流於石留下的紋理，引申為雕刻、銘刻。

This pai-lau was designed and completed in 2002 by the Architec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with funding support from the Home Affairs Department's Urban Minor Works Programme to enhance local attraction.

It was officially opened on 20 May 2003 by Dr. the Honourable Patrick Ho Chi-Ping, JP,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and representative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Area Committees, district organizations and Government offices of Yau Tsim Mong District.

中文碑記修訂如下：

牌樓於二〇〇三年經民政事務總署市區小工程計劃撥款興建，建築署定式營造。工程既成，蒙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博士太平紳士，率油尖旺區議會、分區委員會、地區團體及部門執事同寅，於二〇〇三年五月二十日，恭謹執禮，隆重啟用。

是牌樓也，立意平正，善頌善禱，落成之初，眾皆稱善。今廟前之地，有美景增輝，信步閑遊，於賞心之餘，亦有助風教焉。

寫了碑記之後，我在電郵提醒同事，碑記中文要直排，「〇〇」二字，也勿誤寫為「零零」。然而，一切徒勞無功。典禮前一日，我到場一看，「落成之初」之句，欠了「成」字。功

YAU MJ



敗垂「成」，局長之功業，可以休矣！錯已鑄成，改無可改。

寺廟如有神靈庇護，少有差錯。出錯乃是天意，亦是人事。雕刻的石匠無匠心可言，明明是四字一句，雕

刻的人應是一邊雕字，一邊默誦，豈可如此漫不經心？至於檢驗的督工、康文署的職員，也是心不在焉，只看碑記鑲入石柱之施工，不看文字之通暢。或者即使看了文字，也不知四言一句之韻律，缺了個「成」字，就此中斷。

天喪斯文。立於廟前，讀「垂成碑」，預知官府五年，功敗垂成。然而心下也有快意，得知終局之後，幕客生涯，舉重若輕矣。

《明報》二〇〇九年一月五日

碑記銘文，今不如昔

除了香港總督金文泰 (Cecil Clementi) 之外，香港的殖民地長官少有高深中文修養，早期公共場所之中文碑記，自是不事修飾，文采闕如，卻也勝在樸實無華，一字不多。如香港大會堂底座入口之兩扇銅門，形制內斂，銘刻幾行中文，工楷細字，頗堪玩味：

此銅門為紀念香港義勇軍在戰時保土殉職及於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不幸身故者而建。鑄此以垂不朽，香港政府謹識。

銅門鏤空花紋呈十字形，鑲一對雙龍銅雕，龍頭頂上為英國皇冠。十字形是基督教安魂之徵，皇冠則顯示英國王室殖民地 (Crown colony) 的身份。銘文全文五十字，紀念二次世界大戰之際日本侵略香港時期殉職之香港義勇軍，並悼念期間身故之香港平民。銘文以「保土殉職」描述陣亡兵士，「不幸身故」描述被俘、被殺或餓死之平民，可謂關係分明。「不朽」乃歌頌兵士殉職之辭。「鑄」乃雕鑿器具，文辭寫於金屬器具之上，謂「銘」；碑文寫於石上，謂「鑄」、「刻」、「勒」。不假刻工，於山崖巨石之上親書之大字，謂「勒」，亦作「泐」。《說文解字·鑄字·段玉裁注》：「謂破木之器曰鑄。」銅門之文用

「鑄」，亦無不可。至於「香港政府謹識」六字收結全文，雖不貼切，也略有中文章法之「四六」文風。

糾結之文，化為舒張

然則銘文之上句，以「為……而建」之虛詞結構寫成，用以說理論學則可，用以記事抒情，則令文氣糾結不張。精益求精，筆者冒昧改寫如下：

日軍攻佔香港期間，我義勇軍保土而殉，英且烈焉，士商百姓蒙難而亡，悲又淒也。銅門銘文，以垂永紀。香港政府敬立。

「不朽」是歌頌軍人，其餘人等則不必，故此應用「以垂永紀」之類收結。歌頌軍人則以「英且烈焉」，悼念其餘人等，可用「良可哀也」。「香港義勇軍」可裁成「我義勇軍」四字，其餘於戰亂中不幸身故之人，則以四字「士商百姓」概括（「士」是英國殖民官員及港府員工）。紀念斯事，政府製銅門、鑄銘文，並二事以誌念，可置於後，免去「為……而建」之長句結構。至於「製」（或「立」）與「鑄」的動詞，也可省略。今政

一、碑文轉引自陶傑，〈碑文欣賞〉，《蘋果日報》副刊，二〇〇七年九月十五日。是章之碑文分析及改寫，出自筆者。陶傑通篇讚譽前港英政府，似未細察銘文失誤之處。

府鑄造銅門是紀念之作，故寫「銅門銘文」，以銘文為主，造門為副。假若銅門早存，不是為紀念而立，寫「銘文於門」即可。

原文「香港政府謹識」一句，「識」乃標記之意；謹，恭敬也。然而「謹識」只用於一般士人書函，政府、王官或寺廟之碑記銘文、神像佛龕之類，應用「敬立」。

筆者之修改，不增字數，庶幾義理分明，文氣舒張。在此獻醜，只是彰顯中文威力，不輸洋文。至於「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乃日軍攻佔香港之起始年份，歷史常識矣，不必細表。況且離銅門數十步之外，花園有長明燈火之紀念亭，碑文所記翔實，可補不足也。

獻醜碑文，立於寨城

香港大會堂於一九六二年啟用，建築方正而光明，政府銘文亦簡明得體，是上世紀六十年代港府自我求新之作。到了回歸前夕，港英無心於文學，官員趨附北京，頓有禮崩樂壞之感。尤其九龍寨城公園之碑記，其行文與書體之驕縱放逸，更是觸目驚心。由斂藏之工楷，到放蕩之行楷，可見香港官制之失落，回歸之後的種種官場醜態，回歸前夕已有預兆焉。

滿清在租借新界之時，堅持保有九龍寨城的主權，是在租借地樹立標示中國主權的城堡，主權回歸了，城寨的政治作用就完成了，然而如何紀念此段歷史及保存寨城，仍可斟酌，港英政府被寨城問題困擾近百年，做法自然是夷平拆毀。^二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中英簽署《聯合聲明》；一九八七年一月，中英雙方達成協議，由香港政府清拆九龍城寨，遷移城內三萬多居民，舊城寨及滿清衛所之遺址改建為江南公園。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九龍寨城公園」落成。碑記乃官方建築師所撰並書，行楷妖冶，有失體統。也許，這是港英政府借華人官員之自高自大，羞辱香港人，以示蠻夷難化也。

碑記全文見附錄，節錄如下：

九龍寨城佔地二萬九千平方米，位於賈炳達道公園之東北角，即是昔日三萬三千人蟻居之所。一九九四年初，城寨舊屋清拆完畢，建築署便著手興建本園，作為賈炳達道公園之延伸。……

一九九零年五月建築署制定城寨公園之初步方案，考慮城寨之過去歷史，認為此地極宜建中國式園林，一可瀏覽，二可具教育性，三可存城寨之精神。……

二、九龍城寨之歷史意義，參考陳雲〈守土與抗命——九龍城寨的歷史意義與公園改裝建議〉，《信報》，一九九九年六月八日至十日。收入《我思故我在》，花千樹，二〇〇五，頁一五四至一七〇。

溪堂有門聯曰：閑庭信步愛光景隨時且作清游尋勝地，城寨往日聞
戍鼓何處更散思古發幽情，誠然做園旨要，庶幾近矣。

官方之碑記，文白夾雜，瑣碎連篇，而且用字失當，例如
開首之「蜷居」是羞辱當年城寨居民。蜷是爬蟲扭曲身體之貌，
甚為委屈，容是實情，但此乃政治所逼，政府絕不可將之寫入
碑文，應用同情憐憫之詞，如棲身、寄身之類。整篇頗多無謂
虛詞，開頭數句，已見「即是」、「作為」及「認為」。「作
為……之延伸」乃洋文，「誠然」（「真的是」之意）與「庶
幾」（「幾乎」之意）兩詞也自相違背。官員若是自誇，公園真
的得了中國造園的主旨，又何須用「庶幾」來自謙其詞？

如真的要改寫，可作如是：

九龍寨城佔地二萬九千平方米，乃昔日三萬生民寄身之所。
一九九四年初，寨城夷平，建築署受命興建公園，乃構思延伸賈炳達道
公園，廣而大之，而成本園。……

本署鑒於城寨歷史，乃有建立江南園林之議。……

溪堂有門聯曰：閑庭信步愛光景隨時且作清游尋勝地，城寨往日聞
戍鼓何處更散思古發幽情。造園旨要，庶幾近焉。

至於碑記所引之門聯，大都仄聲過多，失於其偏，也是文心

不正之故。官風敗壞，也不苛求了。

南蓮園池贊

筆者於民政局供職時，也寫碑記，造贊詞，當中以南蓮園池之開幕贊詞為簡，可錄於此，供讀者參考。南蓮園池，在仿唐寺院志蓮靜苑之前方，於二〇〇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啟用，康樂文化署撰寫及樹立碑記，文章呆滯，然亦中規中矩，此處不評。該園林由志蓮靜苑及政府合資建造，為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公園，但委託寺院管理，然其管制遊人，甚為嚴苛，如規定只准依線路前行，不得回頭返行。不許招手呼喚池魚之類。禪宗佛門，也染了法西斯習氣，不知方便為何物，不亦悲乎？

贊詞連序如下：

志蓮淨苑南蓮園池開幕贊辭

構思精巧，謀劃經年，以山西絳守居園池為模範，南蓮園池今日終於建成啟用。志蓮淨苑之前，又添一清涼妙境與民共享，觀者莫不隨喜讚嘆。乃作贊詞，以誌久遠。贊曰：

南海蓮花，功德園池，窮荒幽之有無，極眇冥之精微。昔為絳守居，蓄水利民；今有南蓮池，灌頂洗心。繁花倚笑，垂柳飄搖，行人樂

山者得壽，樂水者得智^三，無心者得定。超凡塵而享清靜，去煩惱而生菩提。瀑流如雨入大海，不增不減；浮雲如聖者觀幡，無生無滅^四。已而善緣廣結，利益眾生，庶幾曲徑通大道，火宅出青蓮焉^五。

附錄（寨城碑記全文）：

九龍寨城公園碑記

九龍寨城佔地二萬九千平方米，位於賈炳達道公園之東北角，即是昔日三萬三千人蜷居之所。

一九九四年初，城寨舊屋清拆完畢，建築署便著手興建本園，作為賈炳達道公園之延伸。

原來之寨城，建於一八四七年，曾是寶安縣之大鵬協府，管治深圳大嶼山一帶，一九四二年日治期間，城寨之城牆拆為啟德機場之跑道地基。

城寨歷四十多年來之不斷拆建，留下之古蹟只有衙門、古井、石碑和柱礎等。

一九九零年五月建築署制定城寨公園之初步方案，考慮城寨之過去歷史，認為此地極宜建中國式園林，一可瀏覽，二可具教育性，三可存城寨之精神。

一九九三年一月建築署遣五位建築師前往中國，研究中國園林之歷史與地方風格，因清初是中國園林之黃金時代，遂選為城寨公園之設計風格。

中國園林是亭臺廊榭、假山花木池魚等組合而成，哲理如山
水畫，當從真山真水得到心靈啟示，而不是抄襲自然，所謂掇山
理水，皆以「雖為人作，宛自天開」為圭臬。

為保留城寨之精神，遂以歷史記載為亭榭之命名，如玉堂亭是
紀念昔日守將張玉堂、洗斌溪是紀念文藻華麗龍津石橋序之作者洗
斌，園內路徑以五十年代路名為依歸，如光明路、龍南路等。

城寨進口有南北門，循古制而建，從北門朝西而行，是本
園之最高點，山石棋佈，沿洗斌溪而下，水聲潺潺，端是水隨山
轉，山因水活。園中是衙門，昔名為大鵬協府，三進四廂，部份
建築予以修復，餘者依原來風格重建。

越過衙門是南門，東是松崗，崗上有敬惜字紙亭，亭側有張
玉堂撰寫之敬惜字紙銘碑。

光明路盡頭是邀山樓，從此可眺獅子山，故有門聯：縱目獅
山遠，仰首明月高。

自玉堂亭南望，溪水因山成曲折，長廊繞入荷池，池上有石
臺，臺上有龍南榭，翼守園之西南角，此外尚有奔園、童樂苑、
六藝臺、溪堂等景點，傷殘人士之輪椅皆能推達園內主要景點。

溪堂有門聯曰：閑庭信步愛光景隨時且作清游尋勝地，城寨
往日問成鼓何處更散思古發幽情，誠然做園旨要，庶幾近矣。

三．典出《論語·雍也》：「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四．兩句俱出自《六祖壇經》。

五．典出《法華經》火宅喻。

公文酬答，通情達理

近代德國哲學家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有言，「將事情講個明白，可謂難事。」（It is very difficult to say clearly.）——清楚論事，是公文之根本。論事清楚，除了情理曉暢之外，還須文筆得體。英國詩人及文學評論家阿諾德（Matthew Arnold）曰：「文體的秘奧，就是言之有物，盡其淺白。」（The secret of style is to have something to say and to say it as clearly as you can.）¹¹即使大哲人、大文豪，也深知文牘之難，不可以刀筆小技視之。

公文三通則：簡明、完整、情味

筆者在民政局出任局長幕僚期間，恪守公文往還之三大原則：簡明、完整及情味（be precise, be complete, be human），並以至督促下屬。簡明是要言不繁；完整是來書者與回覆者之事理都清楚陳述，毋須對方再函探詢。所謂情味，情趣、意味、情誼、恩義也。公事完了，也要有情味，傳遞官家溫文，不致冷漠。回覆文人要有雅趣，使書信讀來有餘韻。

此三大原則，脫胎自英國公文文體學寶鑒 *The Complete Plain Words*，此書乃英國學者及資深文官高華斯爵士（Sir Ernest Gowers）

一九四八年初撰，一九五四年修訂，至今再版不輟。是書教誨文官書信有三，一曰簡，二曰短，三曰情味（Be simple, be short, be human）。高華斯假定英國文官之書信意思完整，只是官腔過甚，篇幅冗長，就不囑咐要意思完整了。英文之human，不可簡單漢譯為俗話「有人情味」或程式中文「人性化」，用古詞「情味」對譯，庶幾近焉。

此等通則，須輔以實例說明。今於往日公文之中，略採一二，分五類羅列。其餘之賀詞、吊唁等，另書述之。

答謝

港島區議會主席楊森來函感謝政府協助業主委員會。本屬民政局份內之事，但仍須酬答。

楊森 主席

楊主席台鑑：

大函領悉。協助添喜大廈業主訴訟賠償，解決困難，乃本局同仁份內之事。本人專責民政，襄助市民排難解紛，紓燃眉之急，增祥和之

一、筆者自譯。

二、筆者自譯。

執正中文

對治壞鬼公文，學好中文章法

氣，既是職責所在，亦樂意為之。閣下特意修書致謝，本屬不必，然禮尚往來，亦美事也。

望本局以後能與貴黨多加合作，服務市民。若有不善之處，則請不吝賜教。專此，順祝冬祺！

民政事務局局長 敬上
二〇〇四年十一月三十日

婉拒

某商會主辦流行歌星演唱會，寄來頭排門票，事避嫌疑，婉拒之。

×先生雅鑒：

閣下大函及演唱會入場券兩張收悉。

閣下盛情邀請，共享雅好，本人敬重不已。惟公職在身，有無福消受之憾焉。特此璧還門票，再申謝忱。肅此 並候
近祺

民政事務局局長
二〇〇六年八月十七日

外交

日本領事招待民政局長於橫濱，並來函促請關注港日交流，覆函酬謝。

杉山 冽先生

杉山先生雅鑒：

喜接閣下十月十四日來鴻，於秋日清風之中，憶起當日橫濱轎賽，六本木之會面，故人雅事，猶有餘韻。閣下對兩地文化交流，鼎力支持，又來鴻勉勵，本人銘感不已。

能與閣下相識，誠人生一樂也。他時有幸，定當再度合作，重敘舊情。草此，順頌
秋祺！

何志平敬上

二〇〇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道別

台灣駐港代表來函告知榮休返台，覆函道別。

中華旅行社

大陸委員會香港事務局

張良任局長

張局長良任先生鈞鑒：

大函收悉，得知閣下將卸任中華旅行社大陸委員會香港事務局局長之職，雖屬公務安排，清風遠去，惋惜之情，猶難免也。

先生器宇弘深，風猷遐曠，儒雅之風，溫潤兩岸。今調返台灣，再展鵬程，香港相知者，無不依依也。

嫁務紛勞，諸宜珍攝。君子之交，後會有期。肅此，順頌
鈞安

香港特區政府

民政事務局局長

何志平

二〇〇四年五月十七日

榮休

前文化委員會主席張信剛教授榮休，特函鳴謝其公職貢獻。

博物之士，餘蔭傳芳——賀張信剛教授榮休

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

信剛教授儒雅溫文，乃當今香港難得之博物之士，工科之外，興趣博雅，於西域文史與東西交流，尤其精到。於城市大學設立中國文化中心，以新法傳揚國學，啟迪後進，又舉辦文化沙龍，在香港重振文人

雅集之風。二〇〇〇年出任文化委員會主席，提交香港文化發展政策建議報告，擘劃未來，三年之內，一任而竟其全功，其高瞻遠矚，算無遺策，為同人讚頌。「以人為本，民間主導」，奠定今後香港文化發展及管理方略。其於香港文壇及大學教育之貢獻，口碑載道，彰彰可據。

《道德經》曰：「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今教授於大學榮休，功成身退，餘蔭傳芳，惟望逍遙自在之餘，勿忘學海文壇，閑來為香港及中華文化，多所貢獻。

發辟野青，則天飄入

執正中文

對治壞鬼公文，學好中文章法

祭祀祝告，順天應人

政治就是辭令，甚至可以說，政治全是辭令。古今中外，善為官者，都要能言善辯，出口成章，以文辭孚應民心，奠定體統。摩登如美國政壇，領袖亦極重辭章，幕下專事文翰者，不下數十人。董建華於二〇〇二年推行司局級官員問責制，筆者隨何志平入民政局，以特聘之位，充當幕僚。當時司局之中，唯民政局有幕僚之設。曾蔭權連任之後，在今年增設副局長及政治助理，政治助理為司局長草擬辭章應對，即幕僚之任。鄙人有幸，首開先例，今日退隱，當誌一二，以啟來者。

雕蟲之技

《漢書·藝文志·詩賦略》曰：「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登高望遠，胸懷廣闊，以辭賦鋪陳事態，乃古代為官必備之才。《隋書·經籍志》又曰：「古者登高能賦，山川能祭，師旅能誓，喪紀能誄，作器能銘，則可以為大夫。」近代中國網紀淪亡，禮崩樂壞，只有民國能稍接郁雅文風，共產中國與港英政府俱無足觀。回歸之後，官場更是鄙俚不文，致力追求民主，特首竟說是為民主「玩鋪勁」；克盡職守，竟成「我要做好呢份工」。我隨何志平入局，不為名利，只為局長好古尚禮，令我可

以略振文綱，以一人之綿力，弔一國之大喪。

為官者以時務對策、縱橫捭闔為要，為吏者則只須盡心盡力，可惜遭逢董建華積弱，曾蔭權浮滑，局長有志難伸，一切良謀善政，終是落空，是故幕僚無大事可謀，於是尋章摘句、以文宣政之旁務，竟成我公務之正事。然則辭章雖是雕蟲小技，寄以心思，亦有可為。當年草擬之年節賀詞，祭文祝語，今日重讀，雖是恍如隔世，也是悠然神往。

車公也要言論自由

香港民政官員，一向尊重地方風俗，年節祭禮，應道觀或鄉紳之邀，往觀禮、列席或誦讀祭文，如年初三於車公廟祈福，於醮會、神誕及道場主禮或列席等。夏曆癸未正月初三，西曆二〇〇三年二月二日，局長於車公廟求籤。所謂聖人不卜，豈可「不問蒼生問鬼神」？局長事前詢之於我，我說昔者儒官入廟，為民祈福尚可，不宜求籤問卜，若是沙田俗例難免，鄉紳盛情難卻，則務必自備應對之策。局長當日，求得下下之籤，籤文謂香港如逆水行舟，凡事不吉。局長乃以「求籤問責制」解困，聲稱「求得好籤，與民同享；求得下籤，則閉門參詳」。輿論薄責者多，終是笑語一場。局長翌日率眾歸來，隨員輕怨，說歷來求籤之民政官，都先抽走不吉之籤，惟獨局長公事公辦，致有下下之

籤。我笑說：「局長不欺神靈，還車公以言論自由也。」

是年春季，沙士疫症爆發，民政局非衛生或機要部門，無大事可為。二〇〇三年五月十八日，適值華佗誕，應善社之邀，局長效法《祭鱷魚文》，於道壇恭讀驅疫祭文。《送沙士文》中，局長以民牧之身，敕令疫魔瘟神，遠離香港，否則神醫靈藥一到，病毒滅無所矣。

《易經·觀卦·彖傳》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天地之陰陽變化，禎祥災異，神妙莫測，而四季物候之演變，毫不差錯，故此明德之人，應以天地之神妙為法，施教於天下，令百姓有所徵信而聽從教化，各自生起誠明虔敬之心，孚應天道，長養萬物，立己立人。正如《易經·賁卦·彖傳》所言：「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論語·為政》復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以政令來教導，以刑罰來管束，百姓懼於刑罰而順從，但不知羞恥；以德行來教化，以禮制來約束，百姓便有羞恥之心，自行其善。漢代設立儒官制度，朝廷派往地方之官長，執行政令與刑律之外，亦施行教化與禮治，舉凡祭祀神靈、祈雨驅疫、建廟立碑等，都恭讀疏文或祝文，借助祭禮的虔敬場合，施以教化，以匡正風俗，至於淳厚，此所謂「神道設教」。歷代州牧、刺史、太守、巡撫等，都留下

不少祭文，如韓愈為潮州刺史時，以〈祭鱷魚文〉驅鱷；蘇軾數度貶謫邊區為官，撰疏文甚多，如〈散淨獄道場疏〉、〈薦雞疏〉、〈南華寺六祖塔功德疏〉等。其中〈薦雞疏〉，即超度地方濫殺之雞，「令所殺雞，永離湯火，得生人天。」香港禽流感侵襲時期，何志平尚未就任，否則必有港版〈薦雞疏〉矣。

《書經》與《禮記》

古人坐朝宣政，引述先賢古德之語，當以《五經》為本，《史》、《漢》為輔，《論語》、《道德經》偶一用之無妨；其餘雜詩蕪文，私下議論猶可，切不能發而為文，宣之於政。若夫葉劉淑儀，引儒家抗議一宗之《孟子》，於議會論事，則失其宜^二；曾蔭權引王安石霸氣之詩，為《施政報告》作結，則失其正。^三佐

一、鄉議局主席劉皇發自二〇〇四年起，代替民政專員在新春車公廟求籤，求籤記錄為兩次上籤及三次中籤。丁亥年年初二，劉求得上籤；戊子年年初二（西元二〇〇八年二月八日），劉續求得上籤。拙文刊登之後，讀者始知官員或鄉紳在車公廟為坊眾求籤之事，不可盡信。《明報》四名記者先後透過劉皇發所持的籤筒照片，各自點算筒內的竹籤數目，不約而同，只能點算到約八十支，與原有的九十六支之數不合。記者問劉，劉避而不談。〈港求得上籤今年繼續旺〉，《明報》，二〇〇八年二月九日。

二、二〇〇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立法會辯論。筆者曾撰文批評，〈《朝議徵引備要》——評香港保安司引《孟子》知言〉，《信報》文化版，二〇〇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收入拙著《民主戲一場》，花千樹，二〇〇七年，頁一七八至一八四。

三、二〇〇五年十月十二日立法會上引王安石《書湖陰先生壁》，寓意香港政通人和，形勢大好。詩曰：「茅檐長掃淨無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其詩工而不巧，兩山排闥而送青入戶，甚為霸氣。

執正中文

對治壞鬼公文，學好中文章法

政者，《五經》之中，以《書經》為首，《禮記》為次。民政局乃禮治之部，故我五年以來，引述《禮記》最多，間中也用《易傳》與道經，以為神道設教。

例如新春酒會祝詞，癸未羊年（西元二〇〇三年），則以《易傳》說羊之德，是為「貞順」：堅貞也，順應也。所謂貞者正也，是堅持正道，做好本份；所謂順，是順天應人，趨吉避凶。甲申猴年（西元二〇〇四年），則據邵康節《皇極經世》，值年卦為艮，艮為山，山之為德也，堅定不移，又登高望遠，總覽形勢。《易傳》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卦寓意做人處世，立定宗旨，便能內心安穩，掌握時局，知所進退。引述孔子的《易傳》，是談哲理教訓，不言吉凶休咎，以別於江湖術數。大人宣政，仁義而已，不必曰利，若斷言香港進入盛世、「想窮都幾難」（曾蔭權），甚至催趕市民掌握買樓良機之類（董建華），則是江河日下，不堪聞問矣。

羅天大醮，吉祥鐘聲

爾後，四時八節，以至西洋節令，局長都會在報章撰文，務令民德歸厚。如冬至則以卦氣之理，講「冬至一陽生」，指冬天陰氣去盡，春天陽氣復臨，勉勵市民面對困難，要滿懷喜氣，安待轉機。重陽節則呼籲孝子賢孫，勿生山火，以免塗炭生靈，辱

沒祖先。都是神道設教之言。

最為宏大之祭文，則為〈黃大仙祠大獻供道場疏〉，以〈祈天祝文〉之名宣讀。黃大仙祠於夏曆乙酉十二月初九（西元二〇〇六年一月八日）舉辦羅天大醮，誠邀局長與祭。局長有憾香港失祭久矣，回歸中土，當饗祭洪荒以來之神明，於是欣然赴約。祭文發揚《禮記·中庸》「至誠如神」之義，以《太上感應篇》悔過遷善，復以《詩經》「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收結，勸民修德，以配天命。名為祈天，實為宣教。

最為輕靈之小賦，則是局長退職之日，香港回歸十周年紀念，佛教聯會於尖沙嘴子夜鳴鐘，請局長為之頌。頌用十句，每句四言，始以「洪鐘初鑄，日月新明」，終以「正法久住，天下太平」。始以天時，終以人事，順天應人，功德完滿。

〈吉祥鐘頌〉聽罷，俯首自思，於局長幕下五年，於政事只有善始，不見大成，於文事則可謂善頌善禱，克始克終矣。

附錄：文辭三篇

送「沙士」文

香江樂土，福祐生民，風俗淳厚，遠悅近來。遽爾「沙士」來犯，

肆虐三月，傷患盈千。更有喪親別離，陰陽相隔者，市民聞之，莫不興惻隱之心，解共濟之囊！

為民之牧，當冀華佗再世，行仁心之術，普濟世之善，救既病以靈藥，治未病以衛生。

古言「天道無親，常予善人」，我香港市民，溫良仁愛，樂善好施，專業醫護，術德高超。沙士疫魔，源於瘴癘污穢，今我香港，全民齊心，潔淨環境，勢不與病毒久居共處！汝等病毒，自應遠離文明之邦，速速遁逃，永不重現。否則神醫靈藥一到，汝等滅無所矣！歲在癸未，志平謹祝。

祈天祝文^四

曩昔失地新還^五，當以祖祭洪荒；今者瑤壇啟醮，祈為至誠格天。蓋德不修則風教淪落，學不講則人心失持^六，香江雖謂寶山福海，吾民仍須養性護生。惜乎承平日久，耽於逸樂，放肆邪侈^七，亡其本心，以至倫常慘案，時有發生，瘟疫災異，紛至沓來，即使妄開刑政，濫殺性禽，都如揚湯止沸^八，未得正本清源。舟漂橫流，如樑上之巢燕；人立險地，若待哺之嬰兒^九。然則世事有成必毀^十，尤幸天道無往不還^{十一}。上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十二}。各宜正心誠意，敬神如在^{十三}；修身齊家，積德累功^{十四}。天帝玄德，黃仙普濟^{十五}，必垂眷蒼生，大發慈悲。已而皇恩廣被，劫難永息，紫微正照，繁榮久享，始知天人相應，福慧雙生。聖言「天道無親，常予善人」^{十六}；《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十七}。天運乙酉，臘月初九，志平眾善長信士稽首謹祝。

盛世和鐘頌

余出任民政局長五年，一心勤政，發揚故國傳統，貫通現代世界，締造和諧香港，民心歸向中華。一任屆滿，今躬逢盛會，乃為贊詞，善

- 四．發揮《禮記·中庸》「至誠如神」之義，悔改勸善，修德以配天命。名為祈天，實為教化。
- 五．香港失祭久矣，回歸中土，當饗祭洪荒以來之神明。
- 六．《論語·述而》：「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 七．引自《孟子·梁惠王·上》。
- 八．將鍋中沸水舀起，在風中冷卻之後，再倒回去，以止住沸騰，比喻治標而不治本。語出《三國志·卷二十一·魏書·劉虞傳》。
- 九．改自蘇軾《修通濟廟疏》。
- 十．成毀之說，引自《莊子·內篇·齊物論》。
- 十一．善有善報，否極泰來。語出《道德經·三十章》：「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 十二．引自《太上感應篇》。
- 十三．改自《論語·八佾》：「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 十四．正心誠意，修身齊家之言，引自《禮記·大學》。
- 十五．赤松子黃大仙煉丹成仙，贈醫施藥，普濟勤善，有求必應。香港之黃仙祖壇，亦有名為普濟壇、普慶壇者。
- 十六．引自《道德經·七十九章》。
- 十七．此為周文王之教誨，語出《詩經·大雅·文王》，意謂：「常說，人心要與天命相配，自己修德行，各種福份都是自己求得的。」《尚書·洪範》所說的福有五種：「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執正中文

對治壞鬼公文，學好中文章法

頌善禱，克始克終也。

子夜鳴鐘，斷除煩惱，增長智慧，消災解難，護國庇民，乃中國佛教至為隆重之祈福禮儀。香港回歸十周年，人心安定，欣欣向榮，佛教界發心為香港鑄造吉祥鐘，請得諸山長老德親臨，傳燈叩鐘，全國廣播，誠盛事也。

頌曰：

洪鐘初鑄，日月新明。

大統永固，四海咸寧。

治國以法，安邦有道。

世運來復，魚躍龍興。

大叩大鳴，小叩小鳴。

如來如去，萬古鐘聲。

愚迷警醒，煩惱輕清。

境隨心轉，福至心靈。

六道眾生，希賢希聖。

正法久住，天下太平。

民政事務局局長

二〇〇七年六月三十日子時

《信報》文化版二〇〇八年一月三十一日，刊後增補改寫。

（此處為極淡的印刷文字，內容難以辨識，疑似為正文或附錄的模糊影像。）

文苑鑄爐，對韻樂對

執正中文 對治增鬼公文，學好中文章法

文苑離散，禮崩樂壞

曾蔭權連任特首之後，為求壯大聲勢，亟須邀請北京「保家」來港押陣，乘香港迪士尼樂園開幕之便，擬請國家副主席曾慶紅來香港主禮。二〇〇五年七月十九日，特首辦公室託人到民政局，送來邀請函件草稿之大綱，希望我以大局為重，拔刀相助。所謂「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我乃民政局特聘幕僚，只受命於局長一人，即使特首亦不可動用，況且曾蔭權沐猴而冠，小人得志，為我不喜，然而觀乎草擬之文書，實在有辱香港文林，於是私下破格，為之另擬一封。特首辦名義上羅致了官府頂尖人才，然而讀者只須兩相對照，便知翰苑不在，人才凋零。港英政府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改革教育之後，至今可謂苦果自見，官府之內，以文牘論之，幾乎無一人可用。

特首辦公室的原稿之草率無禮，見不得人，為存政府聲譽，今將特首辦公室之草擬，修飾之後，引錄如下：

中國人民共和國

國家副主席

曾慶紅先生

尊敬的曾副主席

香港迪士尼樂園將於今年九月十二日開幕，為香港這個東方之珠增添一個耀眼的旅遊亮點，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亞洲國際都會的地位。我誠意邀請曾副主席親臨香港主持迪士尼樂園的開幕儀式，與香港七百萬市民一起見證這個歷史時刻。

曾副主席關心香港事務，惦念香港市民的福祉。除主持迪士尼樂園開幕外，我熱切期望您藉此來港探訪兩天，出席香港特區舉辦的酒會，與香港各界人士見面，同時深入香港社區，探訪地區組織和人士，了解民情民意。

香港市民一直期盼親睹曾副主席的風采，向您展現香港的最新面貌。我衷心希望曾副主席能在百忙之中，抽空來港探訪，可否之處，敬請示覆。

順頌

大安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曾蔭權
二〇〇九年七月二十八日

不情之請，儒雅風流

迪士尼樂園開幕，小事一樁，要曾慶紅來港，此屬不情之請，需要若干褒揚與恭維，不宜用率直之白話，要用儒雅之文言。所謂「禮多人不怪」，即使褒揚過度，對方也只當是舊式公

函，客套而已。其次，特首與曾慶紅同姓，依照宗法，不能以同姓相稱，用文言公函，則可以「國家副主席慶紅先生」之尊稱，省去姓氏。修訂之後，我特別囑咐來人，信函要用正體字打印。新稿如下：

中國人民共和國

國家副主席

曾慶紅先生

國家副主席慶紅先生鈞鑑：

職自就任行政長官以來，戒慎恐懼，自忖不才，故無一日不思慮增進香港福祉之事，以將勤補拙，不負國家重託。查香港迪士尼樂園將於本年九月十二日開幕，料可促進本地旅遊，增加香港實力，鞏固亞洲國際都會之地位。飲水思源，當年游說迪士尼公司在香港投資，國家大力襄助，開放內地居民來港之個人遊，更裨益香港旅遊及相關業務，促進兩地交誼。如今樂園啟用，為銘感國家對香港福祉之關切，故不避冒昧，特函副主席閣下，望考慮於開幕當日來港主禮，以誌其盛。香港迪士尼樂園亦為本地文化創意產業之新猷，開幕當日預料冠蓋雲集，媒體匯聚，若蒙閣下惠允出席，當使香港同胞暨海外觀眾，得瞻中國當代領導人風采，庶幾有助國威遠揚。

副主席閣下高瞻遠矚，巨細無遺，香港小地，常在心頭。竊思閣下主持迪士尼樂園開幕之餘，可否撥冗出席特區政府酒會，接見香港各界

人士，順道探訪地區組織，彰顯國家領導人對香港市民之愛護。副主席閣下胸懷廣大，儒雅出群，香港各界市民仰望，職之函請，亦是體會民眾意願。惟深知閣下日理萬機，來港之事，如何之處，尚請鴻裁。專此函達，順頌
鈞安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曾蔭權敬上

二〇〇五年七月十九日

發信之後，曾慶紅於二〇〇五年九月十一日來港。特首辦食髓知味，再傳來特首歡迎晚會致辭的演講稿，拜託我修改，然則此次是特首之發言，不關香港榮辱，我只是修改四字之後便發還了。「來人也知機，見此混帳講詞，我也大讚寫得好、寫得妙，只是改了四字，他便道謝而退，不再來找我麻煩了。」「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我不在特首辦供職，仗義協助而已，可一不可再也。

一、原文（行政長官出席國家領導人曾慶紅訪港歡迎晚會致辭全文），參閱港府網頁。

文心失落，鄙俚無文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香港回歸祖國之局已定，政治面臨重大改革，呼應有效管治及民主回歸兩個議程，前者顯明，後者隱秘，港府加強民主參與及開明施政，官署對百姓之文書往來，也隨之更替。文事之改革，大抵是由官長訓示至平等論事，由繁文縟節到簡易近人。既著重效率，有理性化的時代精神；也辭別驕矜，有平民化的新鮮面貌。然而，文事不離文心，為官者失去文心，文事之平等與簡易之風，終不能發揮，反而落入新的官場八股，大陸的「黨八股」如是，香港回歸祖國之後，脫離吾國公函恭敬謙厚之軌範，又背棄殖民宗主直接簡易之原則，今日之官場更見蠻野無文，上有「為民主玩鋪勁」，下有「管有」、「信納」、「疑似」等怪詞，「不排除……」、「有保留……」等怪句。至於毫無敬辭之「打單信」（幫會的勒索信），則始於一九八六年。

矯枉過正，粗野無禮

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一日，港府前布政司署發出通令，指示日後政府公文不必帶有官僚色彩及謙恭字彙，全盤白話化，「奉司憲諭」之類的官威固然禁止，大鑒、台鑒等敬辭取銷，連「敬啟者／逕啟者」的啟事語及「謹上／敬上」的收束語也廢棄，只

用「某某先生／女士：」起始，用官員名字及簽署結束。是項改革，實在矯枉過正，過份簡化，不但無禮，簡直無文，雖知各國公文雖然因應現代平等社會而簡化，但Dear sirs及yours faithfully/Sincerely yours等啟事語與收束語，已成定制，不一定表示親切或謙恭，只是標示書信之始末而已，與今日中文收據仍有的「茲收到」及「此據」相若。^二

當年的大人先生，見了新式公函，莫不搖頭嘆息，用「陳先生：」起始的書信，往昔只有「生果陳：借錢不還，斬你全家！」之類的牆上塗鴉可比，然而即使是牆上塗鴉，也會寫「刀疤強上」或「刀疤強字」收束，斷不會只寫「刀疤強」的。一九八六年暑假，我大學畢業，在布政司署轄下中文公事管理局任職中文主任（二級）。當時在上環官署受訓，學習《香港政府中文公文處理手冊》、新文書範本及當年的通令，教習老師也是一臉無奈。不知是英國人施計，還是中國人躁進，一九八六年之通令，實是香港公事中文墮落之始。半年之後，我辭官他去。

二、當年我也在報章撰文批評。見拙文《何必刪去「敬啟者」與「謹上」——從語言學看中文公函「白話化」》，《香港時報》副刊，一九八七年三月二日。

三、一九七二年成立。香港素以英文為法定語文，「中文合法化」運動衝擊，政府在一九七〇年委任「公事上使用中文問題研究委員會」，隨後成立中文公事管理局。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五日，頒佈《法定語文條例》，中文成為香港法定語文之一。

執正中文

對治壞鬼公文，學好中文章法

二〇〇二年，闊別官署十六年，又在民政局局長辦公室出任幕僚，重執文事。因是局長辦公室，毋須跟隨官署通令，可容我一人制定文書格式，進退應對，重整禮儀。舉凡市民來信詢問，都以恭敬親切、事理清通之言文奉覆，恭賀、答謝、酬應、吊唁、慰問等，更須遵從禮儀，古雅樸素。至於與大陸官署之書信，更囑咐下屬，務必使用正體字（大陸稱繁體字）及古雅中文，以示文明與粗野之往來。對於大陸，香港雖然是以小事大，但香港繼承中英文化餘緒，自有莊嚴格局，毋須屈就野蠻，在公文改用簡體字及粗鄙白話，同流合污。往還幾次之後，大陸官署也深明大義，雖然官定簡體字不可改，竟然也用台鑒和敬啟者來書，放棄「尊敬的某某先生」了。大陸以前只用「某同志」，近年採用「尊敬的某先生」，顯然是模仿德文公文的 *Sehr geehrter...*（甚為尊敬的……），然而始終不及吾國故有的大鑒與台鑒之高潔。

新朝不死，文難不已

於民政局五年，只是聊以一人之力，發揚一國之禮。然而，新朝甫立，各種妖言怪詞，不絕於耳；一府之清，難敵一朝之濁也。當中，最可笑的，是新朝以為自己破舊立新，仿效北方的「新中國」，喜用「新」字，而不知此乃大吉利市之語。董建華在香港大學九十周年慶祝晚宴（二〇〇一）^四上提倡「新精

英主義」，呼籲精英要回饋社會，提升香港競爭力。二〇〇七年十月，曾蔭權又在《施政報告》說什麼「新時代」、「新的目標」、「進步發展觀」，標榜「新香港人」，提倡愛國愛港。幸好香港人已經厭倦政客們的「新」口號，當是耳邊風，輿論回應冷淡。誰都知道，舊香港比新香港有禮法，舊香港人（「老香港」）比新香港人重人情。

政治就是名詞之爭。年前，某位行將退休的美國參議員（忘其名）對有意參選的兒子說：「我出任議員數十年，發現審議政治議案用的時間，百分之九十五都耗在名詞之爭。如今退休了，回頭再想，發現餘下的百分之五，也是耗在名詞之爭。」中國人念舊，孔子在《論語》〈先進〉篇就分辨「先進」（先賢）與「後進」（後賢），孔子寧取先進之質樸，不取後進之文飾。古人以「日新又新」自勉，然而中國政治史上，「新」字是不吉之詞。西漢末年，權臣王莽脅迫孺子嬰禪讓，自立為帝，建立新朝，史稱「新莽」，是個短命王朝（國祚十四年）。王莽獨斷獨行，不納異議，新朝不久覆亡，光武帝中興漢室，是為東漢。^五

四．二〇〇一年十二月十八日。董建華強調自己並不是要使「那種以上層社會家族關係和階級背景作為基礎的精英主義復興」，他所支持的是一種新的精英主義，即要「開明開放、用人唯才、奉公忘私」，而這類精英必須來自社會各界，在取得成就後又要不忘出處，以及協助社會提升水平，希望透過這種新精英主義提升香港競爭力，成為香港的精神所在。

五．《漢書》謂王莽「滔天虐民，窮凶極惡」。然則班固《漢書》以漢朝為正朔，譴責王莽，未免過甚矣。

民初，中國有躁進之亂象，文人好用「新」字，如新史學、新儒家、新文化運動、《新唯識論》（熊十力）之類，然而始終止於學術文化，不及政治。政治上，梁啟超提倡「少年中國」（《少年中國說》），不說「新中國」；孫中山先生建立的是「民國」，以示有別於王朝時代之君國。只有中共建政初年，以「新中國」為口號^六，肆意破壞故舊，教百姓以粗鄙為榮，遺禍後世，今日香港街頭仍可目睹不少「新中國人」的乖張行徑。台灣國民黨在政壇破敗之際，有黨員成立「新黨」（一九九三年），也是不吉之兆。

西人也說「新」字，多是在過渡時期，權充命名之用，例如啟蒙時代的人文學家維柯（Vico）之《新科學》（*New Science*）指的是詩性智慧與非理性哲學），例如上世紀三十年代美國羅斯福總統之「新政」（*New Deal*），又例如近年「新紀元」（*New Age*）之種種修行或玩藝（冥想、塔羅牌、靈氣、瑜伽、素食、辟穀、野居……）至於「新經濟」（*new economy*），講了幾年，不久就轉為知識經濟、創意經濟了。香港的新朝經歷十年，過渡期早已完結，即使禮聘政治化妝師（*spin doctor*）入府，專攻文事，卻依然用「新」字來敷衍塞責，於文辭而言，可謂進退失據，應對失禮矣。

《信報》二〇〇八年三月十三日，刊登後增補改寫

執正中文

對治壞鬼公文，學好中文章法

六、中共之新聞社，為「新華社」。袁世凱在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復辟稱帝，國號中華帝國，總統府名為「新華宮」，也是不吉利，帝國也在一九一六年三月覆亡。

粗話正字，手冊備考

陳獨秀在一九一七年二月發表《文學革命論》，謂「《國風》多里巷猥辭，《楚辭》盛用土語方物，非不斐然可觀。」俚語土言，皆可入文，視乎環境與用法而已。議會之上，一般不可「爆粗」，然而香港在官僚專制之下，如不以象徵性質之粗野舉動及言詞攻擊官員，恐怕民生之事，無一事可謀矣。打破《議事規則》之自由，乃無權者被迫之事，近代德國思想家盧森堡女士（Rosa Luxemburg）在《獄中書簡》（一九一八）說：「政府人員的自由，執政黨的自由，即使人員眾多，也不是自由。自由，終究是異議者的自由。」（*Freiheit ist immer die Freiheit der Andersdenkenden.*）「當權者大權在握，自然要維護既有秩序，作其禮貌周周之狀，以扼殺其他爭取注意力之民間異議。然而，民間異議者，又豈可自縛手脚，溫文爾雅，坐以待斃？」

捉賊拿賊，捉姦在床。立法會的保皇黨要禁制他人講粗話，須證明人家的說話觸及不可登大雅之堂的廣東三字禁忌，所謂「三字經」。例如唐英年講的「吊吊掏」，前兩個疊字是粗言，他只不過委婉地讀為「條條掏」，避開禁忌。然則，曾蔭權講的「狗喻」，是粗話委婉化的第二代，是「鳩喻」的音轉，而「鳩」則是某粗言的委婉寫法。若要俗說，應是「廢喻」、「亂

噏」，「狗噏」、「九噏」和 *g up* 則是委婉化的粗話。然而，要在大庭廣眾證明特首的「狗噏」和長毛的「臭四」是粗話，語言學家也難以啟齒。自從香港社會在八十年代末期進入士紳化社會之後，粗話不容於公共交流，於是粗話的符碼便經過一段轉音的加密過程，成為「雅化的粗話」(sennified foul language)，大家可以發洩情緒，卻不必被人排擠。

粵語的 *x* 字講不得了，便衍生挑、丟、頂、小、超、妖、扑、*x*、交叉、媽叉、小喇叭、你齒味、問候伯母、delay no more、DNLM... 等加密的符碼，而這些「符碼」(signifier)，社會上卻不許指出「符義」(signified)何在，否則這些符碼都是粗話，說不得了。「符碼」也譯為「能指」，「符義」譯為「所指」，例如「玫瑰」的符碼，是有實際的植物為符義的。然而，「臭四」的符義何在？如果你說是「臭西」的再委婉化，便陷入粗話的陷阱，大家不能再說「臭四」了。「躉居」的符義是「躉*x*」，但大家卻不許明說，否則以後無人敢說「躉居」。

「符碼」與「符義」脫鉤了、離散了，不能找出源頭，勉強找出源頭，大家就自討沒趣，以後的說話就要算數，要負上人

- 1. 英文全文對譯：Freedom only for the members of the government, only for the members of the Party — though they are quite numerous — is no freedom at all. Freedom is always the freedom of dissenters.

格責任，不能廢喻或亂喻。隨便拿一個字查字典，循同義詞或解釋文字追溯下去，不久便會迷失意義。法國哲學解構大師德里達（Jacques Derrida）謂之「詞義滑失」，他還特地造了一個法文新詞，叫 *différance*。語言的意義無法找到，哲學思考不能達致真理，這就是後現代的現象。唐英年在二〇〇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去信立法會，指斥議員說粗話，表示極度遺憾。三月二十六日，長毛在立法會特別財務委員會會議上以「仆街」及「臭四」回敬唐英年。長毛反問唐英年詞義安在，粗在何處，若唐能指出字源，長毛願意道歉。長毛的問題，是個哲學上的兩難，答又死、唔答又死。特首與政務司司長的責難，則是文化上的無知，幸好我們不會期待特首有什麼文化知識。至於曾鈺成說要制訂「議會禁用語彙表」，也希望他先讀一下德希達；讀傅珂（Michel Foucault）也可以，他也說資本主義社會壓制禁忌而衍生更多慾望，拙著《中文解毒》的「粗話」一章有簡單演述。特首既謂粗話有損香港金融中心中的地位，要當議會的「語言警察」，我身為語言學家，正好獻上手冊，供特首執行家法。如特首信我不過，可找語言常務委員會（語常會）的田北辰核證一下答案。

符碼	符義（經過加密處理）
躉居	青年呆坐家中，不參加政府的再培訓計劃，很不智的意思

執正中文

對治壞鬼公文，學好中文章法

On 9	Not on 8
賓周	酬賓減價一星期
粉腸	佐粥佳品，買少見少，要食請早
福佳	福氣真佳
臭四	臭三的弟弟，脾氣比三哥更臭
笨實	笨得來很老實
媽叉	媽媽的燒烤工具，移作體罰工具
頂你個肺	真激氣，你也一同激氣吧
燒你數簿	不用還錢了
鷄膠花	希望在香港復興工業的廠佬心態，有點雞居也
你鹵味	貴店的潮州打冷弄得真不錯
食蕉	面青唇白，你要補充點維他命C了

<p>撚化</p>	<p>愛的啟蒙、初戀無限 DUN</p>
<p>法國大餐</p>	<p>附送挪威煙三文魚</p>
<p>澳門朋友</p>	<p>經常拒絕香港居民入境，真的很麻煩</p>
<p>荷蘭牛仔褲</p>	<p>價錢都幾賤的</p>
<p>風吹皇帝褲襠</p>	<p>你都幾孤寒</p>
<p>老妓埋年結</p>	<p>大家咁熟，唔計較，條數就咁算啦</p>
<p>右邊細佬無屋住</p>	<p>給左邊的弟弟霸佔了</p>
<p>猩猩打飛機</p>	<p>行山人士小心：馬騮山的猿猴受訓之後成為恐怖份子</p>
<p>九兩菜</p>	<p>街市佬呢稱，請向海關舉報</p>
<p>釣蟹</p>	<p>漁護署不許垂釣，惟有另覓獵物</p>
<p>含忍</p>	<p>凡事包容，百忍成金</p>
<p>硬膠</p>	<p>沙膠的別稱（沙膠是擦掉原子筆痕跡的一種舊工具，塗改液的前身）</p>
<p>P K</p>	<p>仆倒街頭之後，無人救援，可以用手機發出本地求救代碼，比國際的SOS為短</p>

執正中文

對治壞鬼公文，學好中文章法

二· 襠，粵音俗讀「浪」。

《明報》二〇〇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杏加橙	一種基因改造食物，猶如桃駁李
費隱士	東漢的道士費長房，生性閑散，經常推卻差事
關仁隱士	有隱士，名關仁，生平待考
大檸樂	大小同價，梗係要大啦。說明香港人的貪便宜心態
鹹蝦燻	阿燻哥新出的醬料，非同小可
賓州大學	美國的一家州立大學
福建大學	福建省的一家大學
調理農務蘭花系	漁護署提供的大學生實集職系，月薪四千元，卻要在花墟擺賣蘭花，大學生惱羞成怒，口出狂言辱罵政府

乙

部

章法先行

文法次之

出口成文

天何言哉

《聖經·約翰福音》說：「太初有言，言與神同在，言就是神。」一英文《聖經欽定本》作：「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 (John 1:1, King James Version) 英文《聖經》的 Word，希臘文是 Logos，中文無可翻譯，一般音譯為「邏各斯」，既是「言」（說話），也是「道」（天地法則），故此也有譯本作「太初有道」的，當然，中文的「道」，既是宇宙的最高原則，也是說話的意思。

西方的上帝很愛說話，令西方受過教育的人有直言（articulate）的風俗與公開演說的學問（oratory）。《舊約聖經·創世記》記載的上帝，是直接說話的：

起初，神創造天地。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開了。神稱光為「晝」，稱暗為「夜」。有晚上，有早晨，這是頭一日。神說：「諸水之間要有空氣，將水分為上下。」神就造出空氣，將空氣以下的水、空氣以上的水分開了。事就這樣成了。神稱空氣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神說：「天下的水要聚在一處，使旱地露出

來。「事就這樣成了。神稱旱地為「地」，稱水的聚處為「海」。神看著是好的。神說：「地要發生青草和結種子的菜蔬，並結果子的樹木，各從其類，果子都包著核。」事就這樣成了。於是地發生了青草和結種子的菜蔬，各從其類；並結果子的樹木，各從其類；果子都包著核。神看著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神說：「天上要有光體，可以分晝夜，作記號，定節令、日子、年歲，並要發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這樣成了。（此處採用慣見的《和合本》翻譯）

西方的上帝多言，中國的上帝寡言，甚至可以說是沉默無言，不以言語而以靜穆來顯露自己，如《詩經·周頌·維天之命》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當然，古人既然有天（上帝）的觀念，不能不說天命，於是成湯便以民眾的心，來看待天命，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尚書·泰誓》）《道德經》說的「以百姓之心為心」，說的就是聖人從民心來觀察天命，而當天命受到委屈，百姓受到欺凌，聖人就要執戈而起，替天行道，如下節講到成湯誓師，討伐夏桀。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一、參考馮象及劉小楓的翻譯。

語譯就是，孔子說：「我不想講話了。」子貢說：「老師如果不講話，那麼弟子們又傳述什麼呢？」孔子說：「天講了什麼呢？春夏秋冬照樣運行，天下百物照樣生長，天講了什麼呢？」

孔子當然也有言說記錄在《論語》，然而，論到天地法則，深不可測，夫子只能沉默，而從四季之推移與萬物之生長來觀察。正如近代哲學家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所言：「在不可知之處，應當沉默。」

吉人之辭寡

中國賢人並非不言不語，只是戒直露，尚含蓄而已，一如中國的詩詞與書畫，都是以含蓄蘊藉、寫意傳神為主。戰國之後，中國文人平素謙恭自持者多，揚才露己者少。傳統中國的公共生活也不像西方古代的希臘羅馬一般，中國的公共生活往往局限於人物熟悉的小圈子，是故中國古人的公開演說及文章書信較為簡約與收斂，少有直白胸臆。然而，中國到了清末民初，世局大變，中國文人必須取法西學，出山救國，從政、講學、翻譯與民眾啟蒙，都用白話，不論文章或講詞，直白胸臆、盡訴衷曲者多，然而今日觀之，難免覺得激情有餘，深刻不足。是故，吾人鑽研文章與演講之術，不可知今而不知古，知西洋而不知中國，必須繼承上古潛藏蘊藉的中國言談，承接近世慷慨激昂的西洋詞

鋒，兩相得益，方為得法。

說回古代中國。《易經》說「吉人之辭寡」，《論語》要「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老子》說「大辯若訥」。以前的師長，都教人「少說話，多做事」，「為政不在多言」。然則道理不辯不明，利害不議不清，自《書經》之後，著名的誓詞、檄文、議論、對策與說詞，都載於典籍。孔子周遊列國講學，以四科教導學生，德行、言語、政事及文字，當中言語是其中一科，孔門弟子之中，以宰我及子貢最佳。立功、立德與立言，是為孔門之「三不朽」，有嘉言章句流傳後世，也是不朽之事業。

《論語》是孔子辯論仁義的記錄，《孟子》有很多游說君王的說詞；《世說新語》有奇人妙語，《貞觀政要》有君臣策論，王陽明《傳習錄》有師徒對答。有時，聖賢教誨真的要反過來看：假使國人都忠厚樸實，何須苦勸彼等慎言？其實，國人真愛講話，也愛爭辯和罵人。香港人言詞較內地人和台灣人短拙，講話斷續，不能盡興，乃由於殖民地崇尚用英文教學，令學生吃了啞巴之虧，於是名嘴與政客出現，大家彷彿找到代言人，頓覺通身舒暢。

犀利的思想與文辭，毛澤東說是「精神原子彈」，即使是語言行動（speech act），例如痛哭，傳說中的孟姜女，也可哭崩萬

里長城。因此近代的集權政府都要堵塞言論，麻醉民智，不許人民鍛煉思想及言語。例如大陸禁止人民集體哭祭亡靈，特區政府要黃毓民和鄭經翰「封咪」，勒令電台的「口才學校」關門，否則日日向小民示範雄辯術和罵人術，集權政府還統治得了？中國人在春秋戰國、魏晉南北朝、五代十國和清末民初的群雄競爭時代，舌辯之士輩出。廣東一隅，也出了梁啟超和孫中山。一旦有了開放社會，有了民主政治，中國必定說客輩出，國人無雄辯之詆毀言論，不攻自破矣。

語理就是文法

閑談、說話、昭告、訓示，從寡言的上帝到謹言慎行的聖王到靠口舌謀生的小民，都不離以言行事。將字從口講出來，謂之「言」(spoken word)，寫出來，謂之「文」(written word)。言比文來得初始，來得重要。中文的「文言」，就是修飾過的講話，略事修飾，但不脫其天真自然。寫文章，寫演講詞，先要重新認識講話，尤其要知道中國人在近代語言趨向西洋之前，究竟是怎樣講話的。

中文與印歐語文不同，中文的文法靠詞序、虛詞及語理，而不靠動詞變位 (inflection) 的詞尾變化。現代中文興起之前，中文甚至無標點，斷句靠的是「之乎者也」的虛詞 (functional words)，

亦稱「語助」。例如譯者面對英文句子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is the history of a privileged few，以所謂文法原則翻譯為現代中文，是：世界史無非少數有特權者的歷史。然而，以古文靈活翻譯，卻近乎自然口語，有語助，有停頓，比所謂符合文法的現代中文更易理解：世界史者，一二專權者之事而已。在自然的古文，a few 的翻譯不必是「少數」，而可以是「一二」、「二三」之類的數字泛稱。用粵語講同一件事，就是：世界史呢回事呢，不過係三幾個特權者話事嘅歷史啫。

近代的中文受到劣譯文體的污染，也受到西法教中文的壞影響。不以西洋文法寫作的舊體中文，不受到機械文法約束的自然白話，反而生動易懂。由此可見，寫好中文，必須從香港很多中小學傳授的一套洋化方法解脫出來，要 *unlearn* 學校教的劣法，重回天真自然的中國白話傳統。中文盲從西洋文法，是圓鑿方枘^二，格格不入，到頭來中不成、西不就，自討沒趣而已。

茶樓的說書人

晌午時分，說書人緩緩步入杭州城內，一路熙來攘往，好

二·方的樺頭不能插入圓的卯眼，語出戰國·楚·宋玉〈九辨〉：「圓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齟齬而難入。」

生熱鬧。說書人入茶肆，在桌前坐定，呷一口茶，輕搖紙扇，環視四方，見看客入座得差不多了，便起立作個揖，方尺往桌上一拍，開始說那書生許仙遇上白蛇精的故事：

「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三

話說西湖景致，山水鮮明。晉朝咸和年間，山水大發，洶湧流入西門。忽然水內有牛一頭現，渾身金色。後水退，其牛隨行至北山，不知去向。哄動杭州市上之人，皆以為顯化，所以建立一寺，名曰金牛寺。西門，即今之湧金門，立一座廟，號金華將軍。當時有一番僧，法名渾壽羅，到此武林郡雲遊，玩其山景，道：「靈鷲山前小峰一座，忽然不見，原來飛到此處。」當時人皆不信。僧言：「我記得靈鷲山前峰嶺，喚做靈鷲嶺，這山洞裡有個白猿，看我呼出為驗。」果然呼出白猿來。山前有一亭，今喚做冷泉亭。又有一座孤山，生在西湖中。先曾有林和靖先生在此山隱居。使人搬挑泥石，砌成一條走路，東接斷橋，西接棲霞嶺，因此喚作孤山路。又唐時有刺史白樂天，築一條路，南至翠屏山，北至棲霞嶺，喚做白公堤，不時被山水沖倒，不止一番，用官錢修理。後宋時，蘇東坡來做太守，因見有這兩條路，被水沖壞，就買木石，起人夫^四，築得堅固。六橋上朱紅欄杆，堤上栽種桃柳，到春景融和，端的十分好景，堪描入畫。後人因此只喚做蘇公堤。又孤山路畔，起造兩條石橋，分開水勢，東邊喚做斷橋，西邊喚做西寧橋。真乃：

隱隱山藏三百寺，依稀雲鎖二高峰。

說話的，只說西湖美景，仙人古蹟。俺今日且說一個俊俏後生，只

因遊玩西湖，遇著兩個婦人，直惹得幾處州城，鬧動了花街柳巷。有分教^五：才人把筆，編成一本風流話本。單說那子弟，姓甚名誰？遇着甚麼樣的婦人？惹出甚麼樣事？

以上乃明人馮夢龍《今古奇觀》〈白娘子永鎮雷峰塔〉之開首，雖是才子寫書，但也保存說書人的口語習慣，例如故事人自稱為「說話的」。一開口便來一套歌詠杭州的詩詞，顯露自己的才華，也順便鎮定場面。之後便奇事一宗接一宗，彼此沒甚關連，任憑看客精神散漫，過耳即忘，只要隨便記住其中一個便可以了。聽眾的記住說話的能力（*retention*）有限，說書人要預計聽眾有忘記之虞。然而，也要為欣賞力和記憶力高超的精英觀眾設想，重複的情節要層層遞進，類似音樂的主旋律，要在重複之中有所變化（*repetition with variation*）。說話的韻律與情節，與音樂的旋律及拍子類似，因此，說書人有時會用琵琶、三弦之類伴奏，或用方尺打拍子，配合故事的情節遞進。

三．宋人林昇〈題臨安邸〉。

四．「買木石」與「起人夫」是對仗，搬動木石、徵求力役（民工）是也。人夫是受僱用或徵召而服勞役的平民。

五．分教，宋元口語，說書人用以提示情節發展。《水滸傳·第三十七回》：「不是宋江來和這人廝見，有分教：江州城裡，翻為虎窟狼窩；十字街頭，變作屍山血海。」或作「有分交」。現今口語則是「自有分曉」。

趣事不外是讚頌杭州的奇聞異事，褒獎當地人，再用懸疑問句，引出白娘子的本事（主要故事）。

張愛玲的《金鎖記》

再看民初的小說，當時一般在報章雜誌刊登，然後結集成書。小說到了近代，是供人閱讀的了。名家的小說，顧及讀者的閱讀負擔，句法維持簡單，然而也不避忌長句了。例如張愛玲的《金鎖記》的開頭，便直入情節，點染氣氛，而且有長句：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個有月亮的晚上……我們也許沒趕上看見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輕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該是銅錢大的一個紅黃的濕暈，像朵雲軒信箋上落了一滴淚珠，陳舊而迷糊。老年人回憶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歡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圓、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帶點淒涼。

月光照到姜公館新娶的三奶奶的陪嫁丫鬢鳳簫的枕邊。鳳簫睜眼看了一看，只見自己一隻青白色的手攔在半舊高麗棉的被面上，心中便道：「是月光麼？」鳳簫打地鋪睡在窗戶底下。那兩年正忙着換朝代，姜公館避兵到上海來，屋子不夠住的，因此這一間下房裏橫七豎八睡滿了底下人。

鳳簫恍惚聽見大床背後有人。

這樣的小說，只能細細地讀，用視力將文字帶入腦海，長句子「年輕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該是銅錢大的一個紅黃的濕暈」，將閱讀的速度放慢，將影像摺疊，這是口講耳聽的小說做不來的。說書人要將「月光照到姜公館新娶的三奶奶的陪嫁丫鬢鳳簫的枕邊」口講出來，便變成：「月光照到丫鬢鳳簫的枕邊，那丫鬢原是隨姜公館新娶的三奶奶陪嫁過來的。」或者：「月光照到丫鬢鳳簫的枕邊，那丫鬢是陪嫁過來的。姜公館新娶了三奶奶。」

然則，長句截斷了，失去月光從姜公館、三奶奶、陪嫁丫鬢鳳簫，乃至枕邊一路游移過來的電影鏡頭動態了。長句既是省句，一句抵得兩、三句，也有獨特的美學顧慮。這是現代中文的藝術突破和創新，古代的文言受到口講的句法限制，在《史記》用「之」字來造長句，已經是破格，連用兩個「之」、三個「之」的，絕無僅有。如《史記·屈原列傳》講到秦國的張儀到了楚國，收買靳尚再收買楚懷王的寵姬鄭袖：「（張儀）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

漢朝的《史記》是給人閱讀的，民初的《金鎖記》也是，長句不是障礙。然而，很多人都分不清聽講與閱讀在文句上的差異，在演講詞加入很多不必要的長句，幾個句子和情節併做一句，令聽眾吃不消。即使是閱讀，假如語理不清，長句也是難懂的。

執正中文

對治壞鬼公文，學好中文章法

說書人的演說技巧

閱讀小說是近代的事。近代的小說興起之前，中國的小說是名副其實的「小說」，猶如英文的 *petty talks*，是向大眾說出來的瑣碎事情。說書人靠講故事謀生，聽眾一旦不多，反應不好，茶樓便不再請他講了。演講也是面臨同樣的壓力。

總結說書人的技巧：

- 注意場合，環視看客的反應。
- 用詩詞或套語 (*formulaic expressions*) 開講，有如慣常演講時用的：「各位，今日很榮幸……」之類。
- 用趣事 (*episodes*) 為說話的引子，點明演說的主題。
- 重複主題。預計聽眾會忘記其中小節。
- 自然口語，句子不長。語氣停頓多。
- 情節自然開展，少用邏輯推論句式或邏輯虛詞（例如：因為……所以），多用情節的序列、說話的語氣和聲音的韻律來替代邏輯詞。

演說之難，乃由於演說是一門表演藝術 (*performing art*)，而撰寫演講詞，則猶如編寫劇本，是一門綜合藝術，文字、韻律、情理、場合，都須一一關顧。

上述的〈白娘子〉故事只是奇聞異事，說書人很多時宣講歷史演義、衙門公案故事（如包公案、海公案）或江湖奇譚，借題發揮，借古諷今，諷刺世道人情的，這也是中國古代的民眾演說。有如香港舊時廟街的榕樹頭講故事，發揮民間議論，也鍛煉民眾的聽說能力與文章辭采。因此，為了鍛煉民眾的口才與文采，說書、相聲及講故事的傳統技藝，亟須重新發揚焉。即使不能親歷其境，多看明清的白話小說，也有功效。明清的白話小說，是天真自然的優秀口語，既是演講詞的好資料，也是白話文章之好藍本。即使今日閱讀，也令人通暢舒服，並非當今的洋化、赤化的「白話文」可比。下面再來一段。

武松打虎

《水滸傳》第二十三回〈橫海郡柴進留賓 景陽岡武松打虎〉寫道，宋江在柴進莊園裏見了武松，驚為天人，不禁惺惺相惜，武松久住之後思鄉，宋江相送：

三箇離了柴進東莊，行了五七里路，武松作別道：「尊兄遠了，請回。柴大官人必然專望。」宋江道：「何妨再送幾步。」路上說些閑話，不覺又過了三二里。武松挽住宋江說道：「尊兄不必遠送。常言道：『送君千里，終須一別。』」宋江指著道：「容我再行幾步。兀那官道上有箇小酒店，我們喫三鍾了作別。」

三箇來到酒店裏，宋江上首坐了，武松倚了哨棒，下席坐了，宋清橫頭坐定。便叫酒保打酒來，且買些盤饌、果品、菜蔬之類，都搬來擺在桌子上。三人飲了幾杯，看看紅日平西，武松便道：「天色將晚，哥哥不棄武二時，就此受武二四拜，拜為義兄。」宋江大喜。武松納頭拜了四拜，宋江叫宋清身邊取出一錠十兩銀子，送與武松。武松那裏肯受，說道：「哥哥客中自用盤費。」宋江道：「賢弟不必多慮。你若推卻，我並不認你做兄弟。」武松只得拜受了，收放纏袋裏。宋江取些碎銀子，還了酒錢。武松拿了哨棒，三箇出酒店前來作別。武松墮淚，拜辭了自去。

宋江和宋清立在酒店門前，望武松不見了，方纔轉身回來。行不到五里路頭，只見柴大官人騎著馬，背後牽著兩匹空馬來接。宋江望見了大喜，一同上馬回莊上來。下了馬，請入後堂飲酒。宋江弟兄兩箇，自此只在柴大官人莊上。

話分兩頭。只說武松自與宋江分別之後，當晚投客店歇了。次日早，起來打火，喫了飯，還了房錢，拴束包裹，提了哨棒，便走上路，尋思道：「江湖上只聞說『及時雨』宋公明，果然不虛。結識得這般弟兄，也不枉了！」

武松在路上行了幾日，來到陽谷縣地面。此去離縣治還遠。當日晌午時分，走得肚中飢渴，望見前面有一箇酒店，挑著一面招旗在門前，上頭寫著五箇字道：「三碗不過岡。」

武松入到裏面坐下，把哨棒倚了，叫道：「主人家，快把酒來喫。」只見店主人把三隻碗，一雙箸，一碟熱菜，放在武松面前，滿滿篩一碗酒來。武松拿起碗，一飲而盡，叫道：「這酒好生有氣力！主人

家，有飽肚的買些喫酒。」酒家道：「只有熟牛肉。」武松道：「好的，切二三斤來喫酒。」店家去裏面切出二斤熟牛肉，做一大盤子，將來放在武松面前，隨即再篩一碗酒。武松喫了道：「好酒！」又篩下一碗。恰好喫了三碗酒，再也不來篩。武松敲著桌子叫道：「主人家，怎的不來篩酒？」酒家道：「客官要肉便添來。」武松道：「我也要酒，也再切些肉來。」酒家道：「肉便切來添與客官喫，酒卻不添了。」武松道：「卻又作怪！」便問主人家道：「你如何不肯賣酒與我喫？」酒家道：「客官，你須見我門前招旗上面明明寫道：『三碗不過岡』。」

武松道：「怎地喚做『三碗不過岡』？」

酒家道：「俺家的酒雖是村酒，卻比老酒的滋味；但凡客人來我店中，喫了三碗的，便醉了，過不得前面的山岡去，因此喚做『三碗不過岡』。若是過往客人到此，只喫三碗，更不再問。」武松笑道：「原來恁地。我卻喫了三碗，如何不醉？」酒家道：「我這酒叫做『透瓶香』，又喚做『出門倒』。初入口時，醇醞好喫，少刻時便倒。」武松道：「休要胡說！沒地不還你錢，再篩三碗來我喫！」酒家見武松全然不動，又篩三碗。武松喫道：「端的好酒！主人家，我喫一碗，還你一碗錢，只顧篩來。」酒家道：「客官休只管要飲，這酒端的要醉倒人，沒藥醫。」武松道：「休得胡鳥說！便是你使蒙汗藥在裏面，我也有鼻子。」店家被他發話不過，一連又篩了三碗。武松道：「肉便再把二斤來喫。」酒家又切了二斤熟牛肉，再篩了三碗酒。武松喫得口滑，只顧要喫。去身邊取出些碎銀子，叫道：「主人家，你且來看我銀子，還你酒肉錢勾麼？」酒家看了道：「有餘。還有些貼錢與你。」武松道：「不要你貼錢。只將酒來篩。」酒家道：「客官，你要喫酒時，還

有五六碗酒哩！只怕你喫不的了。」武松道：「就有五六碗多時，你盡數篩將來。」酒家道：「你這條長漢，倘或醉倒了時，怎扶的你住？」武松答道：「要你扶的，不算好漢。」酒家那裏肯將酒來篩。武松焦躁道：「我又不白喫你的！休要引老爺性發，通教你屋裏粉碎！把你這鳥店子倒翻轉來！」酒家道：「這廝醉了，休惹他。」再篩了六碗酒，與武松喫了。前後共喫了十五碗，綽了哨棒，立起身來道：「我卻又不曾醉！」走出門前來笑道：「卻不說『三碗不過岡』！」手提哨棒便走。

讀者看白話小說，必要留意裏面的四字短句，那是自《詩經》以來的中文章句格式，舊時兒童入學誦讀的《千字文》也是如此格式，典雅穩重，放在口語，則除了文雅之外，也有在長句之間停頓語氣或重複觀點之功效。

成湯誓師

成湯革命，取代夏桀，建立商朝，乃國史首次改朝換代。中國最古老的史書《尚書》記載，商夏兩軍在鳴條相遇^六，在會戰之前，成湯為了鼓舞士氣，召集了參加會戰的商軍以及前來助商伐夏的諸侯與方國的軍隊，賢士伊尹在側，成湯手執大軍斧，向眾兵士誓師。《尚書》將誓詞收入，是為《湯誓》。兵士之中，除了領兵的貴族之外，多是臨時訓練上陣的農民。兩軍交戰，士氣最為緊要，成湯必須說服民眾，他是師出有名，弔民伐罪。誓師

的目的，是說明成湯不是叛逆，而是討伐暴君，解救百姓，百姓即使荒廢農事而上陣，也是值得。然而，臨時成員的軍隊，逃兵是一大問題，故此在誓詞的結尾，成湯也警告民眾，不可抗命，否則以收入奴籍為懲罰。原文如下：

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眾，汝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誓詞用的是古代的口語（白話）^七，今日如不翻譯，也頗難解。《史記》之類的敘述體，用的是文言，到今日依然容易讀解。（湯誓）的白話翻譯如下：

王說：「來吧！各位，都聽我說。不是我這個小子膽敢貿然舉兵作亂！實在是因為夏王犯了許多罪行，上帝降命，要我去討伐他。現在你

六· 鳴條，有說在今河南的封丘之東，有說在今山西運城安邑鎮之北，莫衷一是。

七· 以《尚書》之成書年代推之，乃戰國時期之口語。

們大家會問：『我們的國君不憐憫我們，荒廢我們種莊稼的事，卻去征討夏王？』我當然聽到你們這樣的話了，但是夏桀有罪，我敬畏上帝，不敢不去征討。現在你們大概會問：『夏桀的罪行到底怎麼樣呢？』夏桀大興土木，肆意損耗民眾的勞力，肆意損害夏朝的國力。民眾都怠惰不恭，不予合作了，都說：『你這個太陽什麼時候才喪亡呢？我們寧願和你同歸於盡。』夏桀的德行如此敗壞，現在我一定要去討伐他。

「希望你們輔佐我，奉行上天的討伐，我將大大的賞賜你們！你們不要不相信，我是不說假話的。你們不遵守誓言，我就捉你們去當奴隸，以示懲罰，絕不寬赦。」^八

在秦始皇實行中央集權之前，各地諸侯都有兵馬，各有士官，成湯只是諸侯之一，語氣和藹，為了請求百姓相助，甚至謙辭「小子」。這篇中國誓詞的風格，甚為接近古代希臘羅馬的演說，難能可貴。誓詞用了「設問」自答的修辭法，而且以「天命」來說服民眾，說夏桀暴虐無道，已經喪失上天的任命，不再值得供奉為天子，上天要他死亡，任誰都可以討伐他，替天行道。他證明夏桀的罪惡，並非用自己的觀點，而是借用夏桀王城內百姓的評語。夏桀自比為太陽，自高自大，可惜不恤民命，百姓痛恨夏桀，便指住太陽說：「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你這個太陽什麼時候才喪亡呢？我們寧願和你同歸於盡。」）連夏朝的百姓都指天罵日，證明他不得民心，大家討伐他也不算叛逆了。

成湯如同今日西方的政治演說家一般，先用謙和的姿態，借助天命的信仰，動員民眾支持自己的決心（西方的演說家則訴諸上帝信仰）。隨後，成湯採取共主的權威，承諾成功之後的獎賞，並且申明罰則——逃跑者都要貶為奴隸，使大家為自由人的身份而戰。成湯克服夏桀之後，自號「武」，史稱「湯武革命」。革命者，變革天命也。

成湯以王者之身誓師，可見以下演說技巧：

- 安撫民眾情緒：成湯徵集民兵，荒廢農事，民眾必有微詞，成湯也必已探聽得知，他一定要在演說中肯定民眾埋怨得有道理，但也一定要告訴他們，有更重要的道理要徵集民眾上陣。
- 注意演說的視覺輔助（visual aids）：成湯有賢人伊尹在側，自己手執軍斧，乃文武並重之局。
- 休戚與共：王者謙稱「小子」，以同理心（sympathy）向民眾闡述天命的信仰，強調大家信仰一致、命運一致。
- 坦誠相見：以設問方式，自我問難，反覆推論，將王者的心理掙扎過程呈現出來。
- 徵引權威：借助眾人的評語，加強自己的客觀說服力。

八· 語譯由筆者改寫自《新譯尚書讀本》，吳瑛注譯，台北，三民書局，二〇〇一年。情節採自《史記·殷本紀》。

激勵行動：恩威並施，承諾獎賞，也懲罰怠惰。

秦始皇之後，中國實行中央集權，諸侯原則上不得私擁兵馬及士官，國土遼闊，皇帝甚少親征，直接與兵士接觸，皇帝成為虛君，垂拱而治，主要靠文士與文書統治天下，是為「文治」。漢唐君王只與京城百姓公開見面，也甚少在城頭演說，只有朝廷對策和奏章批答，才可見到君王的白話，其餘的論旨與祭文之類，都是文言。

駱賓王《討武氏檄》

大軍出師，或當眾誓師，或頒發檄文，振士氣，向為兵家大事。當年湯王伐桀，有《湯誓》傳世；武王伐紂，在孟津作《泰誓》，在牧野作《牧誓》。漢朝之後，檄文取代誓詞，而且多數是文人代擬的。唐時，武則天稱帝，徐敬業起兵伐武曩（則天皇帝），駱賓王為其作《討武氏檄》，為檄文之經典。此檄文名為《代李敬業討武氏檄》，亦名《為徐敬業討武曩檄》，簡稱《討武氏檄》或《討武檄》。其文曰：

偽臨朝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曾以更衣入侍。泊乎晚節，穢亂春宮。潛隱先帝之私，陰圖後房之嬖。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踐元后於鞏翟，陷吾君於聚麀。加以虺蜴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弑君

鳩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

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燕啄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齧帝后，識夏庭之遽衰。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子。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之內推心，爰舉義旗，以清妖孽。

南連百越，北盡三河。鐵騎成群，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沖而南斗平。暗鳴則山岳崩頽，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

公等或居漢地，或叶周親，或膺重寄於語言，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託？倘能轉禍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勳，無廢大君之命，凡諸爵賞，同指山河。若其眷戀窮城，徘徊歧路，坐昧先幾之兆，必貽後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是文雄渾激昂，多用四字與六字句，所謂「四六駢文」，也有排句，可謂承接六朝文風。內容不離聲討武氏罪狀，呼籲群雄響應，末後也有誓師的威懾語句，警告怠慢義師、遲遲不敢出兵之軍將，義師成功之後將有懲罰，所謂「後至之誅」。檄文只供閱讀傳誦，並非當面演說，因此造句可以典雅，採用駢文對句，

顯露文采修飾之功。當年武則天讀了檄文，也十分賞識，詢問宰相何以不早將駱賓王羅致於朝中。

當然，駱賓王只是文人於幕後操刀，並無成湯臨眾誓師之勇。成湯即使用的是簡樸的白話，也比駱賓王的檄文來得有力。假使成湯的演說稍有差池，諸侯哄鬧，民兵嘩變，義軍潰散，自己便成階下之囚了。

是故，於臨陣對應，演說比起文章更為重要，白話比起文言更為有力。中文是講出來的聲調語言，用中文寫文章，首先也要符合自然口語，聽得順耳，看得順眼，四六成句，順理成章，虛實相間，奇正相生。筆者以此章為本書乙部卷首，並論演說與撰文，正是此意。

四六成句

「二一得一，二二得四，二三得六，二四得八，二五得一十，二六一十二……九九八十一。」中文數目字發音簡單、名稱符合十進數位，小孩用中文較用其他語文能記憶更多數目字，用中文記誦算式及算術口訣，勝過許多歐洲語言。中國小孩比其他國家小孩更早掌握加減乘除的竅門，香港的學童在國際數學比賽中，一向成績優異。「九因歌」的乘數口訣，以四字為主，五字為輔。《三字經》與《弟子規》是三字，《古詩十九首》是五字，《千字文》是四字，《詩經》是四字為主，五字為輔，《幼學瓊林》是對仗駢文，《聲律啟蒙》與《增廣賢文》則是集韻成篇。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三字經》）

「天地玄黃 宇宙洪荒 日月盈昃 辰宿列張 寒來暑往 秋收冬

藏……」（《千字文》）

「雲對雨，雪對風，晚照對晴空。來鴻對去燕，宿鳥對鳴蟲。

三尺劍，六鈞弓，嶺北對江東。人間清暑殿，天上廣寒宮。

夾岸曉煙楊柳綠，滿園春雨杏花紅。兩鬢風霜途次早行之客；一蓑

煙雨溪邊晚釣之翁。」（《聲律啟蒙·一·東韻》）

「昔時賢文，誨語諄諄。集韻增廣，多見多聞。觀今宜鑒古，無古

不成今。知己知彼，將心比心……」（《增廣賢文》）

「混沌初開，乾坤始奠。氣之較清上浮者為天，氣之重濁下凝者為地。日月五星，謂之七政；天地與人，謂之三才。日為眾陽之宗，月乃太陰之象。虹名蜺蜺，乃天地之淫氣；月裏蟾蜍，是月魄之精光。」（《幼學故事瓊林》）

啟蒙教育，自韻文始

「讀了《增廣》會說話，讀了《幼學》走天下。」以比較語法而言，中文是孤立語（isolated language），並於秦漢之後演變成聲調語（tonal language），書寫體則是表意的、獨立的方塊字。學韻文，練書法，是中文教學之津樑。書法是學文字結構，此書不論。明清時期，私塾的啟蒙教學，讀本多數是韻文，即使如散文的《千字文》，也是講究對仗和押韻的。往後的對聯、猜謎、古詩、唐詩等，都是韻文。韻文的基礎打好了，才學講話，寫文章，如此講話與文章之內，藏有韻文之骨格，如此便可出口成章，下筆成文。文章有法度，縱橫捭闔；講話藏機鋒，直指人心。

試看舊時學生的通俗讀物《三國演義》「煮酒論英雄」一節：「操曰：『使君知龍之變化否？』玄德曰：『未知其詳。』操曰：『龍能大能小，能升能隱；大則興雲吐霧，小則隱介藏

形；升則飛騰于宇宙之間，隱則潛伏于波濤之內。方今春深，龍乘時變化，猶人得志而縱橫四海。龍之為物，可比世之英雄。」「曹操一段說話，對仗工整，語調鏗鏘，舊時學子的文章骨格，就在閱讀白話小說之後，無意煉成。

與英文的自然口語一樣，中文的自然口語是須要養成的（acquired）。母親的叮嚀、祖母的諺語、父老的格言、同伴的歌謠、學校的教材、耳聞目睹的說唱曲文和詩詞對聯，都是自然口語形成的過程。這個過程不見了，或是受到壓抑，要寫簡潔有力的中文，就不容易了。

聲韻入耳，文章始可匠心獨運，自出機杼，日後再修讀經、史，在商舖理賬目、寫契據，在衙門寫狀紙、出公告，縱使文書的道理精密，也可用簡單文詞敘述，令百姓可讀。這是傳統中國語文的教學次序。二十年來，香港的中文教學師法英文教學，過份強調英式散文的文法，教學生拆句子、裝句子，是不得其法，徒勞無功。這種教學法教出來的學生，寫的是脫離中文自然口語的人工語言，惡劣的洋化中文。是故，拙著《中文解毒》，是斷症與批判，是書則是「中文保育」，是療救與滋補。在五癆七傷之後，療病及滋補，便要固本培元，從中文的根本學起。這一個根本，就是舊日的啟蒙教材、幼學叢書。《千字文》、《聲律啟蒙》、《增廣賢文》等，民間的《通書》（黃曆）也有列

入，往日的啟蒙教本，就在家家戶戶都有的《通書》。我童年時期，閑來就打開《通書》誦讀，隔壁的黃大娘知書識禮，見我好學，便用客家話教我讀書。當年耳畔傳來的粵曲與南音，如《客途秋恨》：「涼風有信，秋月無邊。虧我思嬌情緒，好比度日如年！」也是四六對句。

念誦與背誦，是漸次而行之事，毋須強迫。古語有云：「讀書百遍，其義自見。」除非是天資過人，否則難以一刻之間醒悟文詞妙理。反覆念誦之後，理解和誦讀相互交錯，一方面是愈誦愈明，另一方面是愈明愈誦。一如此學中文，數年下來，便是水到渠成。往後再讀《史記》、《世說新語》，可得史家的簡練文句；閑讀唐人傳奇，便可得到當時文士精練詩賦之餘的「溫卷」之作，知道如何在散文之中融入韻文，使文章生輝。讀明清文人之筆記，如張岱之《陶庵雜憶》、蒲松齡的《聊齋誌異》，便可得文人「練筆」（法文 *essais* 的原意）之妙趣。民初，周作人之性靈散文，就得益於明清筆記甚多。

耳濡目染，寫好中文，以前是自然而然而、輕而易舉之事，幾年私塾已經可以寫通順文書，今日則是舉步維艱，原因是香港學校的中文教學走錯了路，數典忘祖，荒廢《詩》、《書》，學子

一·此點採自龐永欣，〈背書使人蠢？〉，《明報》副刊，二〇〇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浪擲光陰，終無所得。

「四四六六拆拈佢」

為何啟蒙教學要由經典韻文開始？因為韻文的四字、五字與六字，是中文的核心句法，對仗與押韻，則是中文獨有之文意與聲律。掌握了核心句法、文意感應及聲律規則，說話及撰文就正本可依。

舉例，報章報道上水廖氏盆菜宴之改革，行文如此：

一般而言，秋祭完畢後，族人便會在祖墳前享用盆菜宴，這稱為「吃山頭」。廖氏的盆菜宴本來都是在墓地下的空地進行，但由於有人在盆菜宴後不適，經食物環境衛生署的呼籲下，盆菜宴改為回到村中才舉行。而以往烹煮盆菜是由族中的婦女負責，但近年來已改為由一些專門煮盆菜的公司負責。^二

當中，「負責」一詞乃普通而乏力之詞，而且重出（重複使用），致令通篇修辭乏力，句法零散，真的名副其實是西洋式的淺薄「散文」，毫無章法與聲律可言。中文的散文，是講究章法及聲律的。我在《信報》專欄寫〈盆菜〉一文^三，就將之改寫如下：

在政府干預下，後院養雞、街頭派米及山頭盆菜幾成絕響，如水上廖氏一向在墓前空地食盆菜，但由於有人食盆菜後不適，順應食物環境衛生署之勸諭，族人回村盆宴。以往烹煮盆菜之事，由族人分擔，近年

也改聘盆菜公司專門包辦了。

當中，「後院養雞」、「街頭派米」、「山頭盆菜」與「幾成絕響」是四字韻文結構，「族人回村盆宴」是六字結構。弱動詞（weak verb）「負責」改為強動詞（dynamic verb）「分擔」與「包辦」，「族人分擔」與「專門包辦」合成對仗。散文鋪排事實，韻文遞進情理。在散文嵌入韻文，配合聲律，文章便有章法，不論閱讀或誦讀，都順暢如流。以前幫會大佬攤牌講數，謂之「四四六六拆掂佢」或「四四六六傾掂佢」，將十份拆分為四六、五五之類分帳。寫文章也如是，散文長句在恰當之處，應拆為四、六之句，章句停頓之後，透一透氣，長句也不覺其長了。

說理文章，也可暗藏對仗

續寫盆菜。報章報道，說元朗的屏山盆菜，「最基本是『兩衫四鉢』，即是兩大盆與四鉢，通常大盆是蘿蔔、豬皮、枝竹、炆豬肉等味道配合的燻菜，細鉢則可以是雞、炸蠔、蝦等不太適宜混在一起的食材。想高級一點，可食『九大簋』，九款燻菜在基本上加鮑魚、蝦、燒

二· 惜當日摘錄之時，忘記報章名稱及日期，今遍尋不獲。

三· 《信報》文化版，二〇〇九年一月九日。

鵝……悉隨尊便，並無一定。」^四

我則將之改寫為：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圍村宴客，以「九大簋」為尚，有九大瓦碗菜；其次則是「兩杉四鉢」，即是兩大木盆加四大陶鉢，共六味菜。通常大盆是蘿蔔、豬皮、枝竹、炆豬肉等容許和合之味，細鉢則是雞、炸蠔、蝦等只宜獨存之味。

報道文字雖然解釋了「杉」與「鉢」，但由於現在家居少用木盆盛菜，故此必須言明，至於「鉢」，則是粗陶所製，用「木盆」與「陶鉢」相對，意義便明顯了。簋是大瓦碗，也要說明。至於混合來煮與分開來煮的菜色，也可用文字對仗，將對照的關係標明，「容許和合之味」與「只宜獨存之味」，用了四字詞為核心，再襯以「之味」，成為六字句，讀來便文氣舒暢，意思易解。

台灣小說家朱天文的《荒人手記》（一九九四），文字精煉，裏面寫到女主角追逐情人到火車站，然而情人蹤跡已逝。追逐的時候，用的是精簡的散文體：「我飛奔上樓，抓了皮夾銅板車票，直去追他。」到達車站，始知情人離去，用的是電影「定格」一般的對仗體：「擴音器裏的女聲廣播着班車時刻行次的奇異腔調，直如吸星大法叭地掏走我心，此時若有誰效姐己的背後一叫，我必跟空心

比干一樣撲地而滅。」當中，「奇異腔調」、「叭地掏走我心」、「背後一叫」及「僕地而滅」，都是暗藏文內的四六句。

好的中文，就是唐話。所謂「四六成文」，並非是要大家復古，寫八股文章，而是要說出一個道理，古文的章句結構，乃自然口語之提煉，稍為點明，人人都可活學活用。

四·〈阿媽八十大壽，鄧達智請食紮菜炆猪肉〉，《蘋果日報》二〇〇八年二月十一日報道。

順理成章

香港作家陶傑諷刺此地教科書價格高昂，卻又販賣劣貨，可謂混騙家長錢財。他隨手抄錄中文課本的一段：

「海底世界廣闊無涯，它蘊藏資源，也包含無窮妙趣。你可會開啟它的門戶，進一步認識這個寶庫呢？」

陶傑說，這幾句，用了歐化污染的中文，「它蘊藏資源」、「它的門戶」，是英文的硬搬。陶傑用了中文本來的節奏，數演優秀中文：

「海底世界，廣闊無涯，資源豐富，妙趣無窮。」

當然，陶傑寫的是每日專欄，行文匆匆，香港教科書的文字中毒之深，一言難盡，修改又豈可一蹴而就？

奇技淫巧，堆砌垃圾

所引的教科書中文，不知出處如何，觀其形貌，是香港回歸之後的典型課文。有瑰麗文字，有四字詞語，有比喻，有動作，

有設問，一切教學單元指引內的修辭技術都用上了。堆砌出來的，卻是文字垃圾。首先，是作者的心態問題，所謂「文心」。將大海當作是資源的寶藏，等待人類開採，無視其生命與資源枯竭，是麻木不仁。在地理課本、自然課本，可用如此功利心態，國文課本乃國魂所寄，不可如此。不知道何謂國魂，不可編寫國文課本。

其次，是文理。大海既是廣闊無涯，有豈有門戶可以開啟？既談資源之功利，有豈可並談妙趣之無窮？探索寶藏，就是妙趣？

其三，是文氣。無端端用了代詞「它」、「它的」，然而主語不變，仍是「海」，何須用「它」，隔斷文氣？

其四，是煉字。以科學論之，「海底世界」用字不確，「海洋世界」才真的是廣闊無涯。「蘊藏」與「資源」都是泛指之詞，不可配對，可寫「蘊藏礦產」，但不可寫「蘊藏資源」。四字詞話之後，忽然來了一句官僚洋化中文「進一步認識」，前功盡廢。改用「探索」，對兒童而言，不是更貼切麼？難道「進一步認識」的語言權威級數，比「探索」更高？

一、陶傑：〈教科書騙局〉，《蘋果日報》副刊，二〇〇九年四月十二日。

即使是小學課文，不必艱深，也起碼要修飾到如下地步：

海洋世界廣闊無涯，資源豐富，樂趣無窮。你可會投入大海的懷抱，探索這個寶庫呢？

用「大海」取代原文的「它」，語義有遞進，卻不必用機械的代詞「它」。原來的比喻「門戶」並不恰當，投入「懷抱」較為可取，而且也令兒童覺得大海可親。原文的「妙趣」，卻又艱深無比，用「樂趣」足矣。

中文有章法

若是中學課文，則須端正文心，扶正文理，貫串文氣，淬煉文字，鋪排韻律，用白話修改如下：

海洋世界廣闊無涯，礦藏豐富，生物眾多，是自然資源的寶庫，也是地球生命的本源^二，值得我們探索，更值得我們珍惜。

教科書的中文，是洋化中文，合乎所謂語法，句式看來也活潑，轉換了一次主語（由「海洋」轉到「你」），卻不合中文章法。筆者改寫的中文，主語不變，都是「海洋世界」，保持句式

簡單，變化在於詞組韻律。詞式方面，則多用四六句為骨幹，方便兒童誦讀。

文章，文要有章，方是斐然成章。文字成篇，謂之章。章是花色（pattern），引申為文采、條理、規格、標記及印信。有花色與文采，便有規格及權威。所謂順理成章，理不順，則章不成。說理文章的理，就是西方文學理論家講的張力（tension）。海洋有資源可取，卻又有枯竭之虞，危及生態安全，這就是文章要敷演的理。一味鼓吹瘋狂旅遊，索求海洋資源，毫無反省，就無理可言，說的詞彙如何漂亮，終是重複偏見，編織廢話。抒情文章，也是自有情理，不過本書以說理文章為主，抒情文章留待後論。

章法高於語法

簡單而言，語法（grammar）處理的，是單一句子的合理配置。西歐語言的語法多數是詞尾屈折變化的形式語法（formal grammar），有跡可循。中文當然也有語法，但由於中文不是屈折語，只能依情理而言，例如語意通順與否，詞彙合適與否，變為章法了。章法（discourse）即是文句的整體佈局，認識章法，要從口語及文章經典之中的通行形式而來，例如中文的句法長短、韻

二· 依照進化論及古生物學的考證，最早的陸地生物來自海洋。

文格律、虛實對應等。其實，即使英文，也是講求章法的，上佳的英文，貴格的英文，也是講求句法長短合宜，韻文格律及虛實對應的。只有低級中產者、工程師的英文，才會雞毛蒜皮的事，都煞有介事地說 *We are sorry for any inconvenience caused / Please provide us with further information* 之類。甘受此等低級英文的茶毒，便寫了一大堆「存在、不排除、進行、高度關注、強烈譴責、讀書增值、釋放催淚彈、銷毀家禽……」，程式化、非人化的表達方式，然後反過來譏諷，中文的表達力差，不及英文。這是西諺所謂自我實現的預言 \checkmark (*self-fulfilled prophecy*)。

漢語的特色

語言學以口語為本，中文的口語稱為「漢語」，漢語是孤立語 (*isolated language*)，不同於印歐語系。彼等西洋語言有屈折變化 (*inflection*)，漢語的詞只有一種形式而沒有諸如複數、詞性、詞格、時態等曲折變化。例如中文的鳥與飛是字形不變的，連讀音也不變，英文則是 *Bird flies. A flying bird. Flying birds. I saw the bird fly. I saw the bird flying.* 若是德文的 *der Vogel (bird)* 與 *fliegen (fly)*，則變化更為複雜。這些屈折變化，漢語用語序和虛詞表達其意。He his me。中文是「他打我」，用語序顯示主語，英文則兼用 *his* 來顯示主語是 *he*。

漢語用現在、以前來表達時間，用眾、們之類來表示複數，用語氣詞嗎、啊之類來顯示問題或語氣。概括而言，中文的表達精確得多了，英文的複數s，不一定是複數，沒有複數的字（如sheep、fruit），也可以是眾多的。英文的過去時態，也不一定是指過去之事，中文的虛詞「昔日」，就一定是過去。中文也用虛詞「了」或「過」表示已經之事，但二者仍有差別：第一個是與目前發生的事相關的，例如「我看了那電影，可以和你談談」，類似英文的I have seen that film，用現在完成時態。另一個卻只意味我有此經歷，並不與目前相關，例如「我看過那電影，不必再看了」。類似英文的I saw that film，用簡單過去時態。

近世嶺南國學大師陳寅恪在〈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一九三二年）一文，已質疑民初學者用西洋語法研究中文，甚至用於中文教學。他認為西洋語法的一般原則（通則），例如音韻學、語理邏輯等，可以應用於中文的語法分析，但西洋個別語言的語法特殊規律，如英文的形式語法，則不可套用於中文，否則就如當年佛教入華時期的「格義」，將外來理論附會於中國似的觀念，形成誤解，如果套用於中文分析及教學，更會貽禍世人。

陳氏當年所用之白話，亦不難解。引述如下：

今日印歐語系謂之文法，即《馬氏文通》「格義式」之文法，既不宜施之於不同語系之中國語文，而與漢語同系之語言比較研究，又在草昧時期，中國語文真正尚未能成立，此其所以甚難也。夫所謂某種語言之文法者，其中一小部分，符於世界語言之公律，除此之外，其大部分皆由研究此種語言之特殊現象，歸納為若干通則，成立一有獨立個性之系統學說，定為此特種語言之規律，並非根據某一特種語言之規律，即能推之以概括萬組，放諸四海而準者也。假使能之，亦已變為普通語言學、音韻學、名學，或文法哲學等等，而不復成為某特種語言之文法矣。「由是言之，從事比較語言之學，必具一歷史觀念，而具有歷史觀念者，必不能認賊作父，自亂其宗統也。往日法人取吾國語文約略摹仿印歐系語之規律，編為漢文典，以便歐人習讀。馬眉叔（馬敘倫）效之，遂有《文通》之作，於是中國號稱始有文法。夫印歐系語文之規律，未嘗不間有可供中國之文法作參考及採用者。如梵語文典中，語根之說是也。今于印歐系之語言中，將其規則之屬於世界語言公律者，除去不論。其他屬於某種語言之特性者，若亦同視為天經地義，金科玉律，按條逐句，一一施諸不同系之漢文，有不合者，即指為不通。嗚呼！文通，文通，何其不通如是耶？

反省的與生發的

西歐語文的語法，一般受到拉丁文的格式語法（case grammar）

的影響，長於組織有形式邏輯的長句，方便綿密的推理。然而，由於中文並無形式語法，生硬套用英文的格式語法，便會在教科書傳授冗長的句子，而不知道中文原是用短句的邏輯遞進來代替長句的。例如筆者上面修改教科書的示範，就是用短句的組合遞進，來代替長句子。

更何況，語法畢竟是後設的 (meta)、後省的 (reflective)，英國人不必懂得語法，都可以講英文的，偶然有錯。寫英文，就要懂得語法，否則會犯錯。即是說，語法在英文是生發的 (generative)，推動發生的，有助語言的發育。但在中文，語法並無生發之功，只有反省的作用：中國人講寫都不必懂得語法。懂得語法通則，可以幫助自我反省和分析，修改文章而已。

如何學得中文章法

籠統而言，中文詩、文不分家，章句長短有節，出口成詩。西文則詩文分家，詩可破格，文則服從形式語法。五四時期的中文，也並非如倡導者之宣傳，是「我手寫我口」，而是步武西洋句子，用漢字寫西洋人之口。

粵語傳承隋唐之中文。學習中文章法，要重新學講唐話，學習未經現代港式教育糟蹋的俗人粵語。今日，普及教育之下，不受糟蹋的粵語講話人不多，只好求諸舊時的電影聲音記錄

及文獻典籍。筆者舉例，近年到工業展覽會，都見到壽桃牌麵食的環保袋上寫「健康最重要」的中文大字標語，英文是 Health is important。中英文都合乎語法，而且是港式教育出來的典型文句——有語法而無章法，更無文采。「健康最重要」，亦非俗人的生動口語，而是學校語言（school language），粵人口語是「最緊要健康」，猶如「最緊要好玩」。有點文墨修養的粵人口語，是「健康行頭」（健康行先也可），所謂「執輸行頭，慘過敗家」。健康行頭，轉為文話，就是「健康為先」。熟悉古語「學無前後，達者為先」，聽過粵曲《萬惡淫為首》，便知下旬是「百行孝為先」；到過以前的茶樓，聽過老掌櫃訓示小伙計「以客為

先」的道理，才曉得用「為先」入文。不然，就只能寫程式中文，「××最重要」。

英文的 Health is important 也是毫無血氣的书呆子文字。寫成 Health comes first，才有些看頭。

如本書（四六成文）一章所言，入手可



從蒙學書籍，得中文之天真自然。說理文字一路，深入者，可讀《史記》、《漢書》若干篇章，得其簡潔。讀明清筆記，如《聊齋誌異》，可得其洗練。《今古奇觀》、《西遊記》、《官場現形記》、《少年中國說》（賦體）等，可承接舊時白話，得其通暢。

誦讀佛經，也可領略上佳中文。特別是唐人譯師，如玄奘法師之譯文，比梵文原典輕省，比先秦古文淺白，且韻文散文結合。玄奘譯《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無苦集滅道」一句，梵文字字對譯，是無苦、無集、無滅、無道（*na dukkha na samudaya na nirodha na marga*）。意思是無關於苦、苦的原因、苦的止滅，或如何以八正道去滅苦。即使是當時的中文，也要寫無苦無集無滅無道，不可一個「無」字，領帶四個字。玄奘掌握中文以簡馭繁的原則，改革中文，令中文更為簡潔，而不是如近代的中國人，翻譯西文，竟然令中文更為繁複。

玄奘親撰之文字，更有史筆之質樸，如《大唐西域記·卷二》寫天竺葬俗：「送終殯葬，其儀有三：一曰火葬，積薪焚煉；二曰水葬，沉水飄散；三曰野葬，棄林詞獸。」今之劣譯文體，充斥報刊，皆因譯者文筆不修也。

白話

文言易就，白話難為。古往今來，文事之白，大概有三，曰留白、淺白與直白。古文重含蓄，猶如山水畫之尚留白，故不待言。今文有淺白之政治動員文字，也有坦誠之文人直白文字，皆五四新文化運動之流風也。說淺白政治動員文字之人，往往不惜將西洋理論簡化成為教條與口號，當中取得權力、建立政權者，其言文演變為黨八股及「程式中文」，如作出……行動，就……發表講話之類。

無盡的探索過程

於此而言，五四「白話」之意義有二，迥然不同，一是剖析個性心靈、傳達時代感覺的現代中文，二是蒙蔽個性、驅策民眾為集體（政黨）犧牲的政治中文。文人之白話中文，香火不繼，今日已被粗野不文、言之無物的北方口語所掩蓋；政治中文，則大放異彩，成為欺壓百姓又壓抑個性之共產中文。共產中國走資之後，復變成大陸的商業中文，鼓吹盲目消費。走資之前，是革命建其黨國；走資之後，是消費救其黨國。至於人的個性與主體，則無論大陸或香港，都肆意打壓，惟恐奴役之不足。是故，中國尚未現代，「五四」仍未完成，「六四」正在延續。

共產中文及其進化成為「程式中文」之事，筆者論之經年。未論的是文人的現代中文。滿洲帝制崩潰之後，王綱解紐，禮法頓失依據，文人固然擺脫思想之枷鎖，但也萌生空虛與茫然，而西洋種種革命與開放思想之衝擊，巴黎和會帶來的西洋政治現實之狡詐與困惑¹，無法令文人可以將紛擾之世情與個人理解，用傳統的文言表述出來。

王朝時代的文言，簡明含蓄，要言不煩，有經典可依，是智慧澄清與世故練達的語言，卻少有人類存在之詰問、探索、剖析與困惑，即使有，也只限於「天問」或「逝者如斯乎」的喟嘆，蜻蜓點水，欲言又止。古人只會展示詰問與探索的結果——如老子的《道德經》，而不會展示詰問與探索的過程，這很可能就是無盡的、痛苦的過程。恰好，現代社會的特性，是無盡的過程，不斷反省、反覆與改進的過程，任何走向簡化答案的現代計劃——如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及近年的全球金融資本主義等，都以災難收場。不思考現代處境，不與政治勢力周旋之沉默或自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第一次世界大戰宣告結束。一九一九年一月，勝利的協約國集團，召開巴黎和會，締結和約。中國因曾派工兵赴歐洲參戰，也成為戰勝國之一，遂要求索回戰敗國德國強佔的山東半島的主權，但英、法、意竟然主張將德國的利益轉送日本，美國提出暫交英法意美日五國共管，也遭到日本拒絕。中國代表團向和會提出兩項提案：取消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特權；取消日本強迫中國承認的《二十一條》，收回山東的權益，但提案遭到否決。巴黎和會令中國文人驚醒，歐洲人在鼓吹自由民主博愛之際，也有現實的國家利益考量，事件引起文人猛醒，並鼓動抗議，爆發「五四運動」。中國代表最終並無在和約簽署。

作多情的「和諧」^二，都會成為境內暴政或境外帝國主義之奴隸。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獨善其身，迨無可能。魯迅說：「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無聲息的緣由了。沉默呵，沉默，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紀念劉和珍君〉）

抒情之現代中文

鼓吹人權自由與個性獨立，卻處處密布政治洗腦、勞工枷鎖與經濟剝削，現代社會充滿矛盾與困惑，不證自明的遠古道理，不再適用。中國的君子自有成聖的主體個性，如頂天立地、獨立不改的大丈夫氣魄，然而此種大丈夫氣魄是離世的及返祖的，而不是入世的及前瞻的，其思想境界是無言的沉默。不必思考人類前景，只須跟隨往聖的楷模——周文王的易、太上老君的道或佛陀的空，可以迅速解脫成聖。以行動，殺身成仁，鼓勵來者，也可以成聖，如譚嗣同、秋瑾。然而生存下來，為自己的生存處境思考，為現代社會思考，為人類前景思考，當一個知識份子，其主體個性就不能再以沉默說明、以行動說明，而必須以思辯、抒情說明，必須多言（articulate）。這是五四時代的文人白話在今日讀來囉唆的原因。我們煩厭這種囉唆，不是說我們已經掌握了成熟的現代中文，而是我們無復當年先輩之勇猛，無法直接面對困惑與探索，無法面對多言之後，得來的只是空虛。今人盡說廢話，卻不敢多言。魯迅在散文集《野草》（一九二七）的題詞

說：「當我沉默著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

拖沓的語言，哀愁的滋味，朱自清的抒情散文（荷塘月色）。開始是「這幾天心裏不寧靜。今晚在院子裡乘涼，忽然想起日日走過的荷塘，在這滿月的光裡，總該另有一番樣子吧。」散步之際，見到的是「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彌望到的是田田的葉子，葉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末了，是「樹縫裡也漏著一兩點路燈光，沒精打采的似乎是渴睡人的眼，這時候最熱鬧，要算樹上的蟬聲與水裏的蛙聲；但熱鬧是牠們的，我甚麼都沒有。」朱自清不是模仿古人「詠荷」，而是心緒不寧，最後是一無所有。朱自清「去古未遠」，當然可以在開首寫「心緒不寧」，在結尾寫「我一無所有」。若是如此寫，連帶裏面的囉唆虛詞都減省了，那就表達不出時人探索自我感覺的抑鬱味。那份 melancholic，必須用拖沓的白話，抒發出來。「心緒不寧」，對治的方法是打坐參禪、把酒邀月或服食六味地黃丸；「心裏不寧靜」，只能散步思考了。「一無所有」，傳達的是道家的無，佛家的空，卻不是「我什麼都沒有」的、現代人迷茫的空洞感（nothingness）。那是郭沫若在一九二八年譯哥德《少年維特之煩惱》而一紙風行的年代。

二、「六·四」之後，中共呼籲民眾「和諧」，少作抗爭，齊心搞好經濟云云。

探索之現代中文

魯迅寫《中國小說史略》用古文，寫詩寄託舊感性，也可用古文，但寫小說與雜文，必用白話。他偶然也用看來蹩腳的古文寫出現代人的黑色幽默：「絕望為之虛妄，正與希望相同。」（《野草集》之〈希望〉）此句若改為通暢之古文：「絕望與希望，皆為虛妄」，其義盡失。此句是當代的黑色幽默，暗藏鼓舞：當今時世，希望固是虛妄，然則此刻萬念俱灰，抱持絕望，也同是虛妄。

魯迅從不自居為導師，他不提供答案，他提出長期探索、自嘲和戰鬥的韌性哲學。「正無須乎震駭一時的犧牲，不如深沉韌性的戰鬥。」（〈娜拉走後怎樣〉）《野草》第一篇〈秋夜〉（一九二四）探索的就是人存在的韌力。魯迅長長的白話，就如吐納胎息，展示探索者的韌力。開首是「在我的後園，可以看見牆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不寫「後園有二棗樹」，因為他文中強調的正是不怕孤寂、不怕重複的剝削、不怕重複的希望與絕望：「棗樹，他們簡直落盡了葉子。先前，還有一兩個孩子來打他們。別人打剩的棗子，現在是一個也不剩了，連葉子也落盡了。他知道小粉紅花的夢，秋後要有春；他也知道落葉的夢，春後還是秋。」

現代未了結

最後，「後窗的玻璃上丁丁地響，還有許多小飛蟲亂撞。不多久，幾個進來了，許是從窗紙的破孔進來的。」小青蟲灼死了，停在白燈罩上，「他於是遇到火，而且我以為這火是真的。」他向青蟲的敬禮，卻是「我打一個呵欠，點起一支紙煙，噴出煙來，對着燈默默地敬奠這些蒼翠精致的英雄們。」孤寂而堅韌的生存者，魯迅敬重；為探索、為好奇、為躁動而犧牲的，魯迅也憐惜。然而，面對複雜與狡詐的現代社會，仍須保存探索真理、維護公義的有生力量。「在青年，須是有不平而不悲觀，常抗戰而亦自衛，倘荊棘非踏不可，固然不得不踐，但若無須必踐，即不必隨便去踐，這就是我之所主張『壕塹戰』」的原因，其實也無非想多留下幾個戰士，以得更多的戰績。」（《兩地書》）這些白話，又有古來士大夫的睿智與曠達了。仿佛預示着，五四之後，還有六四，六四之後，還須五四。這是看來囉唆笨拙的五四白話的深厚之處。現代尚未成功，白話仍須繼續。

後記：紀念五四運動九十周年之作

《信報》二〇〇九年五月七日，刊登後增刪改寫

中文好夠照

有何貴幹、實不相瞞、恕我直言、恕我多言、有怪莫怪、榮幸之至、恕難從命、卻之不恭、有失遠迎、請候片刻、請移玉步、相請不如偶遇……這些不是古人言語，而是香港上世紀七十年代的口語，粵語長片裏的販夫走卒，都懂得講一兩句文話，為開場白、口頭禪。到如今，除了零售行業受了日本影響，學的虛假禮貌，被迫高喊「歡迎光臨」之外，其餘的文話都日趨沒落了。吐屬溫文，只能師法西洋，由洋文轉譯中文，如售貨員打招呼，自「May I help you?」學來「有乜嘢可以幫到你呀？」要人家讓路，行個方便，以前的人說還懂得說「勞駕」、「借光」。家父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到北京學習，當時還未有「反右」與「文革」，街上的人都懂得說「勞駕」，之後就沒了客套。以前香港老一輩說「請借一借」、「唔該借歪（音mez）」之外，今日後生一輩只曉得用英文說Excuse me。

中文也留白

古人以禮相待，即使有時到了虛偽客套、不近人情的地步，也保留了一套文雅言詞，裝點禮義之邦。如講一些別人不中聽的話，先打個圓場，說恕我直言、話雖如此、容我莽撞之類，今人

丟失本國的雅詞之後，便要說「容許我說……」（Allow me...），忘了「恕我直言」了。如香港評論家寫道：「容許我用一種比較粗鄙但誠實的說法來表達我對這套戲的感受，……」，以前的文話，是「恕我直言，不避粗陋而直抒胸臆，此戲確是……」粗鄙但誠實的說法，雖是白話，卻非唐文。「粗鄙」是自貶過甚，「粗陋」則是自謙。無謂客套，真要簡潔，中文也有「直白」一詞，正是「粗鄙但誠實」之意。故此，簡練的講法，是「恕我直白，此戲確是……」。修辭至此，就是《易經》講的「吉人之辭寡」了。言簡意賅，正是古人言語。

有些現代概念，確實需要多言，然而事理通達，也可簡明其詞。如某影評家說，「賈章柯拍《三峽好人》時，幾乎選擇了置身事外，不干涉事件進行。」明白導演的拍攝哲理之後，也可改寫為：「賈章柯拍《三峽好人》時，任由情節發生，幾乎置身事外。」

給我一個機會吧

「招呼唔到」仍有人講，「隨便慢用」就讓位子 Please help yourselves。至於 having said that，近年中產人士掛在口邊，既忘了「話雖如此」，也懶得翻譯白話，直接插入英文算了。Frankly speaking 或 To be honest，是實不相瞞、實話實說；To be blunt，是容

1. 林沛理，「中國電影的壓抑與突破」，《亞洲週刊》，二〇〇七年三月十一日，頁二十。

我莽撞、恕我無禮。Between you and me，是不可外傳、你知我知就好、不足為外人道，然而電影《色·戒》之中，易先生是五四時代之人，去古未遠，卻口吐一句：「就在你我之間。」

香港政務官的內部會議之上，要正反辯論，自告奮勇充當辯方律師，「做醜人」者，有時會模仿英國人口吻，說Let me play the Devil's advocate（扮演魔鬼的辯護士），中文是「（且）容我設身處地，講講反話」。然而，港式的洋化中文或說話加插英文，總顯示了些禮儀，只是忘記中文固有的講法而已。不像大陸，有時洋化得來頗為生硬。如美國政界喜歡講Better，什麼for a better future之類。這是美式政治辭令，避免貶抑上一任的功勞，但也是無謂謙遜，多此一舉。中共以前鼓吹政治鬥爭，徹底貶抑前人，如今政界也學美國之舌，說「更好地」推進經濟發展、為了「更好的」將來之類，卻自我居功，毫不感激趙紫陽、胡耀邦甚至朱鎔基，虛有其表，令人發笑。以前鬥爭用的牛鬼蛇神、反革命份子甚至滋事份子的術語不敢用了，如今中共說達賴喇嘛是「麻煩製造者」（trouble-maker），古語興風作浪、無事生非也。

二〇〇八年初，中共宣傳奧運的口號最先是「給中國一個機會，還世界一個奇蹟」，其後是「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要人給一個機會，Give me a chance，是求饒之意，香港的黑幫也懂得此洋化中文，曰：「阿Sir，俾個機會我啦！」以前的小流氓，

說：「差大哥，放過我啦。」奧運宣揚的是各國平等的體育精神，中國要人家給一個機會，自我貶抑過甚矣。

中文好實在

拙著《中文解毒》（作為）一文，略述英文的片語虛詞 as 侵入中文之後，身為家長、做人媳婦、身為特首、為人師表等各有其義的中文語彙，統統變為意義單薄的「作為××」了。講寫中文，都是實詞為先，虛詞為輔。即使是虛詞，中文的虛詞由於毋須兼負語法的形式責任，也演化出實義來。比方，英文的 as，是純為形式語法而設的虛詞，中文的身為、為人、做人、以……之名位等等，雖是虛詞，卻各有意義。例如社論作家之每日專欄有一句：「作為貿易大國，中國致力穩定人民幣匯價，理當如此」^二，此乃急就之章，如不以 as 來思考，可寫為「以貿易大國之權責（或名位），中國致力穩定人民幣匯價，自是當仁不讓。」就可以轉虛為實，迫使作者多思考意義，而不是以「作為」虛應故事。

國人喜歡用洋化中文、程式中文，也是由於此等中文夠虛泛，可以用作為、不排除、有保留、打造平台之類來蒙混自己和聽眾，逃避思考實事。放棄精細辨義（Fine distinction），是頭腦退化、階級下降及品味淪落的徵兆，國人用洋化中文、機械程式

二· 林行止，〈中國崛起勢難改，美國衰落未有期〉，《信報》，二〇〇九年四月二十日。

語言或其他虛泛字詞，除了外交辭令必須如此之外，顯示國人甘於接受洋人的文化霸權，自貶為中下階層。外邦人的英文愈用愈精，自己人的中文愈用愈鈍，世界文化競爭，勝負自有分曉。

近日大陸官僚流行將「出台」變為動詞，香港的官員也慌忙學舌，如中國「出台」政策扶助企業、美國「出台」保護主義措施，既破壞中文章法，也言之無物。用推出政策、推出措施，有何不好？中文論政，本來詞彙豐富，中性的是「推出」政策、褒義是「頒佈」政策、貶義是「祭出」、「抬出」保護主義措施。即使俗民口語，今日也有模糊之頹勢，例如以前的人講食豬肉、食雞、食鴨，帶一個肉字的，如食豬肉，顯示只食局部，不帶肉字的，如食雞，則是整個雞上碟。食乳豬，是整個上碟；食燒肉，則只食一件。近年的香港年輕人，則只講食豬、食牛、食羊，不再精細分辨了。甚至連上了年紀的美食家，也遷就年輕讀者，隨大流，講食豬了。^三

中文好「夠照」

上世紀八十年代，似是由電台的新潮DJ開始，將「下星期六之類」講成「嚟緊嘅星期六」（即將來到的星期六），這是受了美式英文coming Saturday的影響。一詞起，一弊生。原本說「下星期六」，就是下一個星期六了。如果今日是星期二，最接近的星

期六 (coming Saturday) , 是講「本週六」或「今個星期六」的。有了「嚟緊嘅星期六」的講法之後，講「下星期六」便恐怕會與「下一個星期六」、(「隔一個星期六」) 混淆了，於是只好放棄講「下星期六」，要講「嚟緊嘅星期六」。英文的 this Saturday 與 next Saturday 本來也是意思清晰的，引入 (this) coming Saturday 好像精確一些，卻無必要，愈弄愈糊塗也。

講到地點，「下(一)(個)站」也有混淆，不知是「下個站」，還是「隔一個站」。「再下一個站」(粵語「對落一個站」) 則意義清晰，是隔一個站了。由於講者與聽者的出發參照點 (reference point of departure) 不同，語言無法表達清楚，圖解則容易些。多講幾句話，當然會清楚的：上水車站剛過了，下一站就是粉嶺。

有些新引入的偽精確詞，如「進一步」(further) , 要使用，也要適可而止。「進一步」與「進步」及「更進一步」，畢竟容易混淆。在中文，進步是好的，更進一步就更好，但是英文的 further 卻是中性的，可以 further improve / further enhance , 也可以 further worsen / further destroy。如「巴士服務進一步改善」，當然是好；「失業數字進一步惡化」，卻是不妙。「進一步」與「惡化」是不能相配的，但現今很多人都以中文視之，將之自動翻譯為洋文 further , 於是便可壓制中文的語言意識，使之不會「抗議」了。

三· 如蘇絲黃在二〇〇九年四月底的百佳超市電視廣告說，「豬又咁平、雞又咁平」(平：便宜)。

洋化中文未侵佔語言意識之前，以前的中文虛詞是分得清好事與壞事的。中文的虛詞很多有實詞轉來，保留實詞的表意能力，虛詞也是「虛中有實」。例如好的 further，中文是「益加」、「益發」、「日益」，「巴士服務益加改善」、「考核制度日益嚴謹」；壞的 further，中文是「更形」、「日趨」，「香港的稅基更形狹窄」、「失業情況日趨嚴峻」。益加、日益來自增益、添益的益，多多益善也；更形、日趨來自形勢、趨勢，形格勢禁，大事不妙也。至於中性的 further，中文是更加、更見、一再、再度、復次。誰還敢說中文不夠 expressive ㄟ。

「有創意 (creative)，我鍾意」。香港的學生有創造力。這球射得有創意。潮語講得膩了，也可以用成語別出心裁、匠心獨運的。以前唐人說「我懷疑是他偷的」、「我猜是他偷的」，現在用了英文的 I believe...，說「我相信是他做的」，就無端有了歧義，不知是相信還是猜測。明清的北方白話，仍有「敢情」兩字，「敢情是他偷的」，猜想得較為肯定，可以用來翻譯 I believe 的猜測意思。如不用「敢情」，用「估計」也可：「我估計是他偷的」。

然後呢……

許多香港明星北上之後，接受娛樂電視台的訪問，都喜歡說「然後呢……」為口頭禪，緩衝答問時間，英語所謂 gain time for

response。這裏有台灣的影響，也受到英文 and then 的干預，反正香港很多中產階級都喜歡加插英文虛詞為時髦語言，喜歡講 and then。

經常說「然後呢」，聽得人很累，還有其他的講法的，之後、此後、在此之後、其後等等。即使是為了拖延時間，也可以多些變化，毋須在 and then 和「然後」之間畫個等號，將中文與英文都鎖死了，英文除了 and then 之外，也有 afterwards、thereafter、what follows 之類。練口才，也是練腦筋。

才與始

白話的歷史短淺，表達之力，用詞之簡，遠不及古文。例如「如果不是這樣的話」，用古文是「若非如此」、「非此」。廣東白話的「他無來」與「他未來」，也是古語，現代白話要用多些字：「他沒有來」與「他還沒有來」。

二〇〇六年，柏林主辦世界杯期間，讀某專欄作家的文章，如此一句：「看世界杯開幕禮，訂錯了去柏林的機票，去取機票時才被告知應去慕尼黑。」才被告知，是 Only upon claiming the ticket was I told that……的「完美演繹」，簡潔自然的中文，是「才得知」，古文是「始知」：看世界杯開幕禮，訂錯了去柏林的機票，取機票時始（得）知，開幕禮在慕尼黑。

白話的「才」字的配搭太多（如人才），容易疊字而誤讀，適當時候應復用文言的「始」字。如梁文道評論唐山地震紀念方式的文章標題，說三十年後，才容許人家公佈真相及紀念逝者，梁的題目定為「三十年後，人才死了」^四，也不能望文生義，改作「三十年後，始見人死」，較為通達。「始」與「見」，雖是文言，但亦可解。只要作家敢用、多用，讀者習慣了，就可恢復古文的活力，令現代中文有了源流，不致乾枯，毋須事事乞求於外洋。

學好中文，保住香港

美國獨立戰爭時政治家柏德理克·亨利（Patrick Henry）有一名言：「不自由，毋寧死」。此語出自一七七五年的一篇演說，當時美洲的殖民者（歐洲移民）與英國宗主國已判十年而不果。亨利發表演說，最後說：「難道生命就這麼可貴，和平就這麼甜蜜，竟值得我以鐐銬和奴役作為代價？全能的上帝啊，制止他們這樣做吧！我不知道別人會如何行事，至於我，不自由，毋寧死！」最後的一句，英文原文為：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直白的譯文，是「給我自由，或給我死亡。」但晚清文人機鋒一轉，用古文將之譯為「不自由，毋寧死」。用了《三字經》的格言句式，使此話廣為流行。今人不必精通古文，也知其意。

美食家在專欄寫道：「不同民族往往有不同口味，例如吃雞，

西方人普遍選擇雞胸，中國人則愛雞腿。「普遍選擇」一詞，是 *generally prefer* 的死板中文對譯。同一句，用古文來寫，一個「取」字或「愛」字即可：「民族不同，嗜味有異。比如食雞，西人通取其胸，國人常愛其腿。」民族口味之比較，自然是粗略之見，往往、普遍等詞，可以省去，不寫自明也。

魯迅的小說與雜文用白話，寫詩用古文，寫《中國小說史略》也用古文。他偶然也用古文寫出現代人的黑色幽默：「絕望為之虛妄，正與希望相同。」^五 有人認為此句彆扭，建議改為「絕望與希望，皆為虛妄」。然則，此句是黑色幽默，暗藏鼓舞：當今人世，希望固是虛妄，然則此刻萬念俱灰，抱持絕望，也同是虛妄。

香港面對大陸壓境，有遭受邊緣化之虞。然而，即使政府此刻顛覆，港人也毋須絕望。香港之仁愛、法治、誠信與效率，仍超逾內地，即使內地他年有幸可以實踐憲政共和，也要經歷長時間的民主陣痛與黨派爭持，始可達到香港目前的社會水平。香港要在中國立定腳跟，港人必須保守文化優勢。除了英文之外，中文一定要比內地人更有修養，更平實、更達意、更優雅，令內地人肅然起敬。建設文化香港，乃香港前途之所繫也。

四·《蘋果日報》副刊，二〇〇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五·《野草集》之《希望》一文。

有前無後，中文罷就

近今的中文，名詞化的句子氾濫，也伴隨前修飾句（pre-modification）之流行，一發不可收拾。名詞化及「前飾句」，並非中文的常用章句形式，在舊式粵語流行曲聽見「遙遠的他」、「傷心的我」並無大礙，當年也有「我空虛、我寂寞，我凍！」的後修飾句（post-modification）來平衡。然而，今日盡是如下的詞句，真惱煞人：

「籌備多年的、由本會主辦的青年會堂將於下周開幕。」演講詞是讀出來的，改成：

「本會主辦的青年會堂，籌備多年之後，將於下周開幕。」慢慢交代事情，有何不可？

又如：「我們對所有的挑戰都欣然接受」，就是以前的「我們欣然面對種種挑戰」了。所有的，是來自洋文的²²，中文叫「種種」。「接受」是受到accept的機械翻譯所限，因挑戰不是具體的陣前叫罵挑戰，不必用「接受」，用「面對」即可。正如「這樣的痛苦我接受不了」，就是受到英文accept的「文字禁制」，中文口語說的是「這樣的痛苦我受不了」，還省下一個字哩。

虛詞貧乏，乃有洋化

「我們會竭盡所能和不失尊嚴地面對和克服所有困境」，就是「吾人（我們）竭盡所能，面對困境，一一克服，始終不失尊嚴（或：始終信守尊嚴、信守不渝）」。此句要用洋化修飾語「不失尊嚴地」，就是撰寫者不識得用古文的涵蓋式虛詞「始終」，將修飾語放在後頭，但又確保修飾了前句，不丟失整體的意思。

前飾句令語言累贅，聽者難以理解和交流，喪失交談理性。這些洋化中文，反而不如往日俗民之語言精彩。有了中文電腦打字之後，因可以加插修飾性質的詞句，令句子冗長，不堪卒讀。今人濫用前飾句，自有原因。前飾句毋須思考虛詞，只是用「的」、「地」等洋化詞素，將詞句化為形容詞和副詞便可。如要用傳統中文的後飾句，有時便要配置適當的虛詞，例如上句的「始終」。這需要生動的交談意識或豐富的詞彙儲備。如上述的修改句，用「信守不渝」結尾，內藏生動交談意識，意義具足，不須借助虛詞，用「始終不失尊嚴」就借助了虛詞。以中文章法而言（其實英文也是一樣），借助虛詞流於淺露，是次等的、機械的修辭技巧了。

籠統而言，英文造句，常用前飾法，中文造句，以後飾為

主，例如司馬遷寫項羽與李廣的這兩句：

項羽：籍長八尺餘^二，力能扛鼎，才氣過人。（《史記·項羽本紀》）

李廣：廣為人長，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史記·李將軍列傳》）

太史公兩句淺易古文，放在當代白話文裏，可能變成：

項羽：項籍是一個身高八尺，氣力可以扛起大鼎，也是個才氣過人的漢子。

李廣：李廣是一個高個子，手臂長得好像猿的臂，是個天生就有射箭體格的人。

大陸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人民日報》往往如此報道頭條新聞：

周總理與來華訪問的贊比亞總統在人民大會堂進行了親切和友好的談話。

這是前飾句，改為略近中文的後飾句，可作如下：

周總理接見訪華的贊比亞總統，交談甚歡。

正宗的中文，如下：

贊比亞總統訪華，周總理欣然接見，言談甚歡。

「言談甚歡」的後飾句，是古文的套式。這是中文的章句，國人執手交談的投契與餘韻，後飾句可續、可不續。正如兩方交

談，多用後續句，使你可停，我可補，互不進逼。英文章句的前飾句法，機械之餘，也是密閉不漏、咄咄逼人。讀的古文不多，話不投機，便不識得如此寫中文、如此講唐話，改寫洋化句式「××的……」，就如在語言實驗室閉門造「句」，不必目中有入、腹中有書了。

若以事實鋪陳的次序而言，洋化句全句以「周總理」為領先的主體人物，自我放大，目無賓客。中文句則鋪排三個事實，且以客為先，以主為次，最後補述交談之情狀。觀其文而知其禮，這就是中文章句，中國人的謙卑，中國人的禮儀，可見一端焉。中共愛寫洋化句，自有其內在意識之因由也。

態度開放，意氣洋溢

中文慣用後飾句，後飾句可以一路補加，鋪排下去，可斷可續，知機識變，雖長而不失自然。前飾句以主體名詞壓底，一長了，就顯得累贅、緊張，令講者與聽者都不勝負荷。前飾句是閉合句，後飾句是開放句。前飾句的控制慾十足，後飾則寬容大

一、兩個古文例子，轉引自余光中教授之文章〈中文的常態與變態〉，原文見《明報月刊》，一九八七年十月號，收入《從徐霞客到梵谷》，台北，九歌文庫。網上多有轉載。

二、漢制，並非今日的八尺。

度。前飾句有其用處，現代中文應兩者通用，如意義不損，則以後飾句為主。

年前，我讀《亞洲週刊》的書評，讀到如此一句：《我方的歷史》是馬共領袖陳平謹慎推敲每個字眼及對許多事件仍有很大保留的自傳。^三如此中文，寫界鬼睇^四。「每個」，是英文every的機械對照，中文視乎詞義，用疊詞人人、日日、個個等。「每個」、「所有」之類，強調嚴謹的邏輯意義，在法律文書用則可。很大保留，則是great reservations的洋化中文，今日已成僵化定型，閉鎖國人頭腦，中文則是不敢苟同、見仁見智、未必盡是、欲言又止……之類。

原文之中，前面的詞句，是說陳平謹慎處理史實，後面的詞句，則是說陳平刻意隱藏秘密。兩者其實不宜一同置於前面，共成為前飾子句的。前後分拆，豈不更見分明？

此句轉為中文如下：

「馬共領袖陳平以戒慎之筆，字字推敲（或字字斟酌），寫下自傳《我方的歷史》。然於諸事底細，言猶未盡。」後句寫為白話，也可作「然而很多事情，他仍不想和盤托出」。

政府的駕駛安全指引如下：「司機在執行職務時，應以專業性、安全、有禮的態度駕駛車輛及遵守法律」。五句中，「態度」可以配搭「有禮」，勉強也可配搭「專業性」，卻不可以配搭「安全」。顯見頭腦受到前飾句的圍限，胡亂堆砌。改成「司機駕車執行職務，應注意安全，遵守法律，謙讓有禮」，才是中文。

某速遞公司的廣告，如此描述其員工之勝任愉快：「他把郵件愉快地送到指定的目的地」。指定的目的地，當然是 assigned destination 的漢譯，然則速遞員豈有將郵件不往指定的目的地送去的。這樣說已經夠精確的了：「他把郵件送達，心情暢快。」

物件化的思考？

香港旅遊組織的宣傳品，常見這種文體：「香港是一個應變力

三、林友順〈揭開馬共歷史深層秘辛〉，《亞洲週刊》，二〇〇七年二月十八日，第四十頁。原文：《與陳平對話》及《我方的歷史》則是馬共總書記陳平根據本身的材料收集，以及從英國與澳洲國家檔案局檔案整理出來較清晰的「我方」的歷史軌跡。在這兩部書出版前，大部份有關馬共歷史的書籍皆是根據官方的檔案及說辭為基礎，完全沒有來自馬共這一方面的辯護及說明，這兩部書的出版基本上填補了歷史上的空白，讓人們可以以更完整評價馬共的歷史地位。無論如何，這兩部書還是有很大的差別，《我》是陳平謹慎推敲每個字眼及對許多事件仍有很大保留的自傳，《與》則是陳平與研究馬共專家思想碰撞的火花。

四、粵白，寫予鬼看。

五、此句採自復述金聖華教授講座之〈補偏救弊，寫好公文——公文寫作受歐化影響的常見弊端〉，載《文訊》，法定語文事務署通訊，第九期，二〇〇六年六月。

強、生氣蓬勃及充滿活力的城市……」再讀其英文版本，「Hong Kong is a highly resilient, vibrant and dynamic city.」宣傳品的中文造句，很明顯是受了英文的影響。外國人不識香港的憲政身份，往往誤會香港如新加坡，是個城邦（city-state），故此要說city。華文讀者，都識得香港的，毋須用「城市」來形容；真要說明，也可另句為之。再者，「一個」、「一種」等字，受英文不定冠詞a的污染，已經濫用。中文不受形式語法限制，名詞之前，毋須費神尋找與之匹配之冠詞也。改為：「香港生氣蓬勃，充滿活力，（此城市）靈活應變，毋懼風浪」即可。Resilient是經得起打擊而迅速復原之意，原文的「應變力強」，只是adaptive，仍未得resilient之意。

復活節期間，很多愛護動物的文章都呼籲，不要隨便送出兔子，以免事後兔子遭人遺棄。常見的勸說文，是：「對寵物的照顧，是一生一世的承諾。」將名詞放在動詞之前，有些上古漢語的語法復古，緬甸藏語系統的語言，也有近似，至於這些句型是否洋化語法觸發了中國人的上古語言意識，尚待考據。至於動詞「照顧」，硬要變為名詞，頗有物件化（reification）的心態，與勸人家珍惜寵物之用心，明顯相違。

說到底，這不是文獻之上、口語之中慣見的中文。對××的××，是英文的介詞式片語（preparational phrase），放在中文，好像有保證詞句連續的作用，談話的時候不怕人家打斷話柄，寫

作的時候不怕讀者曲解文句意思。然則，這不是外交談判或國事宣告，何須如此緊密？寫成如下，有何不可：

「照顧寵物，是一生一世的承諾。」

現代中國小說的語言，也都洋化了，在「你我他」的代詞之前編上一串長長的形容詞。明明可以說「她十五歲時就情竇初開」，卻偏要寫「十五歲的她已情竇初開」。這是英文也無的句法，洋化中文，就是進口加工、再模仿生產的土貨，情況有如「勞力士」(Rolex)和「江詩丹頓」(Vacheron Constantin)是外國牌子的漢譯，「勞詩丹頓」卻是土產。^六有時，連大作家也是如此發言，如記者記述，莫言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經歷饑荒，因此他「對土地敬重，對糧食珍惜」。^七講「敬重土地，珍惜糧食」，方是敬重中文，珍惜遺教。

六．洋文Rosdention，採用瑞士錶芯，上海生產，廠家不詳，參見〈「勞斯丹頓」竟無生產廠家〉，內地網站新聞報道，金羊網，二〇〇八年三月七日。另報道，刁之勞斯丹頓由台灣孫姓負責人於一九九二年創辦，號稱是「瑞士註冊、台灣組裝」的鐘錶。見〈經營權糾紛 勞詩丹頓總部被砸〉，《大紀元》，二〇〇七年三月十三日。

七．林翠芬，〈莫言訪港談創作《生死疲勞》的歷程〉，頁三十一，載《香港作家》雙月刊，二〇〇八年十一月第六期，頁三十一至三十二。

文法單純，文理更明

中文語法單純，說理要分外清明；西文的形式語法有邏輯的幻覺（logical illusion made by formal grammar），以為將詞句安置妥當，便是文理通順。這也許是今日的中國人放棄傳統中文章句而追隨洋文語法的真正原因！

技術員寫的英文（technicians' English），邏輯虛詞、普泛詞太多，句型複雜。傳統中文，句型簡單，反而逼人論說清明，不會誤以為用連詞、自創名詞就解決了內在關聯與說理。如大衛·伊士敦（David Easton）的一句，Politics is the authoritative allocation of values，教科書直譯：政治就是權威性地配置社會和人民的價值觀。如斯翻譯文體，可謂誤已誤人。用晚清時期的淺白古文翻譯，會逼你走出文字障，將道理考究明白：

政治者，以權威脅迫人民，使人信奉其道理也。

隨手在書店翻閱史學書籍，抄下一句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is the history of a privileged few。中文用白話直譯為：「世界史無非少數有特權者的歷史」。若用古文翻譯，就是「世界史者，少數特權者之事而已」。古文的章法簡明，迫使作者講個明白，不能躲藏在複雜的現代中文句法之中。其實此句的英文原文，句法也是簡單不過的

subject (主語) 加 complement (補語) 而已。

這就是為何拙著《中文解毒》〈文話〉一章斷言，現代中文過分洋化，會令中國出不了本土哲學家。

共適中文，文外夾夾

執正中文

對治壞鬼公文，學好中文章法

一 共產中文，文化失魂

中國太空人楊利偉於二〇〇三年十月十五日成功升空之後，樂不可支，在太空艙表演食月餅，又向地面的人傳了一句太空話：「自我感覺良好。」地球話是洋洋自得、怡然自得、自得其樂、樂也融融、老神在在（台灣話）之類。「自我感覺良好」一語，發源於台灣，在當地有怡然自得的文藝味，只是到了大陸，說來便顯出闊氣。猶如香港人謙虛的「埋單」，到了大陸，變成闊綽的「買單」了。

勢頭刀口，山寨草莽

拙著《中文解毒》已有長文討論「共產中文」，然而北語南下，揮之不去，惟有持久抗爭，解毒不輟。二〇〇八年金融海嘯之後，世界經濟大變局，香港不能再依附西方，賺大陸貿易及金融交易的浮財，要自己思考經濟發展前路了。久違了的「搭建平台」、「打造優勢」之類的大陸暴發戶語言，又再登上政府講壇。更粗糙的，是「勢頭」和「刀口」之詞。舊詞有趨勢、走勢及風頭，勢頭是介於兩者之間的北方俗語，類似廣東話的「勢色」，勢色不對路，便要走投，充滿江湖味。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教授陳家強新任經濟發展局局長，無視金融市場炒風熾烈，海

嘯即將來臨，刊登了一篇粗文，題目是〈抓緊資產管理發展勢頭，鞏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二香港的大學教授，要學講士幹部的語言，可謂自我作踐。風氣一開，以前香港人只是講某行業的「勢」很好，頗有先秦《韓非子》的古意，現在要講「香港空運業的勢頭很好」之類了。另外，辯論公共開支，以前是要說「公帑要用得其所」，有民國語言之風，今日便是「錢要用到刀口上」，一派痞子口吻，不論議事官員還是報章社論，出口都如梁山草莽矣。^三

香港在英國撤退之時，也興起粗鄙之風，如幫會用的「紮職」，是某成員在舉行升級儀式之後獲得公認身份之意，乃流氓語言，如今警察和一般寫字樓都襲用此語了。打響名堂、搏出位，反而跟隨大陸之後，變了「打知名度」。有一個詞，則臭味相投，無分彼此的。例如香港和大陸的報紙都有類似「多了一個認識藝術的渠道」、「市民參與諮詢的渠道多了」之類的句子。倫敦運河水道縱橫，當年香港殖民政府的英文Channel的比喻，帶

一、結帳之意。戰後，日本投降，英國殖民政府恢復統治香港，百廢待舉，港府公共經費短缺，一度徵收消費稅，於是餐廳的帳單要統計徵收。顧客付款之後，餐廳便將帳單一張一張堆疊，形如埋藏，故叫「埋單」。

二、《明報》論壇，二〇〇七年八月十三日。

三、「無論如何，政府多錢必勝於沒錢，關鍵是這些盈餘如何用在刀口上。」〈盛極須防泡沫爆 未雨綢繆免受災〉，《明報》社論，二〇〇七年十月二十八日。

有家鄉風味。港府的中文師爺譯為「渠道」，「渠」也是運河，如隋朝開鑿的永濟渠、通濟渠，然則香港無運河，香港的渠，都是臭水渠、下水道，本來翻譯為「途徑」便好，「渠道」反見不雅。參與政治的channel，中文說參政之途、諮政之門即可，毋須逼市民廁身臭渠也。

至於大陸的「利用」與「手段」兩詞，則神不知鬼不覺，在香港官場流行了。如將發展局的文物保育辦公室在二〇〇八年招標，將香港部份的舊建築重新開放與公眾使用，叫「活化再利用」。借用、使用、活用、運用……而已，「利用」什麼？至於大陸官場講的「手段」，也是貶詞，平常用的是手法、辦法、方法、途徑……有大好的詞彙不用，偏要講「利用」與「手段」。

空轉內耗，管接管送

大陸也有妙到毫巔之詞，如描寫部門之內冗員眾多，無事拚忙，有事則折騰爭權，有利則扣押爭利，無一實事可成，謂之內耗、空轉，兩詞都是來自機械工程學，「空轉」猶如引擎在無端轉動，浪費能量，內耗則是機器的部件過多，互相抗拒，抵消做功（work），發熱耗電而已。中共恐懼文人，起用工程師為高級幹部，此類現代創造，比喻之貼切，勝於內憂外患、權力傾軋之類的舊詞了。不過，工程師治國之下，不喜玄理，太空人在內地

先叫宇航員，後來嫌棄宇宙的「宇」字也玄，便叫航天員。太空則改稱「空間」，與盒子裏面的空間一般意思。「航天器進入空間」，很是科學，但航天器不也是在地球的空間裏麼？大陸人終於發現術語不對頭了。一九九一年，兩岸三地的天文及航空學者討論，協議共同使用「太空」一詞。不過大陸認為改動詞彙涉及的資源太多，沿用「空間」。^四改動一詞，換招牌而已，每日有多少公司在收購合併之後要改名換姓的？私人企業也不怕改動詞彙所涉及的資源，難道國家寧要節約，不取正名？

香港教育界紛紛北上交流之後，流行「尖子」一詞，以前的「高材生」，變了頭尖額窄、專事鑽營之徒了。大陸在文革期間門垮鬥臭文人之後，不知以前有「高材生」一詞可用，便用了農民的尖子一詞。香港借用之後，教育當局更進一步，創造了「拔尖補底」一詞，頗有「拔苗助長」的構詞格局了。落馬洲支線通車之後，連接深圳鐵路網絡完成，香港報紙也說「香港鐵路與深圳結龍」了。連接而已，結什麼龍？以前香港報章，甚至用「接駁」的廣東口語的。同樣是俗語，「接駁」比「結龍」謙虛多了。可恨者，在鐵路網絡之外，辦學團體屬下的小學直升中學的網絡，也叫「結龍」，真的好高騖遠。

四．〈太空與空間的混淆〉，《亞洲週刊》，二〇〇八年十月十二日。

二〇〇八年五月，四川的汶川地區爆發地震，溫家寶總理在半小時之內出發，趕赴現場，告慰災胞：「不用怕，中央會管你們的。」令香港人明白北方話「管」字的多重意思。我管，就是包攬上身；我不管，就是撒手不管，你死你事。香港乃中國轄區，要受中央的「管」；香港經濟發展呆滯，中央也要「管」。前者是管制之意，後者是照顧之意。然而，既然語焉不詳，弦外之意太多，官員就不應說「管」，說「照顧」就好。可惜香港民間也不爭氣，連電視劇也講男主角向女主角大獻殷勤，上班下班用汽車接送，叫「管接管送」，香港不是已有意思貼切的俗話「包接送」、「包接包送」麼？怎的學起舌來。古語有照管、照拂、照顧、關照，但用意仍在於「照」，不在於「管」。管字在廣東俗語，也無照顧的意思，用「照顧」不是很好麼。

照顧你們，同時也要管你們。這是香港人必須意會的雙重語意。借用大陸的字詞，真的要當心，比如大陸「文明禮貌」並用，構詞的重點在禮貌，文明只是襯托。「不要隨地吐痰」、「不隨地扔垃圾」、「不要打罵顧客」^五等基本教養，也稱「文明」，實在折辱國體，何不乾脆只說禮貌、禮儀？七十年代，大陸火車上有標語說：「為了保持車廂內清潔，請把垃圾丟到窗外去」。

揪心窩心，南人不解

溫總理語錄之中，也有另外一個在香港政界流行潮語，「揪心」是也。年前，他探視了農民、礦工的慘狀，很是揪心，說要有惠農之政，並保證煤礦施工安全，礦洞不再無端倒塌。身在北方，講北語「揪心」以親民，自是合理。例如大陸報紙報道農民就醫困難，有此一段：「從母親進開刀房的那一刻起，全家人就都揪心扒肝的在外守候。」農戶將「手術室」講成了「開刀房」，再揪心扒肝，就合乎語境（context）了。香港是南方，即使學了普通話，也應講文話、說通言，毋須跟隨北方方言，視之為潮流。在香港，通言「痛心」不是比方言「揪心」來得普及麼？至於香港報界及作家經常誤將「窩心」當「貼心」用，原指痛入心窩的「窩心」，變作心窩暖洋洋之意，也是不解方言之故。

香港人學了「北方普通話」（不是通用國語）之後，也有別扭語言。如「不同」，講作「不一樣」。難，講作「不容易」。難申請牌照，叫「不容易」拿到牌照、牌照「不好」拿。難字，真是這麼難開口嗎？

五· 某香港專欄作家（忘其名）在大陸餐廳的《員工注意事項》之告示，記下此條。

至於將繁榮和滿足等形容詞作動詞用，如「繁榮祖國文化」、「滿足群眾需要」等，是中文詞彙的慣常變化，謂之「兼類」，無大礙。

香港「高檔」，大陸好古

港人北上購A貨之後，也帶回檔次、高檔的講法。檔次也是機械工程語，借用自發動機的排檔，香港舊稱「級數」。大陸的「高檔」，香港叫「貴格」。大陸人的「水平」，香港人叫「水準」或「格局」。大陸與香港的語言，兩相比較，貴賤立見。可惜現今都是劣幣驅逐良幣了。

大陸的暴發戶及高官，近年見了世面，也忽然「好古」起來。從前崇尚男女平等，階級無別，稱呼所有外人都叫同志，稱呼丈夫、妻子則叫「我的愛人」。如今政府首長與富人，介紹自己的老婆，都說「我的夫人」了。前總理朱鎔基就如此對人稱呼其妻。^六 舊時男人介紹妻子，平稱「內人」、「內子」，也謙稱「拙荊」、「賤內」、「山妻」，民初用「吾妻」、「我太太」，庶民稱「我的女人」、「我的牽手」（閩南話），都合乎時代禮儀。也不只稱謂失禮了，一般的典禮，大陸也不會說「有請」、「恭請」的；「祝」也說成「祝願」，生辰說成「誕辰紀念日」。民眾連「早安、午安、晚安」都忘記了，要「重新發

明「早上好、下午好、晚上好」。至於「新春大吉」，官員講成「致以春節的祝賀」，這些物事，《中文解毒》一書已略有提及。可幸者，香港電影一度流行大陸之後，香港的老公、老婆也成為大陸庶民的口語，至於香港的司機與車長，大陸民眾則敬稱「師傅」，文人則敬稱「老師」。這也是勞動人民的語言智慧，即使後來用得濫了，也是「禮多人不怪」。

大陸提倡簡體字，但用官方語卻往往是化簡為繁，如舊時的底細、內情，今日叫「結構性的原因」。很多底細與內情，都在常識範圍之內，毋須結構分析的。出意外、機器失靈、有故障、生不虞，在工程師官僚之口，變了發生意外、機器發生故障、街頭發生不愉快事件。抹黑、誣蔑、詆毀、醜化中國等，大陸也要用科學的構詞，叫「妖魔化中國」。若不識得大陸的化學程式中文，此詞當正經古文來讀，乃「妖魔教化中國」之意，頗得洋人歡心也。

確診疑似，落差對照

二〇〇三年，香港與大陸爆發沙士疫症，交流之下，香港流行「疑似」與「確診」兩詞。^七古人說刑事審判叫「斷獄」，醫師

六· 李純恩，〈文化〉，《蘋果日報》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六日。

七· 先前的禽流感時期已經有此兩詞，但未在香港社會普及。

診斷的斷字，字從斧斤，決斷如下斧。可惜診斷的嚴謹意思被大陸的偽造世界糟蹋了，大陸太多誤診，故有必要另造「確診」一詞。疑似則是確診的對照（contrast）詞。未曾確診，就是疑似。世界衛生組織用的英文依然是 diagnosed 和 suspected，只是中文另造新詞而已。「疑似」個案，用以前的「懷疑個案」，也不含糊。古文有疑是、似是^八，疑似則是同義重複，無謂也。禽流感要撲殺家禽，香港也造了「活雞」一詞，本來俗話叫「生雞」的，但未闍的公雞，也叫生雞，於是只好另叫「活雞」了。^九活是北方話「鮮活」之意，南方人用古語「生動」。

另一個香港流行的大陸偽科學詞，是落差，是英文 contrast 的新譯。英文的 contrast 是中性詞，香港舊譯對比、對照，並無偏袒。大陸的落差則貶抑其差者，有所偏袒。差字有貶抑，例如 defect 譯為逆差。光學上的 contrast，香港舊譯反差，是採其差異之意。濫用之下，連「瀑布的落差」這種鬼話也有人說了。

落差的另一個鬼兄弟，是「跨度」，乃 range 的新譯，舊譯「差異」。百姓說的時期，大陸學者說「時間跨度」。大陸報道國家大劇院落成之後，遊人如鯽，寫「參觀者眾多，而且年齡與財富的跨度很大」，彷彿描寫遊人的化學成份，「老少雲集，貧富共聚」而已，何須用偽科學的口吻嚇人？

報告！新班子到位了

共產中文之中，軍事用語，成數甚多。除了進軍、搶佔之類常見軍事語，資金「到位」與否，也是共軍的軍隊調遣所用，在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屠殺之後流行大陸，南下香港。以前借用日本的「總裁」或法國的董事總經理，後來變了美式的軍事用語CEO (Chief Executive Officer)，香港中譯「行政總裁」，大陸則直譯為「首席執行官」，秉承美軍艦長之下的執行官名稱。

學界濫用的「報告」，也是軍事語。下級向上級匯報，謂之報告。以前學界的專題演講，今日變了專題報告。宣政與政策演說，香港早已成為「施政報告」。港督在立法局的堂堂「演講」，回歸之後，成了草率的特首在立法會「講話」。董建華自稱其高官同僚，謂「班子」。香港幸好並無「接班人」的制度，特首只有「繼任人」的猜測。至於教派的接班人，叫「傳人」，也源自古語。

職稱則是大陸在開放改革之後另造的新詞。褒詞是職銜，平

八· 疑是與似是，參考古德明，〈疑似〉，《蘋果日報》副刊，二〇〇八年二月十六日。李白《靜夜思》云：「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又《望廬山瀑布》說：「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杜甫《題李尊師松樹障子歌》云：「松下丈人巾履同，偶坐似是箇山翁。」

九· 情況有如香港街市的「生魚」，是指淡水的斑魚，山溪野生的叫「山斑」，並非泛指「活魚」。

詞（中性詞）是職位，都是舊詞。大陸因為恐懼學院胡亂頒授教授等名銜，貪污舞弊，教育部收回各院校的學術權力，改由中央確認「職稱」。香港要流行「職稱」，還要等一段時間吧。

節縮語大行其道

「攝製隊」是負責攝影還是製作的？上世紀八十年代無綫電視與日本合作拍攝《絲綢之路》片集的時候，順帶也將製作人員的片段拍下，成為故事對象，日後乃有《尋找他鄉的故事》（亞洲電視）、《向世界出發》（無綫電視）等製作。這是本地的合成詞、節縮語，猶如推薦是推舉與薦舉的合成詞，唐代已經有了。

近代的節縮語，多數是貪多慕得之作，而且詞義滑失，免除責任。例如以前的廣告說「推薦」或「介紹」，前者有誠意及責任，後者只是以資參考。後來的節縮語「推介」，不知所云，再變成「誠意推介」，就不知誠意何在。簡介也是節縮語，以前叫簡述、略述。介紹已經責任很輕省的了，何須簡介？

大陸的節縮語流行，例如機會與際遇是不同的。但合成了「機遇」，民國初年出現，及後大行其道，就不知何解，有了這個詞，只好相信所有機會都是際遇了。二十一世紀IT集資熱潮

之下，有了「商機」一詞，商業機遇的簡稱，當時的集資潮語是「商機無限」。香港信用卡經營者和財務貸款公司為了催谷用戶，便創造了「批核」一詞，明明要審查資格，卻騙人是批准兼且核實。香港也有本土創造的節縮語，如醉駕（醉酒駕駛）、家暴（家庭暴力）、貪腐（貪污腐化）、企跳（企圖跳樓）和刑毀（刑事毀壞），以《明報》為主。

大陸的「檢測」食品安全是另造新詞，造假太多，檢查、查驗等舊詞都不可靠了，惟有寄託於「檢測」了。大陸也有「性價比」之詞，性能與價值的比較，說某貨物有高性價比？價廉物美，物超所值而已。

兩地交流之下，仍有堅持使用不同名稱得，如大陸官方稱謂的「個人遊」，香港人卻叫「自由行」，原因是大陸的百姓叫「自由行」。

大陸工業化詞彙及好的借用

香港工業北移之後，許多工業詞彙都跟隨大陸，香港只能在最新的資訊科技用字之上，暫時取勝。如電腦、互聯網、虛擬空間、網誌等香港譯名，都比大陸的電算機、因特網、虛構空間和

博客為好。網誌 (blog) 是網絡日誌的簡稱，也比台灣音譯的「部落格」清晰。

大陸的工業詞彙，如產出 (生產)、批量 (發貨)、批文 (批准文號之簡稱)、批號 (序號)、達標 (及格)、份額 (名額)、市場份額 (額)、外包 (外判、外發)、庫存 (存倉)、配套 (配合)、配件、組件、零件、零部件等，都返傳香港，取代了括號內的港式詞彙。品牌 (brand) 一詞，也取代香港的舊詞「牌子」。至於 R&D，一向不是香港廠商所長，自然容易套用大陸的「研發」一詞，是「研究發展」的節縮語，似是採自日本，由台灣引入而在大陸流行。

大陸的地方政府發財之後，紛紛興建三尖八角的高聳地標 (landmark)。香港的西九工程「上馬」之後，有了「地標」的大陸用語。也有評論人借用大陸詞彙，說西九是「形象工程」，買面子、貼金是也。

共產英文，笑到頭暈

不可不提的，是大陸走資之後，崇洋成風，公共場所興起英文告示，但翻譯得不倫不類。如岸邊渡口的告示「請小心落河」，英文變了 Please fall down the river carefully。廣告口號 At KFC,

We do chicken right! 在某些城鎮，中譯是「在肯德基，我們做雞是對的！」廣東一些鎮級餐廳的餐牌也有中英對照，但烏冬（粗麵）是 black winter，牛河是 cow river。嚴禁嬉戲，是 Having fun prohibited，小心地滑，是 Slip carefully，小心碰頭，是 Bump the head carefully。上海市公安局標語「一旦失竊要報警，切莫姑息又養奸」，英譯是 If you are stolen, call the police at once。香港作家蔡瀾在內地看電影，英文字幕是 Don't bother me! 中文翻譯是「別兄弟我！」譯者將 bother 錯讀成 brother。然而，「兄弟」可以成為動詞，也是拜共產中文已將中文糟蹋得體無完膚，任人魚肉。+

二〇〇七年初，北京籌備奧運期間，吉祥物「福娃」的英文竟然叫 Friendlies，是自造的英文字。二〇〇七年十月中，北京奧運組委處才改為音譯的 Fuwa。本來所謂吉祥物公仔，英文是 Mascot，是奧運會謀財的創意工業。然而，中文只有不祥之物，無「吉祥物」之詞，近似的詞彙只有護身符、福神、福物之類，只有硬造「吉祥物」之詞了。

中共建政之後，堅持用漢語拼音來命名城市，提倡用 Beijing、Guangzhou 來取代歷史上的 Peking 與 Canton。大大不智。

十· 蔡瀾，〈英譯〉，《蘋果日報》副刊，二〇〇七年四月四日。

執正中文

對治壞鬼公文，學好中文章法

保留原本的英文原名，並不辱國，原因是外人有外人的語言。英國人叫的 London，法國人一直叫 Londres，有何不可？即使韓國人改稱首都為首爾，中國人也可稱漢城的。眾多城市改英文名之中，只有 Shanghai 倖免於難。試想，如果 Hong Kong 改稱 Xiangsang，後果如何？

然而，中共有些榮辱攸關的詞彙，卻放棄命名主權。例如不用中性詞「軍妓」或貶斥詞「性奴」(sex slaves)，卻中了日本人的圈套，叫「慰安婦」(comfort women)。連香港很多報章用「慰安婦」的時候，竟也不加引號。

心理作用

世界衛生組織（WHO）曾經指出，二十一世紀初威脅人類健康的三大疾病，第一是癌症，第二是抑鬱症，第三是愛滋病。香港受到抑鬱症困擾的人很多，幾位大明星也懷疑是因為抑鬱症而自殺身亡的。當代社會是一個壓抑人心的社會（a depressive society）。¹現代的資本主義社會，突顯的只是個體性（individuality）的差異，卻非主體性（subjectivity）的肯定。個體性的差異，又常用財富、階級、消費、品味、甚至體型與外貌衣裝等來界定。主體性的肯定，例如肯定自己是本性具足，不假外求，是頂天立地的人，卻是當今社會極力迴避的，原因是這不利於集權統治或商品經濟。為了方便突出消費性質的個體，現代社會將衝突、暴力、痛苦情緒等排擠出去，營造一個安定的購物環境。這是香港全境商場化、石Q化的動力根源。

電視機轉播過來的、僅存的鬥爭，就是在公眾示威場合及議會的粗暴言語對駁——例如黃毓民等「社會民主連線」（LSD）議員的粗話攻擊，是符號意義上的鬥爭，舞台表演而已。「社會民主連線」特別起了英文名League of Social Democrats，就是為了可以簡稱成LSD，一種過時的迷幻藥，上世紀七十年代一度流行，俗稱「弗得」。議會的符號化暴力，並非革命，只是給群眾服用的

迷幻藥。

籠統詞彙，磨平思考

營造安全而受到政府及商家控制的資本主義商品社會，除了用公費教育來洗腦之外，就是將語言消毒，將具體的、有歷史的、有文化個性的心理詞彙，轉化為籠統的、無歷史的、無文化個性的心理詞彙。連詞彙都少了，發脾氣、鬧情緒都無法言狀，別人也無法分擔和疏解了，只能付錢予精神科醫生，服藥治療。

兒時，在上世紀六十年代，連鄉村的客家婆娘，都從電台學到「心理作用」這個詞。即是心理起了作用，產生幻覺。在此之前，講的是想像、設想、浮想、想當然、幻覺、疑神疑鬼、患得患失、心裏面「凝住凝住」……層次豐富的語彙。但此後，一句籠統的泛稱（generic name）——心理作用，就抹煞了一切民間知識。

物理學與心理學的「壓力」

粵語長片往往改編美國的劇本，於是香港觀眾提早學了「精

1. 法國精神分析史學者伊麗莎白·盧丹妮絲高（Elisabeth Roudinesco）在一九九九年出版的一部小書《Why Psychoanalysis?》（英譯二〇〇一年版），內有此語。

神崩潰」(nervous breakdown)和「神經衰弱」(neurasthenia)一詞。兩者都是上世紀二十年代的美國流行語。在中國，前者舊稱巨變、精神打擊之類，後者舊稱腎虧。觀看電視劇之後，觀眾學了「心理變態」，簡稱「變態」。色情狂、金魚佬，改稱變態佬。「變態」本來是變化形態之意，如鯉躍龍門、蛇化龍飛，本來是好事。宋代理學大師程明道詩云：「步出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隨後，八十年代，香港從工業向商業服務轉型，學了「壓力」(stress)，需要「減壓」(stress reduction)。七十年代的時候，我閱讀報紙的瑜伽班廣告：用的漢譯是「緊壓」，附上英文stress。到了二十一世紀，有了「巴士阿叔」的You-Tube片段。「我有壓力、你有壓力」成了潮語。壓力本來是pressure的物理學詞彙，借用來翻譯心理學的stress。六十年代的心理學舊稱，是「精神負擔」。為了減低壓力，要有「安全感」。六十年代，有「高尚職業」，「有層樓揸手」，追女仔容易些，原因是有了安全感。女人至今依然追求一紙婚書，也是為了安全感。

西醫知識普及之後，今日的人有「打了一支強心針」的講法，舊稱「亢奮」。不新不舊的講法，是「食了定心丸」。樂觀與悲觀，negative與positive，民國初年已經有了，今日轉移到政壇和股壇：審慎樂觀（懷抱希望）、不容樂觀（未敢厚望）等，流行與政界及股市。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心理分析(psychoanalysis)，論述的「自信心」(self-confidence)與「情意

結」(complex)也入了中文，今日簡稱「自信」和「情結」，撇除了洋化味，正式成為地道的中文。佛洛伊德推廣的童年創傷(Trauma)觀念，也以「童年陰影」的俗譯流行起來，近年簡化為「陰影」。報紙報道虐殺案件之類，也附帶的心理分析，推廣「童年陰影」的概念。童年時代，老人痴呆，粵人俗語叫「回塘」或「老回塘」^二，即是回到以前的水平，今日叫「老人痴呆」。

兒時鄉村的瘋子和痴呆老人，都是納入生活和正常勞動的，如耕田、打掃之類。農業社會的瘋子，生活在正常的邊緣，於是有人照顧；工業社會的瘋子，則生活在不正常的核心，要入精神病院了。而所謂精神病院，是社會。

到了九十年代，最流行的心理學泛稱，是「負面情緒」。昔日的憂鬱、憂悒、心悒(sad)、憤恨、怨懟、悽惶、驚惶、哀憐、哀慟、哀矜、發脾氣、動肝火、發晦氣、說晦氣話、愁腸百結、牽腸掛肚^三……中醫的心、脾、肝、腸，都被排擠掉了。即使貌似艱深的「悽惶」，也入了粵劇《帝女花》的曲文，響徹里

二 「回塘」也許是源自挖魚塘養淡水魚的行業術語，將賣不出的魚放回魚塘再養一會，待價錢好時再賣。此等回塘老魚，是白費魚糧了。是故此俗語有諷刺痴呆老人「白費米飯」之意，頗為缺德。

三 近代醫學證明，抑鬱與慢性腸炎的互為因果。古人「愁腸」之說，甚有醫學根據。

巷。今日電視的劇集，只有負面情緒。日常語言字詞的喪失，令到描述感覺的珍貴知識都消失了，此後，描述感覺的能力，就交託予精神病學構成的龐大權力網絡（matrix）。詞彙就是權力，句法就是權利，恢復舊詞的記憶，喚醒句法的能力，是城市人重奪權力、重建自我的策略。起碼，我口中講述的語言，心中思考的詞彙，在我的手上。

西風東漸，驅逐鬼神

建立詞彙與清洗詞彙，同時進行。清洗文化上傳承的心理語彙，由清洗民間信仰開始。英國在工業革命時代，傳教士及民俗學家（folklorists）共同創造了「迷信」（superstition）一詞。清末民初來華的耶穌教士，也直斥中國民間祭禮為「迷信」，意圖抽走中國信仰的根基。洋教士破除迷信，共產黨也破除迷信，結果不是聖教流行，也不是人間大同，而是倫理信仰系統崩潰，民間語彙與思想之貧乏化。

舊日滿天神佛，人鬼雜處，撞邪是日用俚語。粵語之「撞」，遇上「邪」或「鬼」，便由低去聲轉調為高上聲，真如撞邪者之變聲。中邪、着魔、（鬼）上身，都不如一個撞字來得突然，失驚無神。舊日粵鄉婦女，見人傻頭傻腦，開口問話，便是一句「撞鬼你咩？」此乃「你撞鬼咩？」之倒裝，古樸得很。

由於殖民地政府顧忌民眾造反，不敢清洗香港的民間信仰，香港保留了不少古老風俗與語彙。可惜近年西風東漸，舊中國之鬼事，已由洋鬼子之靈魂學與精神病學覆蓋。兒時看超人打怪獸的電視片，中國的「妖物」、「怪物」就被西洋的「怪獸」淹沒；妖物有人性，猶可以收伏調教，怪獸則歸於不可理解之異類，一味打殺而已。山精妖怪，魑魅魍魎，先祖神靈，仙佛菩薩，天龍八部，國人分辨物外之事，本來明明了了，但就偏愛借用基督教之「邪靈」或靈魂學之「靈界」或「靈體」(spiritual bodies)，籠統而談。猶記得一九九二年公映李居明製作之《大迷信》，擅長「捉邪捉鬼」的神婆七姐探視高街鬼屋。^四屋先為日軍刑房，復為瘋人院，冤靈瘋鬼，怨毒充斥。七姐於地牢目睹鬼影重重，但又被迫要做「術語轉換」，面有難色，便用鄉音喊叫：「我見到好多『能』界呀！」戲院觀眾，哄堂大笑。至於新紀元(New Age)提出的「負能量」(negative energies)，更是含糊，然而也有人照單全收。

■ 西營盤高街二號，位於西半山區，一八九二年興建，本是一所民用醫院歐籍護士宿舍。後改作精神病院，直至一九六一年廢棄。整幢建築物的外牆以巨大的花崗石砌成，是香港唯一純用麻石建成外牆的舊建築。樓高兩層，斜屋頂鋪有中國瓦片，而臨街正門則有西式拱形花崗石門廊，門廊上有欄杆裝飾。古物古蹟辦事處於一九九二年宣佈大樓的正門為歷史古蹟。因屬法定舊建築，宜作公益用途，一九九六年遂宣佈將其改建為社區綜合大樓，保留了花崗石外牆及遊廊，並以支架支撐。社區綜合大樓為區內提供各類社區設施，包括社區會堂、託兒所、展能中心、單身人士宿舍和長者中心等。

鬼都有得你做

所謂「愈窮愈見鬼」，二〇〇六年八月七日夏曆七月十四，命蹇婦人全身披紅，於屯門友愛邨跳樓畢命，遺書報仇。隨後，八月十六日，同樓又有女人跳樓身亡，跌落同一位置。^五往日報章，多借街坊之口，講冤鬼之事，不是導人迷信，而是寄託性情，伸張正教。今日報章則只會採訪精神病學醫生，以抑鬱症、妄想症、思覺失調^六、精神分裂等術語，為社會「祛魅」(disenchantment)。

癲狂與邪祟，往昔醫士也有識別。秦漢時期醫書已有「狂症」之說，唐代孫思邈更在《備急千金要方·卷十四》列舉癲狂諸病，以針灸與方藥並治。即使在今日西方社會，基督信仰之下，亦承認邪靈附體之事。精神病與撞邪有別。精神病者發作，即使大吵大鬧，也不變聲；鬼上身會變聲，體溫時冷時熱，並有超乎尋常的沉着、知識與氣力。精神病者帶到教堂，或示以聖經，無甚反應；上身者則會辱罵聖經聖靈，或攻擊教士。台灣有法師道士，也私下與醫師互相幫忙，蓋癲狂者易中邪，驅邪之後，中邪者亦易患精神病也。人有怨恨而一己之心力不足，便會指天罵日，自言自語，招惹邪怪上身，好為自己申冤雪恨，然而邪怪一旦上身，又會盤桓不去，始終人身難得也。^七是故有怨恨者，應予人申訴，冤有頭，債有主，毋須自怨自艾，招邪上身。

香港社會盲目崇拜科學理性，偏好數碼詞彙（正面／負面），排擠觀感直覺與風俗信仰，務令人人扁平，都在政府與商家的控制與監測之下，奴役消費。遇有災異，即視為幻覺妄想，求教精神病學。目下公共醫療膨脹無度，精神康復服務資源短少，傳媒仍愛與醫師一度，以片面科學，駁斥風俗信仰，日後窮人含冤自盡，恐怕在庶民眼中，不單無仇可報，連鬼都無得做也。

不許「厭世自殺」

醫師界定與推崇正常生活，衍生了抑鬱症，將不樂的情緒視為對身體與人性之扭曲。社會否定人的負面情緒，剝奪人可以不快樂的權利，推動商品消費。百分之七的美國人服用抗抑鬱藥（如 Prozac），減低疲勞、孤寂及哀傷的日常情緒。抑鬱在進化上其實是有用，不快的情緒，有助學習教訓，並且吸引別人注意，伸出援手。⁸ 如果人人都壓抑悲傷孤寂，假扮開心，出了事也沒人知道。

五· 愛明樓。二〇〇六年十月三日，有五十歲男子於愛明樓十樓跳樓畢命。男子家住大埔，遠道往屯門自殺，原因不明。

六· 此詞為香港精神科專家曾繁光近年所造，以減低香港社會對輕微精神病之抗拒，鼓勵病人求醫。

七· 人身寶貴，可墜地獄，可升聖道。邪怪借助人身作惡，或攝取陽氣以助修煉。

八· John Cloud, "When sadness is a good thing," Times, August 27, 2007, p.37.

舊時男人的妻子死於非命、含冤而死，丈夫痛哭不已，報紙會寫，丈夫「憶妻成狂」、「哀慟難平」之類，今日竟然胡亂詆譏人家是「病態哀傷」。今日的自殺或企圖自殺，在電視劇的推廣下，俗語竟叫「做傻事」。以前報紙報道，都說某長期慢性病人「厭世自殺」，如今則胡亂訪問個精神科醫生，便斷定是抑鬱病自殺。「厭世」變成禁忌語。厭世，是承認社會有罪，厭惡有理。驚悉有人「厭世自殺」，人人便會自我反省，思考社會出了什麼問題。命名了一個引致自殺的病之後，社會「脫罪」了，制度合理了，可以安心消費了。其餘的事，就交予精神病專家處理。

心理素質，情緒管理

近年，心理學詞彙，或通俗化的心理學衍生詞彙，已經侵蝕日常語言，令香港的公共語言變得啼笑皆非。例如「市場傳出負面消息」，舊稱「不利傳聞」。「認知」(cognitive)已經吞嚥了認識(動詞及名詞)和知識(名詞)。城市潮語「我對這事的認知是……」，連知識都算不上，只是「對此事有些看法」而已。

以前說的心神不定、心神恍惚、喜怒無常……如今是「精神狀態不穩定」。心情不好、喜怒無常、亂發脾氣、意氣消沉……

如今要講情緒化、情緒病、情緒低落、Emotional了。愛、關懷、關心、珍惜……一句「正能量」就概括了。連兒童卡通《叮噹》(Doraemon)都有「正能量」的對白。睡得不穩、輾轉反側、深宵難眠、半夜驚醒……如今叫「睡眠質素欠佳」。保持心境愉快、逗自己開心，叫「培養正面情緒」。

在金融商業城市，管理學 (management) 普及，時間管理、危機管理成為中產語彙，近年連「情緒管理」也成了潮語。以前叫修心養性、忍讓體諒、大家遷就的，人人都會一點，現在要由專家教授「情緒管理」了。中國太空人楊利偉於二〇〇三年十月十五日成功升空之後，中國的評論員說，楊的「心理素質」很好。在中國大力籌備二〇〇八的北京奧運的幾年，「運動員的心理素質」又流行了，「心理素質」也成香港潮語。這是我近年最令我錯愕的大陸通俗心理學詞彙，是典型的、語義含糊的中共偽科學詞。鎮定、定力、把持等傳統語匯，任何一個都比「心理素質」的表達力要強。

認識抑鬱，化解抑鬱

《阿房宮賦》：「後人哀而不鑒，以致後人復哀後人。」要鑒識哀傷，始能自我療救，也喚起他人施以援手，用籠絡的偽科學詞壓抑哀傷，排斥文化詞彙，只會掩藏哀傷，然後將禍患一代

傳一代。

今之抑鬱，古語曰愁，無愁不成詩，為賦新詩強作愁。群體生活令人煩躁，隔離生活令人抑鬱。兩者相比，孰為可怕？在村社、唐樓或舊式屋邨，磨擦、打罵、爭鬥常見，但即使向人亂發小脾氣，也勝於向自己發大脾氣。《華嚴經》云：「一念嗔心起，百萬障門開」。自己與自己對罵，內心翻騰、顛倒，就會鬱出病來。培養嗜好，自覺滿足，本性自足，不假外求，不怨天，不尤人，不遷怒，不貳過^九，肯定自己的主體性，頂天立地，是快樂的泉源，更是成聖的基礎。

眼裏世界不公平

九· 不要將怒氣遷移到不相干的人（家人！）身上，不要重複自己的過錯。

執正中文

對治壞鬼公文，學好中文章法

（此處為正文內容，因字跡模糊，無法逐字辨識，僅能辨認出部分詞句如「眼裏世界不公平」等。）

別讓我對你不公平

殖民地時代的舊五角硬幣，「香港伍毫」的中文處於中央，四字依照傳統中國錢幣文字編排，四字對角，呈十字形，讀法由上至下（香—港）、由右至左（伍—毫），英文Fifty Cents（見圖），阿拉伯數字50處於中央，中文「伍毫」及英文Fifty Cents屈居外圍。旅美史學家黃仁宇在其通俗歷史讀物《萬曆十五年》宣稱，「數字管理」是現代化社會的特徵。現代化深入內涵的港英政府殖民官，對此等皮毛之論，一笑置之；追趕現代化的中國香港特區政府，卻要顯露皮毛了。

以前的香港中文，寫「致」、「令」、「使」，而不屑寫「讓」。「讓」是北方土話，不可入文，然而「讓」與英文的let攀親認戚之後，昂然進入文話，非要讓路予「讓」不可了。

是謙讓，還是等我來幹？

讓之所以不可入文，除了是土話之外，也與禮讓的讓混淆。用北方土話講「讓我上！」其情景是大老粗用手撥開別人，自己來做，毫不禮讓。英文的let略有「致動」之意，卻是虛詞。

執正中文

對治壞鬼公文，學好中文章法



中文的「讓」來與英文的let配對，便是虛實錯配，令中文的詞義不明。例如見了此句：「讓我們一起去吧。」不知道是let us go together還是please let us go together。是「請禮讓我們去」，還是「別等了，就我們一起去」。

在火車靠近月台，乘客你推我擠的時候，以前的九廣鐵路公司（KCR）一有如此一個含糊的粵語告白：「請先讓乘客落車，然後上車！」英文是Please let passengers alight first。粵語版本的「讓」，不知是「禮讓」還是「俾」，是「請先等乘客下車」或「請先禮讓乘客下車」。至於後句「然後上車」，不說自明，大可省去。由於英文的let之前有please，故此是「禮讓」之意。相應的中文告白，應是「請禮讓乘客落車」，連「先」字都不必說的。香港一家大公司，就連一句簡單的中文都弄不好。

於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二日被香港地下鐵路公司（MTR）吞併。

毛澤東說：「讓高山低頭，叫河水讓路！」（見《現代漢語詞典》）「這件事非常讓人痛心」以及「讓中國婦女人人健美」（《新編現代漢語多功能詞典》）。「讓」本是實詞，確有實義，如英文的實詞let，有「容許」、「任從」、「致使」之意。英文的let也有虛詞之意，就是使事情發生、祝願之意。後者的let，以前的中文少用，今日卻用得濫了。如大陸廣告詞「讓夢想成為可能」，就是虛詞的用法。用老百姓的中文講，是「實現夢想」、「夢境成真」罷了，要什麼洋時髦？

假說理，扮邏輯

在香港報章的經濟評論，讀了這句：「隨着經濟增長，就業機會預期會增加」。這種中文，當然是英文的內心翻譯：With the growth of the economy,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re expected to increase。當然，這種凱恩斯經濟學的論點，只是常識，也不一定永遠正確，二十一世紀前後，已見到金融炒作令貨幣總量暴長而生產力卻無提高的jobless growth（無職位創造的經濟增長）這個新現象。

翻譯了介詞結構（with...），並不會增加句子的邏輯說服力，平白地說「經濟增長，就業機會預期會增加」就可。說「經濟增長，就業機會亦將隨之增加」，更好。被洋文困死的一代，只知道用「隨着」來開頭，卻不識用「隨之」來結尾。前者是洋文的前飾

句，後者是中文的後飾句。用後飾句，謙卑得多，說理也自然得多，少了一重哄騙讀者的邏輯幻術。當然，香港某些崇洋辱華、一知半解的作家往往就據此而在報章大發謬論，說中文不是邏輯語言，是情緒語言，英文才是邏輯語言了。他們能夠掌握的，就如「數目字管理」一般，是邏輯學的皮毛。

冤枉了 Fair

以前的人，即使不識字，也曉得說公平與公道，曉得兩者之別，至於識字的，更進一步，曉得還有公正與公允等詞。現在中文和英文的，只會學了英文的 fair，只會說「公平」了。英文在 fair 之外還有的 just，在「中英對照學雙語」的窄化語文學習方法之下^二，也被埋沒了。

英文的 fair 與中文的「公平」鎖死了，便有下列的報章句子：

「金融管理局當投資風險較低時，外匯基金仍持保守的投資策略，對市民大眾不公平。」（《明報》）

「假如配偶因為不公平的意外去世，特別當事件仍未解決，那麼引發病態哀傷的機會會增加。」（《蘋果日報》）

二、此為作者之立論，詳見本書〈程式中文與語文保育〉一文。

前例的「不公平」，其實是「不公道」，但是要改，也應改為「有負於民眾」、「於公益有虧」之類，連「公道」兩字都不必講的。後例的「不公平」的意外，也真費解，新聞是說死於車禍之類的意外而已，苦主心有不甘。胡說什麼「不公平的意外」？難道有「公平的意外」不成？配偶含冤而死、死於非命，存世者憶妻（夫）成狂，哀慟難平。這是尋常不過的人世常識，還須耍弄什麼科學分析術語？

洋化中文成了潮流，連通俗電視劇的女角色也懂得說：「你對我唔公平！」以前的粵語長片，是說，「你冤枉了我」或「我受了委屈」。那是個人人仍懂得講唐話的時代。如今洋化的名流，當然是如此講話了：

「甚至有些不是中國會會員，卻要求我讓他們在中國會請客，這樣也很難為我，因為我真如此做，對交了會費的會員不公平。」^三 這個「不公平」，應是「不公道」。

英文的 Fair，有三義。其一，是公平，就權利而言，有是非與對錯之分。其二是公道，就道義而言，可容斟酌。其三，是公正或公允，是利益協議，理性判斷。此三者，英文都可以用 Fair。另外還有一個言重的 Just，真是「公平」之意，不過日常較少用。然而香港人學了 Fair，洋化自己的中文之時，竟然放棄意義寬鬆的

「公道」，而用言重的「公平」，於是排擠了中文的公道。

英文的fair，用在公平的意思，法文用juste，德文則分清serech (公平)與angemesen (公道)。公平是just，不公平是unjust，但英文也可以用詞義寬鬆的fair與unfair。「公平」是嚴肅之事，不平則鳴，抱打不平，但不公道 (unfair) 的事情，則不必急於「抱打」，可以評道理，慢慢商量。

三· 邵永銘，〈香港財主佬有什麼特性〉，《信報》副刊，二〇〇七年九月二十二日。

執正中文

對治壞鬼公文·學好中文章法

老世壽司，達人親子

香港人一向講寫洋化中文，近年也夾雜日文漢字，然而日文漢字詞語，影響不如英文之惡性。日本與中國雖是一衣帶水，但語言屬於不同體系。然而日本也如其他鄰近中國的民族一樣，一來要借用中國的典章文物詞彙，二來要面對同音詞過多的問題，因此以前韓國、越南的文字，都夾雜漢字詞語，日本一度想減少漢字，但也因為同音字多，無法避免漢字詞語。香港借用日本漢字詞，自是夾雜詞彙，由於香港人一般不通日語，日語的虛詞及語法，並無打入中文，不如英文之霸道。情況有如法文的 *petite*（有病、病夫），只能在廣東產生「麻甩佬」一詞，意謂粗獷魯莽或好色猥瑣的男人，法文的虛詞及語法無從打入中文也。

英文與中文乃不同之語系，英文語法與中文章法，天淵之別，由於香港人自小即同時學中文及英文，而由於中文是母語，因此放在學習英文詞彙及語法的時間自然比中文為長，久之，英文語彙及語法侵擾中文。語彙之侵擾，只不過是新舊詞的問題，不影響中文的根本，如舊翻譯詞「充電」受英文的 *charge* 影響，俗譯為「叉電」，雖然多此一舉，也無傷大雅。中文固有之「買票」、「補票」，在香港俗人口中，變成「買飛」（*buy the fare*）、「補飛」，亦然。至於今日的香港人喜歡講「反思」，少

講「反省」，也無所謂，兩者意思相近，反思也是舊詞，杜甫詩已有。講反思以為是時髦，只是古老當時興而已。

因利乘便

日本在明治維新時期，用漢字大量翻譯外來觀念，然而當時的日本學者精通中國古文，其漢字翻譯與中國人之漢字翻譯，不相伯仲，因此中國人借用日本翻譯詞，也是因利乘便，毫不在意。清末民初，《辭源》編纂之時，已顯示中文中來自日本的無源詞（不知出處），多達百分之七十三，法律用語更多達百分之九十，例如憲法、內閣、議決、判決、警察、法人、失蹤、債權、剝奪、代表、刑律、對質、假釋等，都來自日本。化學（chemistry）是新詞；物理（physics）則是舊詞新義，物理原本是格物致知，有哲理之意。教授（professor）、博士（doctor of philosophy）等教職及學術，也是中國漢代的舊詞翻新。科學、自由、邏輯等，則是「和製漢語」（「和」即日本）。注射（injection）也是日本漢詞，國人今日通稱「打針」，但雅詞如「防疫注射」，仍保留日譯。革命在中國是改朝換代、革除天命之意，日本則用以翻譯revolution，乃市民階級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政權之意。「革命」一詞自日本返傳中國之際，正是晚清時期，志士密謀推翻滿清，舊義自然掩蓋了。

執正中文

對治壞鬼公文，學好中文章法

一直以為中國人自行翻譯的「電話」，原來都是日語漢字；中國人本來把電話音譯為「德律風」（德文Telefon）。日語漢字的「女優」、「料理」、「寫真」、「水着」等漢字本詞，則來自古代中文，如中國漢代以「優」稱呼藝人。徐行（慢駛）、熱湯（沐浴用之熱水）等，更是古意盎然。至於年終無休（終年無休、全年營業）、「激鬥」、「大割引」、「大出血」、「鬥一番」與「人氣」，都可以望文生義或意會，大割引即是大削價也。近年在漫畫界及設計界出現的「達人」，指某行業的大師，也是中國古語，原意為通達事理之人。至於「無料」（免費）、「大丈夫」（安好）、元氣（氣色）等日本土詞，則無法望文生義，難以打入中文矣。是故，日語漢字入華，猶如中國頗多的方言構詞（如港人的「飯焦」與「鑊鏟」），都能望文生義，並無侵擾中文。

記憶所及，僅有的日本漢字土詞而能在香港口語生根者，只有「老世」一詞，俗作「老細」。此詞能在香港生根，乃因殖民統治。香港在日治時期，城市居住的唐人要登記戶口，日文稱戶主、店舖東主為「世帶主」。粵語喜歡以「老表」（表親）、「老襯」（姻親）、「老竇」（老爹）等為暱稱，訛傳「老細」，戲謔之詞也。至於「卡拉OK」（カラオケ），空的orche（stra），無歌聲的音樂、配樂，則中文只取其音，另外造字，近年竟然簡稱「唱K」、「K歌」矣。

日本電影、漫畫及AV流行之後，暴走（失控）、援助交際（簡稱援交）、御宅族（窩居不出者）、電車男（意趣寡淡之男子）、乾物女（乾枯無味之女子）也流行一時。少子化、M型社會、下流社會等學術新詞，中文仍以引號來使用。

定食、珈琲與親子

飲食最容易入口，日本飲食詞也容易進入中文，但也視乎構詞是否合理，如定食（套餐）流行、朝食（早餐）與夕食（晚餐）則太古意，反而不流行。上海有「客飯」之名，其意不明，於是香港另造「套餐」。「套餐」是 *set dinner* 的翻譯，不大牢固，可以容許「定食」並存，早餐、午餐、晚餐、晚餐雖是今詞，則存在已久，也難以復古了。又例如車站在日文為「驛」，也是漢唐古文，中國則因蒙古人在元朝統治，以蒙古話之「站」取代漢文「驛」，也是無法復古之詞。日本之水着美女與西洋之泳衣美女，也因游泳衣（今簡稱泳衣）是新近事物，可以並存。至於日本的漢字譯詞「珈琲」（coffee），甚為優雅，中國人卻不領情，堅持用「咖啡」，此詞已比上海的舊譯名「加非」、「考非」為雅，國人也不是人人喜愛咖啡，譯詞也不精益求精了。

一、老實為老父的暱稱，來自昔日兒童在私塾之蒙學讀本《三字經》，內有「竇燕山，有義方，教五子，名俱揚」。

國人在先秦兩漢，視薄切的生肉、生魚為上品，曰「膾」。《論語·鄉黨》有云：「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廣東人以前也愛食生魚片，以鮫魚所作為上品。日本的刺身，本來可以譯為「生魚片」或用倒裝語詞「魚生」。今日「魚生」退潮，「刺身」流行矣。至於「壽司」，早期香港隨便譯作「飯團」，後來日本餐廳流行，壽司為了打開銷路，弄得千變萬化，由農民粗食變成城市時尚，壽司之名也在中文流行了。牛丼則因中文無此漢字，只能叫牛肉飯。天婦羅（麵粉炸物）字字可讀，反而入了中文。「涮涮鍋」、「便當」則僅在曾經受到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流行，香港的「火鍋」及「飯盒」十分頑固，即使北方人的「盒飯」比香港人的「飯盒」合理，香港人也不甘於改換言語。

有些日本漢字詞與中文字詞形態相同，但意義不同。前述的「大丈夫」是一例，《孟子》的大丈夫是接通天地正氣、敢於特立獨行的君子、大人，日文的大丈夫只是安好而已；元氣又是一例，中國的元氣是內裏的氣魄與生命力，日文的元氣只是表面的氣色。「仁義」也是一例，「仁義」在日本一般只有江湖義氣之意。又如「親子」，中文是「親生兒女」或「親愛兒女」之意。前義如《淮南子·繆稱訓》曰：「不以仁愛和睦家邦，則百姓叛君，親子叛父」；後義如《禮記·表記》曰：「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今天香港「親子」說「父母兒女」（父母親與兒女），「親子活動」就是父母與兒子之遊藝活動。此新詞由台灣

引入，香港隨之，思之也無大礙。舊日中國的家教與庭訓，也是教養，但一般過於嚴厲或僵化，如引入「親子」可以增進兒童幸福與家庭和睦，放棄一個沉睡的舊中國漢字詞，又何嘗不可？

「對工對香」與「恩容」

執正中文

對治壞鬼公文，學好中文章法

「性工作者」與「恩客」

二〇〇八年三月，元朗、大埔和天后相繼爆發妓女劫殺案，四名妓女遇害之後，警方對一樓一鳳式妓女態度改變，不再無事滋擾，反而協助安裝警鐘，保障安全，新聞界也轉用「性工作者」這個貌似政治正確的中性詞，不再用妓女、娼妓等通用詞了。改變詞彙，是對賣淫女子多了體諒，還是不敢觸碰禁忌，企圖用中性詞去掩蓋問題？「性工作者，真的可以與社會工作者、電影工作者等，平起平坐，分享詞尾嗎？還是這些眾多的工作者在 今日都已經變成一份工，都是無分貴賤、只求報酬的機械操作？」

《北斗星》遇上《胭脂扣》

工作者的職位名稱，最早由「社會工作者」奠定。性工作者有現代的《北斗星》(Ceci)，恩客有前現代的《胭脂扣》(Ceci)。事發之後，連帶嫖客也一度改稱「恩客」，然而由於嫖客不會被警方留難，很少在傳媒現身，報界也喜用「尋芳客」之類的舊雅稱，直至紫藤近日出版《好客之道》，引述十一名思客的嫖妓經歷，此褒義詞又再曇花一現。恩客之中，有老夫、殘疾人、中產者等，都與妓女維繫淡泊的友誼，甚至幫忙在家鄉興學。本來顧客、貴客、客官、官人等都是褒義，如「顧客」乃光顧之客，抬

舉之至，只是用熟了，才不顯得恭維過份。

娼妓豈是尋常工作

工作者一詞來自英文 worker，但不是「工人」之意，而是另有所指。香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流行此詞，本指新的工種或謙稱，如社會工作者是上世紀七十年代的新工種，後來簡稱「社工」。電影工作者（演員、導演等）則是謙稱或泛稱。電影是團隊協力的工作，稱為電影工作者，猶如在電影結束時看到的一列長長的名單，說明各崗位的人員都有貢獻。也有用「工作者」一詞，來化解傳統的職業壓力的，如教師寧願自貶為教育工作者，以免老師之名壓死自己。此外，一如「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之類的名字，教育工作者也有獲得新的專業資格認同之意。當然，教育工作者也是泛稱，涵括了學校的教學助理、書記、文員之類。

至於藝術家叫藝術工作者，記者叫新聞工作者或傳媒工作者，作家叫文化工作者，也是圖化解傳統的職業形象帶來的道德壓力，令自己海闊天空，不受羈絆。然而，妓女已是一門古來

一·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二日，筆者在「香港文字學」系列〈增值〉一文，說他日再議「性工作者」之名，近日到中學巡迴演講，有高中讀者問起，何時再議此詞，於是乃與「恩客」之名，一並討論。

謀生之業，不是新興的工種；叫性工作者(sex worker)，在構詞學來說，是否意味我們真的認同妓女也是一門值得謙稱及泛稱的既有專業？當然，交媾是一門值得人人去用心鍛煉的技術，房中術甚至是道家入道之門，然則香港社會真的認同妓女是擁有公認謀生資歷的一群正常勞動者嗎？

德國政府幾乎逼良為娼

妓女權益組織「紫藤」的網上資料說，香港大約有一千多至二千個一樓一鳳單位，當中的妓女有五千至六千人，此中估計九成乃失婚婦人，當娼供養家庭，或求經濟獨立。娼妓除了備受性病威脅（包括愛滋病），也要提防嫖客的虐待和賴帳，暴力劫案更是防不勝防。無人願意在有所選擇之下，為了金錢報酬而與任何異性交媾的，絕大多數的妓女，都是為生計所迫。妓女不是一門正常的行業，娼妓之名，令社會面對其備受歧視的事實，從而驅使我們去諒解、包容及必要時施以協助。因此，用妓女等傳統名詞是好，用委婉含蓄，略有調笑意味的鳳姐、姐姐仔與囡囡亦佳。用性工作者，則請三思，以免弄巧反拙。相當程度的非刑事化及執法諒解是好事，完全合法化也要三思，因為賣淫屬於政府願意放寬管理的灰色經濟，妓女一旦成為正常職業，競爭加大，税金、商業牌照費、強積金、強醫金等附加使費便來了，謀生不易。再者，假如有朝一日，社會福利署真的當性工作者是正常行

業，強迫領取福利救濟的人去「見工」，那就是官家逼良為娼了。

不是說笑，英國《電訊報》二〇〇五年一月三十日報道，德國柏林有妓院老闆認為自己的行業理直氣壯，到福利署向政府申請在職補貼，聘請失業女士，官員懵然不知，竟然將一名曾任職電訊業及餐廳的二十五歲失業女子介紹見工，引來輿論嘩然。為了打擊非法販運妓女等罪行，德國在二〇〇二年將賣淫合法化，稱為「性產業」(Sexindustrie: sex industry)，有商業登記、退休福利等。由於是正當行業，政府的職業介紹中心不能推卻妓院招工的廣告，否則會遭受妓院控告，而領取失業救濟的女性，理論上不能拒絕職業介紹中心往妓院的見工推薦，否則可以取銷其失業救濟。^三 根據德國的福利改革方案，任何五十五歲以下的失業者，如當局介紹工作，必須前往「試工」，否則取銷救濟。香港有不少妓女個案顯示，社會福利署發放綜援予單親母親時，不時威迫婦女工作，橫加白眼，又經常突擊檢查家居，令婦女寧願當娼，自謀生活，以免受到官員歧視。可見，妓女所受的社會歧視，仍不及領取綜援者。在港府及傳媒鋪天蓋地的宣傳之下，領取綜援

二． 參閱〈母親節，幸中有不幸〉，《明報》，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一日。

iii． Clare Chapman, "If you don't take a job as a prostitute, we can stop your benefits", Telegraph, 30 January 2005.

被視為懶人，寧願捱窮而不領取綜援者，譽之為有骨氣。此乃「骨氣」殺人。

鳳姐與嫖客

鳳姐、姐姐仔與囡囡是香港本土的命名佳作。鳳姐是將女子年齡略大化，囡囡是幼小化，適應不同嫖客的色慾幻想。舊時男子的初次交媾經驗，頗多是由年紀較大的、姐姐級的親屬授予的，如女僕、表姐、姨母之類，如《紅樓夢》，即寫了賈寶玉與比他年紀大的秦可卿和襲人的初次交媾。舊日農村富戶招的「童養媳」，便娶入十五、六歲的大姑娘，照顧七、八歲的小丈夫，自小同床合歡，家姑授予男女之事，教媳婦與小兒子夜夜研磨技巧，以至男童一旦到達十二、三歲的發育年齡，即可施精，令妻懷孕得子，繁衍家族矣。囡囡乃少齡化之名，男人長大之後欲與小女孩交媾之色慾幻想，化為名字。囡，出自吳語，粵音nān，造小孩或小女孩也。近年香港色情報紙借用囡囡，為粵音nān，造字。

至於恩客，猶如Benefactor，真的過時。今日之嫖客只是付錢嫖妓，一次交易，並非往日的群下之臣，為求一親香澤，於歌臺舞榭、青樓酒家終日流連，伺機施恩以博佳人一粲。共度春宵之時，又以「一日夫妻百日恩」、「百年修得共枕眠」的情義相

惜相敬。有了此等風流，始有魚玄機、紅拂女、柳如是等豪情女子。唐代女子求男，甚為熾熱，當年戰亂之後，女多男少，男子親近女子，也視為施雨露之恩，唐人傳奇（步非煙）之婢女有幸親近男人之後，即使被主人毒打致死，竟說「生得相親，死亦何恨？」

色慾買賣乃男女之間互通有無，妓女是賣身求財，嫖客是以財買色，互相幫助，各得其所。只要雙方以禮相待，都無可恥也。

《明報》二〇〇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原文一千字，刊登之後增補改寫

執正中文

對治壞鬼公文，學好中文章法

此日期前最佳

現在眾多的外洋牌子名詞，都不屑漢譯了，彷彿一沾上中文，就損傷洋人貴氣。以前的東洋和韓國牌子，如資生堂化妝品，好歹都有漢字名稱。現在的SKII、Fancl、DHC、Laneige，都不知漢字版本為何。昔日香港的中文譯名，有粗糙的音譯鴉路恤（美國的Arrow Shirt）和屈臣氏（香港的Watson's公司），不過不失的派克筆（美國的Parker pen）與樂聲牌（松下電器的舊品牌National），也有精彩的可口可樂（美國的Coca Cola）。

還記得「露華濃」的英文原名嗎？中文名稱比英文名稱更為流行哩。美國化妝品牌子Revlon，公司成立於一九三二年，連同IMB（萬國商用機器）、P&G（寶潔）等大公司，是美國經濟大蕭條之後的歷劫重生之作。Revlon要推銷香港，本地代理商參考李白〈清平調·其一〉：「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以「露華濃」為名，化妝品令仕女如春風朝露，美艷如花，灑落如雲，誠佳製也。法國的Chanel香水以明星Coco Chanel為名，中文譯為「香奈兒」。宋詞之詞牌，轉作香水名稱，音、意俱全，拍案叫絕。當時即使民間也愛佳名，廣東傳統的米粉花生白糕餅，叫「雲片糕」是深圳在開放改革之前的著名土產；不識字的山村老婆娘也會嫌洋人的「潤膚膏」（skin lotion）之名不夠

詩意，而以「雪花膏」名之。這是民初一代人的語言涵養了。即使洋人趾高氣揚，入了民初的中國，見了唐人的言談舉止，依然心存尊敬。

語文倒退，棄精取粗

然則到了今日，卻是黃鐘毀棄，瓦釜雷鳴。十多年前，食物包裝還是好端端的印上了「食用期限」，英文是 *To be consumed before*，不知怎的，今日盡變了「此日期前最佳」，英文是 *Best before*。英文是省略句，(*To be consumed*) *best before* 之意。剩下的 *Best before*，有押頭韻 (*alliteration*) 的英詩風格。英文字母佔據的空間多，因此節縮了 *To be consumed* 也是合理。中文全寫「此日期前食用最佳」，也綽綽有餘。然而，「此」、「日期」、「前」，都是多餘的字，也是意義不彰的虛詞。「最佳」，更是模糊其詞。最佳的日期過了，仍有「次佳」和「佳」，「正常」之後才輪到「壞」，明顯以文詞愚弄人心。

以前的「食用期限」，以食用的實詞先行，「期限」更有現今很多國家強調的法律字詞 *Consume before*、*Use by* 的純粹，採用中文申令常用的四字結構（如「不准進入」），誠為最妥當的中文對譯。其他國家的文字，法國是懷疑主義的 *A consumer de reference avant le...* 食用參考期限；德國是科學保證的 *Mindestends haltbar bis...* 最低限

度可保存至。較短的德國寫法，在食品是 Verfalldatum（過期日），日用消耗品（如洗衣粉）是 verwenbar bis（可用至……）。日文漢字是「賞味期限」。中國大陸用的是「保質期」，難得用字簡潔，既有承諾保證，也合科學精神。

浮詞妖言，包藏禍心

合適的中文指示，是「此日期前食用為佳」，這也是 To be consumed before 的舊譯。……為佳、……為好、……為妙，都是勸誡之辭。當然，也可寫「建議食用日期」、「請於下列日期前食用」、「此日期前食用」等，但終不如當初的「食用期限」，明確了斷，正如以前的人翻譯 All rights reserved，就是「版權所有」，簡而且明，今日重譯為「保留全部版權」，反見囉唆。

香港的食品標籤用美國的 Best Before，除了語文倒退之外，也是奸詐之詞。現時有不少飽餅店，標籤 (tag) 上用「最佳食用日期」的寫法，也是用「最佳」來取巧，法律監管也不嚴，縱然有餅店出售已過了最佳食用日期的麵包，只要無證據顯示麵包變壞，餅店亦不違法。奶油麵包、蛋白蛋糕等，含有容易腐敗的成分如奶油及蛋白等，由於「最佳」是最好的狀態，餅店將賣不去的包餅延後「最佳食用期限」之後售賣，店員在道德上容易過關。然而，所謂「最佳」(Best)，其實是「佳」(in good

condition)而已。因此傳染病學醫師勞永樂責成當局，要求此等含奶油的麵包或糕餅改用更嚴謹的「Use by」(此日期前食用、食用期限)「標籤，加強監管。按現時法例，售賣超過「use by」期限的食品即屬違法，最高可判罰款五萬元及判監六個月。」¹由此可見，廢棄樸實中文，改用浮詞妖言，自是包藏禍心，奸詐取巧。

雅詞浮濫，不如從俗

今日流行的學術用詞，也見浮濫和遲鈍。如某些學者掛在口邊的「人文關懷」、「人文感覺」，也是不知所云。人文一詞，出自《易傳》，所謂「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既是指人之情理，也是自我約制以提升性靈之道，即《易傳》所謂「文明以止，人文也。」除非真的是泛指一切，否則應改用人情體恤、心靈感受之類的日常用語。美學(aesthetics)是西洋哲學之一，本是冷僻之學，然而自從中國近代出了美學家朱光潛、宗白華、李澤厚等之後，製作了中文淺白譯詞，大陸又在八十年代恢復談論美學，以挽回文革期間沉淪的人心，於是「美學感覺」、「美學享受」、「美學價值」之類的名詞大肆流行。「這部電影給人的美學感覺良好」，是用了嚴謹的哲學詞「美學」來泛論一般心情，倒不如俗說「這電影真是賞心悅目」好了。

1. 〈最佳食用日，法律管不嚴〉，《明報》，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七日。

倫理學 (ethics) 的名詞「價值觀」(values)，在美國特別流行，國人讀了美國的哲學書籍或遊學美國之後，著書立說，令此詞在中文時興起來。此詞的翻譯，本來採取五四時代的組群譯法，德文的 Weltanschauung 翻譯為人生觀、世界觀之後，來自美國倫理學的 values 也譯為「價值觀」，即使以衡量人世事物價值的觀念。譯詞本也恰當，然則流行之後，「觀」字甩去了，變成「價值」，與物品的價值 (worthiness、utility) 甚至售價 (price) 混淆一起，讀來聽來，俗不可耐。是故，台灣文人龍應台來港之後，造了「中環價值」一詞之後，迅即風行，原因是此詞真的用了「價值」的俗不可耐的一面。若非談論倫理學，舊詞風俗、風尚等普泛之詞，都可以應付得來。談得仔細些，仁義道德、自由、愛情、志向、志趣、喜好、幸福、心靈滿足等，都比「價值」為好。「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價值」，聽來有如高深學術，其實不過是「人各有志」或其粗俗版「每人都有個價」而已。志字的倫理學或心理學用法，在《孟子》已有了，「匹夫不可奪其志」也。

「美國人的生活方式」

通篇《獨立宣言》及《美國憲法》都難找到「民主」一詞，只有「個人權利」。《獨立宣言》講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淺白得令人納悶。

美國人愛用淺白的字來講高深道理，前述的 values 是，lifestyle 也是。此詞甚至入了香港的小憲法，《基本法》要維護的，正是「香港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生活方式，語義可輕可重，潮流時尚與共和政體，都可以說是生活方式。「美國人的生活方式」(American lifestyle 或 American way of life) 是當年美國用以對抗蘇聯的「軟詞彙」，牛排大餐、鄉村木屋、福特汽車、萬寶路香煙、荷里活電影、流行音樂、電視娛樂，就是令蘇聯人精神解體的宣傳武器。生活方式的中文舊詞，嚴肅者有體統、禮制、禮法等，通俗者有時尚、潮流之類。二〇〇三年七月一日，香港反對《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國安條例立法，有五十萬人遊行，民主派推出「香港的核心價值論」，報章則評為「捍衛香港的生活方式」，都用了美國詞彙，可見美國的淺白詞彙對外傳揚之深遠威力。政治就是使用詞彙之功力。

即使是上述食品標籤之妖詞 Best Before，其傳播之廣泛，也得力於美式標語之簡潔且押韻，妖中之精也。

「終極」戰勝了「究竟」

現代中文往往因誤譯某英文詞為中文，將錯就錯，因誤譯而喪失本義。「終極」本來是終了、結束之意。六朝時局跌蕩，盛衰匆匆，時人喜以「終極」入詩。曹植《贈白馬王彪詩》云：

「踟躕亦何留？相思無終極。」阮籍《詠懷詩八十二首之五》曰：「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香港未入衰世，自從ultimate一詞由哲學及商業依次入侵中文之後，終極就是英文ultimate的中文殖民版本了。「終極」本來是很深的詞，卻因為誤譯而流行；反之，「究竟」在日常用語也可見到，如問個究竟、查個究竟，卻因少用而消失意義，只倖存「你究竟在做什麼？」之類的質問意義。將ultimate譯為「究竟」，自然而然，多用便可將淺白的古詞復活了。

香港詞人潘源良在唱片內頁寫上「終極鳴謝：李麗珍」，以「終極」的新義而言，本是感人至深，然而格之以「終極」的本義，卻是最後一次鳴謝，有絕響、絕唱甚至絕交之意，殊不吉利。二 神學及哲學裏面的Ultimate concern之類的詞彙，本來可依照佛學的「究竟」一詞，翻譯為「究竟旨趣」，窮究天地，所為何事也。三 譯為到底、最終、最後、極致、至善、盡善盡美、絕世都可以的，可惜很多旅美的華人學者，中文並不精通，於是竟然將之譯為「終極關懷」，既流於通俗，也與「終極」之本義不符。事緣一九七一年香港哲學家劉述先循田立克（Paul Tillich）將宗教定義為「終極關懷」（ultimate concern）之思路，認為儒學對現世精神之注重未必一定違反宗教超越性之祈向云云。孔子雖然不信西方式的上帝，並不意味孔子缺乏深刻的宗教情懷也。

後來，商業宣傳用了ultimate shoe、ultimate car之類的字詞，中文也照樣譯為終極運動鞋、終極座駕了。幸好有些廣告高手，仍以絕世好橋、絕世英雄來翻譯電影Ultimate Solution與Ultimate Hero。電影Ultimate Bodyguard則譯為「至尊保鏢」。雅俗共賞，深入淺出，可見廣告界之中，也有語文高手。

棄日常語，用艱深語

美國人喜歡用日常語來談論高深事情，香港人卻喜歡用艱深語來描述日常事。即使尋常專欄議論，「我常覺得黎彼得是最被忽略和低估的香港填詞人。」^四既然是「我覺得」，就不須用詞義嚴謹的「低估」(underestimate)。用淺白語言，說「看漏眼」、「看輕」，用文話「貶抑」，何嘗不可？往日的「舊歌重唱」，今日要說「重新演繹」(re-interpret)。演繹(deduce)與歸納(induce)都是邏輯學的術語。某大師彈奏某曲，某歌星唱某曲，英文用interpret，流行樂壇瞬息萬變，一下想不到譯詞，就挪用「演繹」用充當，弄得演唱會也無端有了邏輯意義。「繹」字通

二、此詞之辨義，曾見於《壹週刊》〈非常人語〉專欄之訪問。(絕頂自由：陳雲)，《壹週刊》993期，二〇〇九年三月十九日，頁五十四至五十八。

三、宗旨和意義。《北史·卷八十四·孝行傳·王頒傳》：「勤學累載，遂遍通五經，究其旨趣，大為儒者所稱。」

四、馬家輝，〈腳下的白雲〉，《明報》副刊，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譯」，勉強可傳達interpret（譯解）之意，不過也太曲折了。幸而，觀眾也很快領會其意，後來即使用「完美演繹」來講精彩演出、神來之筆之類，也能解了。不過，以前說「大飽眼福」已很文雅，今日要講「滿足視覺享受」才是所謂「受過教養的中文」了。

在香港此金融城市，老人中了大銀行的銷售圈套，不慎買了雷曼債券，千萬老本盡失，報章輕描淡寫，叫「投資失利」。市民不慎丟失數百金錢，卻叫財務損失。某財經日報勸喻，「不看清條文便簽署預繳式消費合約，會有經濟損失；用『易辦事』為八達通增值的系統性錯誤，造成市民財務損失，取消後又造成不便。」^五如此文詞，影響之下，難怪香港有作家誠惶誠恐，他從叔父家借來一個高身瓦缸，也要寫成「具深度的瓦缸」了。^六

受教育者故作高深，一來是建築知識壁壘，貶斥小民，自神其教，二來是一知半解，學理不精而崖岸自高。止痛藥物廣告，香港流行用「紓緩」痛楚，「緩解」痛楚則少用，減輕更好像不夠權威了。新聞報道毆鬥事件，常見「挑釁」一詞，卻不說「招惹」，年前網絡流行的「巴士阿叔」片段，阿叔也因為看報紙多了，頻頻講「挑釁」一詞。識深而不識淺，這是香港普及識字教育的離奇一面。同是雅詞，往日報道暴力新聞用的尋隙、尋釁、尋鬧，在文言教育的一代過後，則難再流行矣。

以前香港的學術資格依循英聯邦國家的標準，其他國家的資歷，便要經過考核。直至上世紀七十年代，都用「承認」(recognize)資格一詞，如大陸來的醫師，其執業資格不獲得香港承認。後來有了考試局(今改稱考评局)，承認的方法多了，便逐漸改為「認可」，程序似乎更嚴謹了。近年大學都賣廣告招生了，於是也自製學術潮語。「浸(會)大(學)電影電視與數碼媒體藝術(製作)課程為香港八間高等學院校中，第一個在影視媒體方面的最高學位(Terminal Degree)」。⁴ Terminal 是終結、止於此之意，terminal degree 只是日前頒授的最終學位而已，仍有來者，豈可以輕言「最高學位」。

至於平日學者開會之論文題目，許多也是故作高深或以洋詞入文。例如「從新發現××」是re-discover，中文是重評、鉤沉；「重新定義××」是re-define，中文是再論、辯證。「重新詮釋××」是re-interpret，中文是再議、重論。文學論文「重新發現倪匡」，倪匡作品一直都在，重評倪匡而已，清朝已有《脂硯齋重評石頭記》之名矣。新接觸是encounter，中文是初識、驚識。

五．〈資訊及資訊系統管理的道德與操守〉，《信報》社論，二〇〇八年二月十五日。

六．邵達智，〈半日農〉，《蘋果日報》副刊，二〇〇七年五月十四日。

七．「浸大傳理學院辦影視媒體最高學位碩士課程」，《信報》二〇〇七年二月二十八日，第三十五頁，〈研究生課程特輯〉。

探討某題目，便是「尋找××」（In search of），「走向××」（Towards），而不是初探、管窺。以前中國書的命名，詞彙紛陳，有指南、主旨、寶鑑、手冊、入門等。六十年代的普及育兒書籍，一般叫《育嬰指南》，如今恐怕叫《育兒DIY》、《湊仔ABC》，都不夠in了。

學院其餘的深層結構（deep structure）、解讀（interpret）、解構（deconstruct）、脫魅（disenchantment）、去殖民（decolonization）、後現代（postmodern）之類，始終是學術用語，不宜輕率在日文章使用。

所謂學問，就是以簡馭繁，去蕪存菁，豈是以化簡為繁，故作驚奇？時人之治學與修辭，於此可見一斑焉。

《明報》二〇〇九年四月二十七日，原文一千字，刊出之後增補改寫

胡適之先生遺稿

胡適之先生遺稿之出版，其目的在使國人得見其遺稿之真面目，而不至受其生前之誤導也。

胡適之先生遺稿之出版，其目的在使國人得見其遺稿之真面目，而不至受其生前之誤導也。胡先生之遺稿，其內容之豐富，其思想之深邃，實非筆墨所能形容。其遺稿之出版，實為我國學術界之一大幸也。

胡適之先生遺稿之出版，其目的在使國人得見其遺稿之真面目，而不至受其生前之誤導也。胡先生之遺稿，其內容之豐富，其思想之深邃，實非筆墨所能形容。其遺稿之出版，實為我國學術界之一大幸也。

胡適之先生遺稿之出版，其目的在使國人得見其遺稿之真面目，而不至受其生前之誤導也。胡先生之遺稿，其內容之豐富，其思想之深邃，實非筆墨所能形容。其遺稿之出版，實為我國學術界之一大幸也。

胡適之先生遺稿之出版，其目的在使國人得見其遺稿之真面目，而不至受其生前之誤導也。胡先生之遺稿，其內容之豐富，其思想之深邃，實非筆墨所能形容。其遺稿之出版，實為我國學術界之一大幸也。

胡適之先生遺稿之出版，其目的在使國人得見其遺稿之真面目，而不至受其生前之誤導也。胡先生之遺稿，其內容之豐富，其思想之深邃，實非筆墨所能形容。其遺稿之出版，實為我國學術界之一大幸也。

胡適之先生遺稿之出版，其目的在使國人得見其遺稿之真面目，而不至受其生前之誤導也。胡先生之遺稿，其內容之豐富，其思想之深邃，實非筆墨所能形容。其遺稿之出版，實為我國學術界之一大幸也。

胡適之先生遺稿之出版，其目的在使國人得見其遺稿之真面目，而不至受其生前之誤導也。胡先生之遺稿，其內容之豐富，其思想之深邃，實非筆墨所能形容。其遺稿之出版，實為我國學術界之一大幸也。

執正中文

對治壞鬼公文，學好中文筆法

「窩」貼

少年時候，喜買舊拳譜，依書學武，託名清初江南大俠甘鳳池的《少林拳法》，內有窩心拳、窩心腿等招式。一當下奇怪，「暖在心窩」是令人舒暢之詞，然而窩心拳是滑過肋骨間隙、鑽打心臟位置的鳳眼拳。窩心腿也叫懷心腿、穿心腿，專練左腳，弧形踢向敵人右胸，撞擊及擠壓心臟，如此毒辣招氏，豈可名為「窩心」？

讀了《紅樓夢》，第三十一回說：「襲人勸解，晴雯就連諷帶刺回敬了襲人：『自古以來，就是你一個人服侍爺的，我們原沒服侍過。因為你服侍的好，昨日才挨窩心腳。』」原來即使誤踢的窩心腳，也是痛入心脾，難受極了。正踢的，連腸子都要窩出來。《紅樓夢·第二十回》：王熙鳳斥喝賈環，道：「為你這個不尊重，恨的你哥哥牙癢；不是我攔著，窩心腳把你的腸子窩出來呢！」窩出來的窩字，是方言詞，鉤、挖也，猶如近音字「副」。

窩字，原來如此殘忍。報章評論不迭^二，讀者又一再來書提醒^三，筆者也須在此斟酌此詞，略盡香港學者交通南北之責。

鍋貼窩貼，錯字同味

許久之後，在德國與東北女友同住，朝夕相對，才知道窩心即是心被物件捂蓋住了，如粵語的心翳或心悒^四。粵人「谷住谷住」、「天心天肺」，北人謂之窩心。

近年香港作家喜用大陸口語，然而又自作聰明，不求甚解，且受到台灣的南京官話傳統之影響，將窩心當作褒義詞用，竟與「暖心」、「貼心」同義。此等語言「窩貼」，難以消受焉。鍋貼本來是北方農村粗食，以雜糧麵發酵後，在大鐵鍋中煎成餅狀，一般無餡。城市的鍋貼則是在平底鍋上用少量油煎熟的麵食，有餡，類似餃子。南方話讀鍋為窩，香港食肆的鍋貼，也有誤寫為「窩貼」的。食物名稱寫錯，也是一般味道，同體享用，言語意思相反，就要提防誤會了。

- 一、如今萬籟聲傳下的北少林自然門仍有窩心腿一招，腳法較複雜。
- 二、嫻而（再論「窩心」真義），《明報》副刊「自由談」投稿專欄，二〇〇八年七月二十九日。此文之前，嫻而已一度在《明報》「自由談」撰文論「窩心」之義，警惕讀者小心。
- 三、讀者楊崧祺老先生兩度寄來剪報，香港作家誤用此詞之例，數之不盡。
- 四、悒，粵音jap7，俗讀ngaap7。

「窩心」之義，南轅北轍

窩心是近代方言，搜羅舊詞的《辭源》無此條目，收集宋元白話的《宋元語言辭典》亦無，應是近代方言。《新華字典》解「窩」為動詞，「鬱積不得發作或發揮」也。漢英雙解的《現代漢語詞典》（二〇〇二年增補本）收「窩心」一條，曰：「因受到委屈或侮辱後不能表白或發洩而心中苦悶」^五。網頁《百度百科》說「窩心」褒義、貶義皆能使用。北方人說的窩心，是心裏不舒服、難受、受委屈的意思；而南方則是暖心、貼心、心內舒服之意。

台灣教育部的網上《國語辭典》也有「窩心」一條，詞義迥異：

一、受侮辱或委屈，不能表白而苦悶在心。《兒女英雄傳》第三十二回：「方纔你老那套交代，是位老行家，你老瞧作賊的落到這個場中，算撒臉窩心到那頭兒了。」

二、舒暢、欣慰的感覺。如：「一句貼心的話，聽起來十分窩心。」

前義出自北方方言，後義出自吳方言。方言至此，可謂南轅北轍。上面引的《紅樓夢》，乃清初京城口語，連帶《兒女英雄傳》，是清康熙時旗人文康之作，都是清初的北方口語。然而，

此語在南方卻有別解，台灣繼承的是南京一帶的南方官話雜有吳方言，於是將窩心作「貼心」解。

方言從音，不從字

「貼心」如體己、體貼、妥帖一般，都是口語，宋元話本亦作貼己、帖己、甚至「梯己」^六，都是方言之標音而已。傳到近代，始固定為「貼心」及「妥帖」。南方人也據北方俗語「妥帖」之音，自造「熨貼」一詞，如熨貼舒適也。^七宋范成大《范村雪後詩》：「熨貼愁眉展，勾般笑口開。」可見方言在固定為天下通言之前，都是從音而不從字。

北方的窩字，在動詞是鬱積之意，如「窩了一肚子氣」。「窩」字聽在南方人耳中，倒是舒服，豈會想到窩心原是心翳氣悶之意？香港乃嶺南丘陵之地，先祖立村，多在山窩（山谷）之中，窩就是舒服的居所：被窩、安樂窩、燕窩、山窩、銷金窩（妓院）、龍床不如狗窩……香港人不會將「窩心」理解為「心

五· 辭典的中文解釋，無文之至，將重泄寫為發泄。不知是否由英文翻譯：depressed; dejected; feel low after being wronged or insulted and not in a position to express or vent it.

六· 《水滸傳》一書，綠林好漢各有方言，體己、貼己與梯己並存，記述可謂精細。

七· 香港在六十年代廣告也流行用「熨貼」一詞，如今少了。

被窩住」了，而是解作「有什麼好東西在心窩裏面發暖」。即使北方省籍的作家，久居香港，也會採用南方的窩心，忘記北方的窩心。董橋〈師門憶往〉寫道：

「他說老師的小房子是他少年時代的避難所，功課都在老師書房裏做，天冷了煤爐上那壺咖啡沖完又沖味道淡了還在喝，喝的是那股窩心的暖和。」^八

寫的正是學生在老師書房的安樂窩情景，「窩心的暖和」，恰好就是南方人將「窩心」與「暖和」聯想起來的上佳例證。

詞義不定，避忌為佳

遇到意義不定，甚至解法南轅北轍之詞，一般新聞廣告，應予迴避。《蘋果日報》廣告「貼身窩心小禮物」^九、「為爸爸準備最窩心的父親節」^十，新聞「一向調查發展，一句Well done（做得好）最令下屬窩心」^{十一}，都是誤用。香港近年北人南下日多，與其使用詞義南北迥異之窩心，何不用貼心、體貼、暖心等詞？非要用窩心不可？至於電視電視劇集《家好月圓》（二〇〇八）在電視上賣廣告，說觀眾看後保證「開心、窩心」，對住南人講北話，窩心根本不是香港人的口語。且莫說香港是商業掛帥、顧客至上了，許多壟斷大商家，發跡靠的都是官商勾結，政府關照

而已。

執筆之際，豬流感（swine flu）又至，源頭之國墨西哥，死者百餘，墨西哥城所有公眾場所，了無人煙。二〇〇九年四月二十七日，香港《大公報》大字標題曰：〈墨西哥城，萬人空巷——公園只聞鳥啼 超市驚現哄搶〉。副題對句不俗，可惜主題錯用「萬人空巷」一語。^{十二}萬人空巷，人山人海，人頭湧湧之象也。有些成語不可望文生義，萬人空巷的空，是廣闊、高曠之意。萬人空巷，如同萬人擁擠在闊街之上也，並非巷子空了，無復以前的萬人景象。

出於冷漠或無知，香港很多民眾都是沉默的，電視台亂說方言，報紙亂用成語，或無知無覺，或一笑置之。拜託，到了北方，老鄉請你吃飯，你就別說「這頓飯吃得真窩心」了。人家一番貼心好意，卻吃盡你的窩心拳。

八．《蘋果日報》副刊，二〇〇八年九月二十八日。

九．〈爸爸有禮〉，二〇〇八年六月十三日。「貼身」是「貼心」之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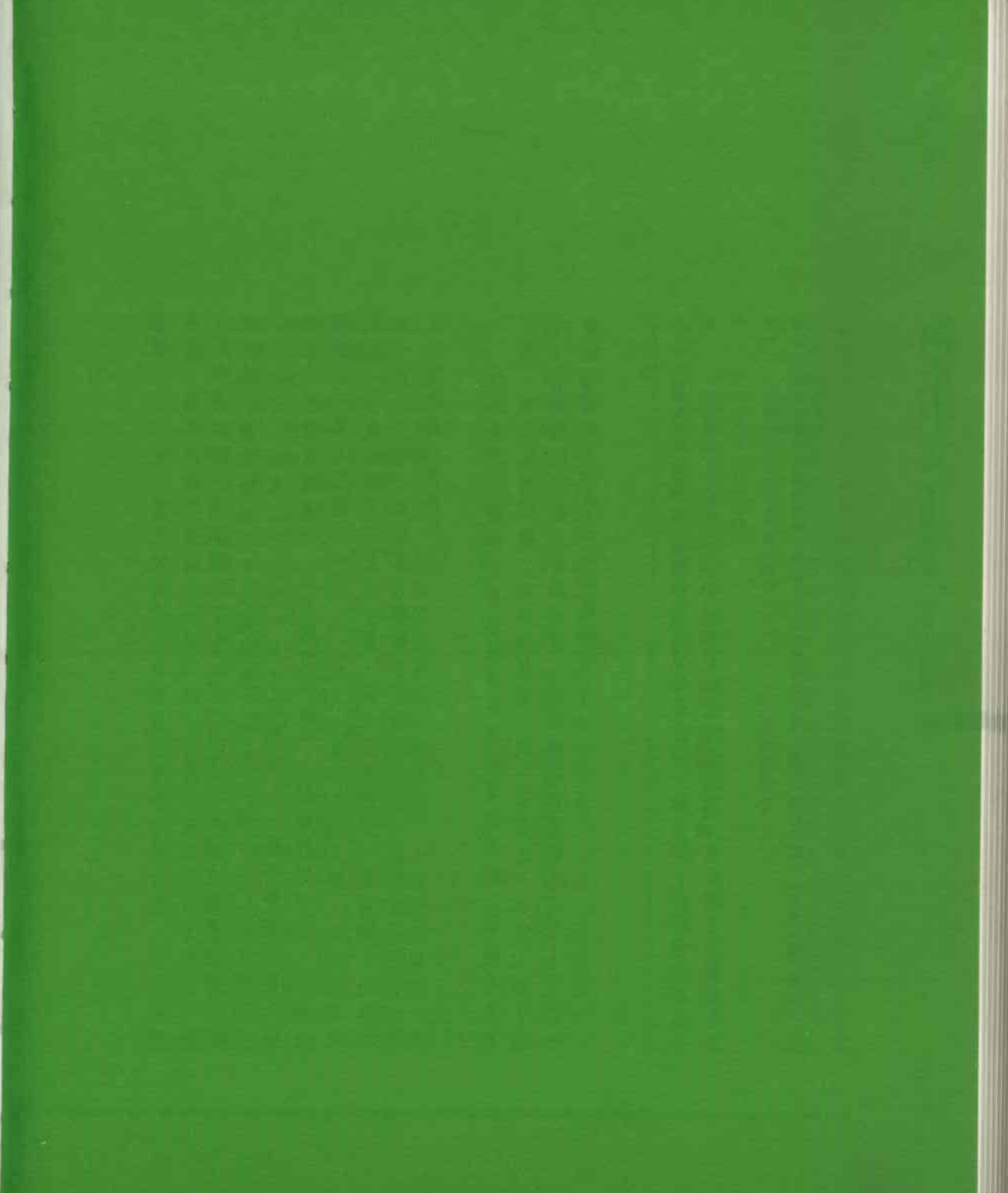
十．二〇〇八年六月十四日。

十一．〈一句「Well Done」勝「加你人工」〉，二〇〇八年四月二十一日。

十二．百年老報竟也誤用成語，多蒙左丁山在其專欄引述。參閱〈講到六四〉《蘋果日報》副刊，二〇〇八年四月三十日。

執正中文

對治壞鬼公文，學好中文章法



信報系列26

執正 中文

對治壞鬼公文 學好中文章法

陳雲 著

作者
出版人
出版總監
責任編輯
文稿校對
書籍設計

陳雲
曾玉英
袁慧雯
陳秀慧
路吾
Be woks-

出版

天窗出版 Enrich Publishing Ltd.
信報財經新聞有限公司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Co., Ltd.

發行

天窗出版 Enrich Publishing Ltd.
九龍觀塘開源道50號利寶時中心106-107室

電話

(852) 2793 5678

傳真

(852) 2793 5030

網址

www.enrichculture.com

電郵

info@enrichculture.com

出版日期

2009年9月初版
2009年11月第三版

承印

長城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豐業街10號業昌中心3字樓

定價

港幣 \$108

國際書號

9789881836397

圖書分類

(1) 語言文字 (2) 社會科學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Printed in Hong Kong

支持環保

此書紙張經無氯漂白及以北歐再生
林木纖維製造，並採用環保油墨